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2nB116

憨山老人夢遊全集

明 德清撰　福善日錄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法語一
    - 答鄭崑巖中丞
    - 示無生祿禪人
    - 將之雷陽舟中示奇侍者
    - 示無隱桂禪人
    - 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
    - 示洞聞乘禪人
    - 示優婆塞結念佛社
    - 示真遇禪人
    - 示優婆塞易真潭
    - 示本淨貴禪人
    - 示法錦禪人
    - 示性淳禪人
    - 示妙湛座主
    - 示靈洲鏡上人
    - 示馮文孺
    - 示贊侍者
    - 示明哲禪人
    - 示舒中安禪人住山
    - 示曹溪諸僧
    - 示宗遠禪人住山
    - 示念松通禪人
    - 示佛嶺乾首座刺血書華嚴經
    - 示懷愚修禪人
    - 示西樵居士
    - 示陳生資甫
    - 示離際肇禪人
    - 示懷愚修堂主
    - 示了際禪人
    - 示容玉居士
    - 示曹溪素林裕木菴泰兩監寺
    - 示沙彌智融

- 示自庵有禪人住山
- 示慶雲祥禪人
- 示如常禪人
- 示小師大義

法語二

- 示慧侍者
- 示鄧司直
- 示曹溪倪無昂監寺
- 示曹溪海月珊監寺
- 示妙光玄禪人
- 示寬雨行人
- 示如良禪人
- 示周暘孺
- 示舒伯損
- 示文軫
- 示劉平子
- 示歐嘉範
- 示李子晉
- 示李子融
- 示歐嘉可
- 示梁騰霄
- 示游覺之
- 示優婆塞王伯選
- 示寂覺禪人禮普陀
- 示梁仲遷
- 示劉仲安
- 示觀智雲禪人
- 示了心海禪人
- 示湘潭諸優婆塞
- 寄示曹溪耆舊
- 寄示曹溪禪堂諸弟子
- 示曹溪沙彌
- 示法空選殿主
- 示方覺之
- 示智海岸書記
- 示劉存赤
- 示鍾衡穎
- 示袁大塗

- 示雙輪照禪人
- 示顓愚衡禪人
- 示李福淨
- 答段幻然給諫請益
- 示玉覺禪人
- 示明益禪人
- 示慧楞禪人
- 示半偈聞禪人

- 法語三
  - 示歸宗堅音慈長老行乞莊嚴佛土
  - 示歸宗執事
  - 示王自安居士捨子出家
  - 示靈源覺禪人
  - 示蘄陽宗遠庵歸宗常公
  - 示古愚拙禪人
  - 示袁公寥
  - 示參禪切要
  - 示董智光
  - 示聞汝東
  - 示徑山堂主幻有海禪人
  - 示徑山西堂靈鑒智禪人
  - 示知希先山主
  - 示嵩璞恩山主
  - 示乘密顯禪人
  - 示覺一珪禪人
  - 示曇衍宗禪人
  - 示顧山子
  - 示譚梁生
  - 示曹居士
  - 示馮延齡
  - 示寒灰奇小師住山
  - 示石鏡一禪人
  - 示太素元禪人
  - 示恒河智禪人持法華經
  - 示盛蓮生
  - 示王鹿年
  - 示在顒侍者
  - 示在介行者

- 示在淨沙彌
- 示性田徒海耕行者
- 示澹居鎧公
- 示念佛切要
- 示雲棲侍者
- 示等愚侍者
- 示玄津壑公
- 示了無深禪人
- 示雪嶺峻禪人
- 示劉道人
- 示非石玉禪人
- 示袁無涯鄭白生二居士
- 示吳江沈居士
- 示王子顒
- 示沈旅泊
- 示顏福堅
- 示顧汝平
- 示顏仲先持準提咒
- 示嘉禾楞嚴堂主
- 示東禪浪崖耀禪人
- 示金福信
- 示王聖沖元深二生
- 示孫詵白
- 示姜養晦
- 示沈止止

◦ 法語四

- 示眾
- 示歸宗智監寺
- 示自宗念禪人
- 示陸將軍
- 示慧成信首座
- 示自覺智禪人
- 示龍華泰禪人
- 示翠林禪人
- 示順則易禪人
- 示查汝定
- 示玄機參禪人
- 示智沙彌

- 示性覺禪人
- 示寶藏相禪人禮普陀
- 示明輝禪人少林禮祖
- 示法界約禪人
- 示崇觀禪人
- 示六如坤公
- 示西印淨公專修淨土
- 示沙彌性鎧
- 示夜台禪人
- 示省然覺禪人
- 示難名道禪人
- 示魏聖期
- 示福敦禪人
- 示福厚禪人
- 示曹溪基庄主
- 示曹溪寶林昂堂主
- 示曹溪旦過寮融堂主
- 示曹溪沙彌達一
- 示曹溪沙彌方覺
- 示同塵睿禪人
- 示修淨土法門
- 示念佛參禪切要
- 示海闊禪人刺血書經
- 示曹溪沙彌能化書華嚴經

◦ 法語五
- 示惺初元禪人書經
- 示昭凡庸禪人
- 示履初崇禪人
- 示慧鏡心禪人
- 示修六逸關主
- 示慧玄興後禪人
- 示淨心居士
- 示仁天老宿持法華經
- 示沈大潔
- 示本懷印禪人
- 示新安仰山本源覺禪人
- 示陳善人
- 示盛蓮生

    - 示吳啟高
    - 示無知鑑禪人
    - 示徐清之
    - 示若曇成禪人
    - 示觀智雲禪人
    - 示凝畜通禪人
    - 示沙彌弘道字任持
    - 示達德禪人字齊一書華嚴經
    - 示大凡禪人
    - 答蕭玄圃少宰
    - 示周子寅
    - 示黃惟恒
    - 示馬居士
    - 示王生求受戒更字
    - 示周子潛
    - 示祖定沙彌
    - 示吳公敏
    - 示澄鈆二公
    - 示江吾與
    - 示趙卿雲
    - 示趙孟清
    - 示王牧長周世父
    - 示杜生
    - 示曇支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    - 4
    - 5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之一

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日錄

法語

答鄭崑巖中丞

若論此段大事因緣，雖是人人本具，各各現成，不欠毫髮，爭柰無始劫來愛根種子妄想情慮，習染深厚障蔽妙明，不得真實受用，一向只在身心世界妄想影子裏作活計，所以流浪生死。佛祖出世，千言萬語種種方便說禪說教，無非隨順機宜破執之具，元無實法與人。所言修者，只是隨順自心淨除妄想習氣影子，於此用力故謂之修；若一念妄想頓歇，徹見自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，清淨本然，了無一物，名之曰悟。非除此心之別有可修可悟者，以心體如鏡，妄想攀緣影子乃真心之塵垢耳！故曰：「想相為塵，識情為垢。」若妄念消融、本體自現，譬如磨鏡，垢淨明現，法爾如此。但吾人積劫習染堅固，我愛根深難拔，今生幸托本具般若內薰為因，外藉善知識引發為緣，自知本有發心趣向，志願了脫生死，要把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時頓拔，豈是細事？若非大力量人赤身擔何單刀直入者，誠難之難。古人道：「如一人與萬人敵。」非虛語也。大約末法修行人多，得真實受用者少；費力者多，得力者少。此何以故？蓋因不得直捷下手處，往往只在從前聞見知解言語上，以識情搏量遏捺妄想，光影門頭做工夫。先將古人玄言妙語蘊在胸中當作實法，把作自己知見。殊不知此中一點用不著，此正謂：「依他作解，塞自悟門。」如今做工夫，先要鏟去知解，的的只在一念上做，諦信自心本來乾乾淨淨寸絲不掛，圓圓明明充滿法界，本無身心世界亦無妄想情慮，即此一念本自無生，現前種種境界都是幻妄不實，唯是真心中所現影子。如此勘破，就于妄念起滅處一覷覷定，看他起向何處起？滅向何處滅？如此著力一拶，任他何等妄念一拶粉碎，當下冰消瓦解，切不可隨他流轉亦不可相續，永嘉謂「要斷相續心」者，此也。蓋虛妄浮心本無根緒，切不可當作實事橫在胸中。起時便咄，一咄便消；切不可遏捺，遏捺則隨他使作，如水上葫蘆。只要把身心世界撇向一邊，單單的的提此一念，如橫空寶劍，任他是佛是魔一齊斬絕，如斬亂絲，赤力力挨拶將去，所謂直心正念真如。正念者，無念也，能觀無念可謂向佛智矣！

〇修行最初發心，要諦信唯心法門。佛說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」多少佛法只是解說得此八個字分明，使人人信得及，大段聖

凡二途只是唯自心中迷悟兩路，一切善惡因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。蓋吾人妙性天然，本不屬悟，又何可迷？如今說迷，只是不了自心本無一物，不達身心世界本空，被他障礙，故說為迷。一向專以妄想生滅心當以為真，故於六塵境緣種種幻化認以為實。如今發心趣向，乃返流向上一著，全要將從前知解盡情脫去，一點知見巧法用不著，只是將自己現前身心世界一眼看透，全是自心中所現浮光幻影，如鏡中像，如水中月。觀一切音聲如風過樹；觀一切境界似雲浮空，都是變幻不實的事。不獨從外如此，即自心妄想情慮，一切愛根種子習氣煩惱，都是虛浮幻化不實的。如此深觀，凡一念起，決定就要勘他個下落，切不可輕易放過，亦不可被他瞞昧。如此做工夫稍近真切，除此之外別扯玄妙知見巧法來逗湊，全沒交涉。就是說做工夫也是不得已，譬如用兵，兵者不祥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古人說參禪提話頭都是不得已，然公案雖多，唯獨念佛審實的話頭，塵勞中極易得力。雖是易得力，不過如敲門瓦子一般終是要拋卻，只是少不得用一番。如今用此做工夫，須要信得及、靠得是、咬得住，決不可猶豫。不得今日如此，明日又如彼，又恐不得悟，又嫌不玄妙，這些思箄都是障礙，先要說破，臨時不生疑慮。至若工夫做得力處，外境不入，唯有心內煩惱無狀橫起，或慾念橫發、或心生煩悶、或起種種障礙，以致心疲力倦無可柰何，此乃八識中含藏無量劫來習氣種子，今日被工夫逼急都現出來。此處最要分曉，先要識得破、透得過，決不可被他籠罩、決不可隨他調弄、決不可當作實事。但只抖擻精神奮發勇猛，提起本參話頭，就在此等念頭起處一直捱追將去。我這裏元無此事，問渠向何處來？畢竟是甚麼？決定要見個下落。如此一拶將去，只教神鬼皆泣，滅跡潛蹤，務要赶盡殺絕不留寸絲，如此著力自然得見好消息。若一念拶得破，則一切妄念一時脫謝，如空華影落，陽燄波澄，過此一番便得無量輕安無量自在，此乃初心得力處，不為衒妙。及乎輕安自在，又不可生歡喜心，若生歡喜則歡喜魔附心，又多一種障矣！至若藏識中習氣愛根種子堅固深潛，話頭用力不得處，觀心照不及處，自己下手不得，須禮佛、誦經、懺悔，又要持〈楞嚴咒心〉，仗佛密印以消除之。以諸密咒皆佛之金剛心印，吾人用之如執金剛寶杵摧碎一切物，物遇如微塵，從上佛祖心印秘訣皆不出此。故曰：「十方如來持此咒心，得成無上正等正覺。」然佛則明言，祖師門下恐落常情，故秘而不言，非不用也。此須日有定課，久久純熟得力甚多，但不可希求神應耳！

〇凡修行人，有先悟後修者，有先修後悟者，然悟有解、證之不同。若依佛祖言教明心者，解悟也多落知見，於一切境緣多不得力，以心境角立不得混融，觸途成滯多作障礙，此名相似般若，非

真參也。若證悟者，從自己心中實朴朴做將去，逼拶到水窮山盡處，忽然一念頓歇徹了自心，如十字前頭見親爺一般更無可疑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，亦不能吐露向人，此乃真參實悟。然後即以悟處融會，心境淨除，現業、流識、妄想、情慮皆鎔成一味真心矣，此證悟也。此之證悟亦有深淺不同，若從根本上做工夫打破八識巢臼，頓翻無明窟穴，一超直入更無剩法，此乃上上利根所證者深；其餘漸修所證者淺。最怕得少為足，切忌墮在光影門頭。何者？以八識根本未破，縱有作為皆是識神邊事，若以此為真，大似認賊為子。古人云：「學道之人不識真，只為從前認識神，無量劫來生死本，癡人認作本來人。」于此一關最要透過。所言頓悟、漸修者，乃先悟已徹，但有習氣未能頓淨，就于一切境緣上以所悟之理起觀照之力，歷境驗心，融得一分境界、證得一分法身，消得一分妄想、顯得一分本智，是又全在綿密工夫，於境界上做出更為得力。

〇凡利根、信心勇猛的人，修行肯做工夫，事障易除，理障難遣，此中病痛略舉一二。

〇第一、不得貪求玄妙，以此事本來平平貼貼，實實落落，一味平常更無玄妙。所以古人道：「悟了還同未悟時，依然只是舊時人，不是舊時行履處。」更無玄妙，工夫若到，自然平實。蓋由吾人知解習氣未淨，內薰般若，般若為習氣所薰起諸幻化，多生巧見綿著其心，將謂玄妙，深入不捨，此正識神影明，分別妄見之根，亦名見刺。比前麤浮妄想不同，斯乃微細流注生滅，亦名智障，正是礙正知見者。若人認以為真則起種種狂見，最在所忌。

〇其次，不得將心待悟。以吾人妙圓真心本來絕待，向因妄想凝結，心境根塵對待角立故起惑造業。今修行人但只一念放下身心世界，單單提此一念向前，切莫管他悟與不悟，只管念念步步做將去，若工夫到處，自然得見本來面目，何須早計？若將心待悟，即此待心便是生死根株，待至窮劫亦不能悟，以不了絕待真心，將謂別有故耳！若待心不除，易生疲厭，多成退墮，譬如尋物不見便起休歇想耳！

〇其次，不得希求妙果。蓋眾生生死妄心元是如來果體。今在迷中，將諸佛神通妙用變作妄想情慮分別知見、將真淨法身變作生死業質、將清淨妙土變作六塵境界。如今做工夫，若一念頓悟自心，則如大冶紅鑪陶鎔萬象，即此身心世界元是如來果體、即此妄想情慮元是神通妙用，換名不換體也。故永嘉云：「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」若能悟此法門，則取捨情忘，欣厭心歇，步步華藏淨土，心心彌勒下生。若安心先求妙果，即希求之心便是生死根本，礙正知見轉求轉遠，求之力疲則生厭倦矣！

○其次，不可自生疑慮。凡做工夫一向放下身心，屏絕見聞知覺，脫去故步，望前眇冥，無安身立命處，進無新證，退失故居。若前後籌慮則生疑心，起無量思筭較計得失。或別生臆見，動發邪思，礙正知見，此須勘破，則決定直入無復顧慮。大概工夫做到做不得，正是得力處，更加精采則不退屈，不然則墮憂愁魔矣！
○其次，不得生恐怖心，謂工夫念力急切，逼拶妄想一念頓歇，忽然身心脫空便見大地無寸土，深至無極則生大恐怖，於此若不勘破則不敢向前。或以此豁達空當作勝妙，若認此空則起大邪見，撥無因果，此中最險。
○其次，決定信自心是佛。然佛無別佛，唯心即是。以佛真法身猶若虛空，若達妄元虛則本有法身自現，光明寂照圓滿周遍無欠無餘。更莫將心向外馳求，若捨此心別求，則心中變起種種無量夢想境界，此正識神變現，切不可作奇特想也。然吾清淨心中本無一物更無一念，凡起心動念即乖法體。今之做工夫人，總不知自心妄想元是虛妄，將此妄想誤為真實，專只與作對頭，如小兒戲燈影相似，轉戲轉沒交涉，弄久則自生怕怖。又有一等怕妄想的，恨不得一把捉了拋向一邊。此如捕風捉影，終日與之打交滾費盡力氣，再無一念休歇時，纏綿日久信心力疲，只說參禪無靈驗，便生毀謗之心、或生怕怖之心、或生退墮之心，此乃初心之通病也。此無他，蓋由不達常住真心不生滅怔，只將妄想認作實法耳！這裏切須透過。若要透得此關，自有向上一路，只須離心意識參，離妄想境界求，但有一念起處，不管是善是惡當下撇過，切莫與之作對，諦信自心中本無此事，但將本參話頭著力提起，如金剛寶劍魔佛皆揮，此處最要大勇猛力、大精進力、大忍力，決不得思前筭後，決不得怯弱，但得直心正念挺身向前，自然巍巍堂堂不被此等妄想纏繞，如脫韝之鷹，二六時中於一切境緣自然不干絆，自然得大輕安、得大自在，此乃初心第一步工夫得力處也。
○已上數則大似畫蛇添足，乃一期方便語耳！本非究竟亦非實法，蓋在路途邊，出門一步恐落差別岐徑，枉費心力虛喪光陰，必須要真正一門超出妙莊嚴路，所謂：「行步平正，其疾如風。」其所行履可以日劫相倍矣！要之，佛祖向上一路不涉程途，其在初心方便，也須從這裏透過始得。

示無生祿禪人(乙未夏日在圜中說)

古人最初發心，真正為生死大事決志出離，故割愛辭親參師訪友，歷盡艱辛，心心念念只為己躬下事未明，憂悲痛切如喪考妣。若一見知識，如嬰兒得母；倘得一言半句開導心地，如病得藥；若一念

相當，胸中了悟，如貧得寶，拼身捨命，陸沉、賤役未嘗憚勞，若二祖之安心斷臂、六祖之墜腰負石、百丈之執勞、楊岐之供眾，凡名載《傳燈》光照千古者，無不從刻苦中來。乃至過去諸佛求無上菩提，捨身命如微塵數，無一類而不受身、無一身而不苦行。百劫修因，故感天上人間無量供養，乃至末法兒孫猶受用白毫光中一分功德不盡。豈有天生彌勒、自然釋迦者哉？痛念末法去聖時遙，法門典刑已至掃地，吾輩出家兒不知竟為何事，生來祇知懼饑寒、圖飽煖，一入空門因循俗習，游談終日，捧腹縱情，徒騁六根，備造眾惡靡所不至。不耕而美食、不蚕而好衣，虛消信施、唐喪光陰，竟不知生從何來、死從何去？豈復知有因果難逃、罪福無爽？一朝大限臨頭，如石投水，三途劇苦，一報五千，再得出頭知更何日？興言及此痛可悲酸，目擊時流滔滔皆是，望吾人之修者如披沙揀金，非曰絕無，蓋亦鮮矣！嗟乎！三界牢獄，四生桎梏，況大火所燒生死險宅，何由能濕猛焰、離眾苦至無畏處耶？非丈夫兒具靈根、含夙骨者，不能奮發猛勇一超真入耳！汝等幸爾生逢佛法，形寓袈裟，早值明師，六根完具，當痛念無常深思大事，思地獄苦發菩提心，改往修來晝夜精勤，早求出離，若復因循度日縱放身心，大限到頭悔之何及？嗟乎行矣！其無忘我臨岐叮嚀之言，以負吾自負也。

將之雷陽舟中示奇侍者

佛祖教人於生死中頓證無生法忍，且每怪其於無生中妄見生滅，此語如對市人說夢事，聞者非不明目張膽，但未證真耳！要之，所說非所聞、所聞非所見也。古人貴實證者，直欲於生死法中親切勘破而已，非別有奇特處也。嘗見小兒怕鬼者，每於夜中行，恍然一物隨之，大生驚怖，雖慈母善諭本無，亦未之信，必待其自信不疑而後止。苟自止不疑之地，縱假鬼怖之，將一笑而釋矣！余昔遊塞上，同健兒乘馬夜行，道傍一石，馬忽見而大驚，幾墮地。爾乃頓轡奮力鞭策，遶石周行數十匝，仍引熟視良久方縱逸而去，馬自是遇物皆不驚。余因是知道人遊生死險道，歷境驗心必如是而後已。是故《華嚴》以善財表證，其所歷百城參多知識，至於刀山火聚亦遲回，待勸而後入，及入之果得清涼大解脫門。此其策馬繞石令其熟視之謂耶！由是觀之，佛祖殊無他長，蓋能熟視世間相者耳！世人所驚怖者，非生死禍患乎？佛祖乃欲令人於中證無生忍，且欲明言於無生中妄見生滅。噫！此果何謂哉？苟非熟視自到不疑之地，吾意雖慈尊善諭，殆亦難免驚怖也。

余比以弘法罹難，上干　聖怒，如白日雷霆，聞者掩耳。自罹難以來，備歷苦事不可言，而從始至終，自視一念歡喜心，竟未減於平昔，觀者莫不驚異為非常。然而生死禍患，人故為余驚之矣！及視不減歡喜心，乃又驚之。此余不驚其所驚，而人驚其所不驚，是或有道焉！

奇侍者不遠三千里赴難，問余於幽獄，已而荷蒙　聖恩待以不死貶竄嶺海，奇乃伴行舟中，遂書此為別，且解長途困頓耳！嗟乎！生死險道正在所驚，其無聞我歡喜心如夢事耶？異時驗子於寂滅場中，無以今日之言為夢語也。子熟視之。

示無隱桂禪人

明桂禪人初參余於東海，及余被放，禪人復走嶺南省余。且將還蜀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惟佛性之在纏，如神光之在目。雖明暗去來而照體獨立，以障翳厚薄故智用淺深。是故從上佛祖必經多劫，事多知識，入多法門，然後得見性真。所以然者，如人被縛自不能解，必假手於他。至若釋然解脫自在，縱橫受用處，又非解者所可與也。即稱上根利智，有能一念頓悟自心不從人得者，亦未必不由積累辛苦中來。如萬里還家，入門一步慶快平生，則迴視向之跋涉艱難間關險阻，依稀彷彿如夢中事然。且大通十劫猶不現前，身子發心中道退沮，在聖尚爾，況其他乎？是知信向此段大事因緣，能操久遠之志，持畢竟之懷者，從古為難得。歷觀前修拚捨身命，親師擇友，動則三二十年，乃至盡形畢壽不以窮達改心易慮，以極願力所持，窮劫而不化，千載如一日者，所以光明廣大，一發則為人天師表，非苟然也。禪人以夙習般若聞薰之力不忘所先，今幸為佛子，歷事法門慇懃若是，苟能執金剛心盡此形壽，乃至周遍恒沙以極究竟菩提不退初心，將布法雲於火宅，圓智種於覺園，未必不以今日為因地也。子其行矣！即歸峨嵋親見普賢。倘問諸變化人，報言：『瘴海炎方，不減白銀世界。』無恙無恙！」

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

余少讀史，竊慕程嬰、公孫杵臼之為人，念曰：「持此心為人臣子者，可謂不忝所生矣。」及長出家，乃曰：「吾佛為三界法王、四生慈父，苟能持二子之心為弟子者，可謂不負己靈矣！」及讀《傳燈》諸祖機緣，見神光之斷臂、船子之覆舟，百丈之於馬祖、楊岐之於慈明，嘆曰：「苟忘身為法若諸老之為心者，何患祖道之不昌，法門之不振乎？」嗟夫！丈夫處世既不能盡命竭力，以事人主

榮名顯親，即當為法王忠臣、慈父孝子。易地皆然，又何屑屑以事齷齪乎？故余自知有向上事以來，此心翩翩負超世之思，即處樊籠、遊廛市未嘗不置身冰雪千巖萬壑中也。

隆慶初，余居龍河講肆，時識妙峰師於稠人中，睹其貌悴骨剛，知其為法器，雖未語而心許之矣！及萬曆癸酉，余北遊上都，適遇於長安市，相與共坐龍華樹下，一語而決生死，乃結伴同參，即共遊方外。過河中，山陰檀越延之道院數月。是時義尚童年，為沙彌。明年，余同妙師入清涼，置身萬年冰雪中，嚴寒徹骨幾死者數矣！時余幸有自信之地。越丁丑，而山陰檀越以書抵清涼，屬義從事法門，因著入槽廠，義躍然負米採薪，履冰蹈雪略無倦色，百務惟先，日夜無隙，眾皆推其精勤，殊無短長。越辛巳冬，適奉　慈旨求　皇儲、薦　先帝，建大會於臺山，日集萬指。時義獨任點茶湯，晝則周旋不失一人，夜則以餘力課誦，余始心知其力能荷負，第未察其信根耳！

明年壬午春臺山會罷，余與妙師各解，攜師目義，謂以此子可代執役。因命義曰：「古人從師為法，誓死為期，爾其盡形竭力，倘中道志沮，當此生不面。爾其志之。」明發，即理策東西，余同龍華老人養痾於太行之障石巖。時義隻身以從，百務惟勤，凡操食時必侍立，輟餐而後已，察意之可否以為憂喜，余飽亦飽；余偶不欲食，則涕泗交頤而亦終日不糝也。余每每私察，久之如一日，因謂龍華老人曰：「此子天性純孝人也。子夏問孝，孔子曰：『色難。』其是之謂乎！」明年癸未，余即東蹈海上藏修於牢山深處，人跡所不能至，神鬼之鄉也。余因那羅延窟而居之，乃披荊榛、臥艸莽、犯風濤、涉險阻，艱難困苦不可殫述，人不堪其憂，而義實甘心焉！余亦將謂老死丘壑無復人世矣！

居三年丙戌，適蒙　聖天子詔，為　慈聖聖母頒大藏經，布天下名山及二牢焉。余適丁之，乃喟然嘆曰：「因緣障道，往哲所難，福始禍先，前修明誡。」意欲避之，義與同伴安、桂二侍者進曰：「師即無意人世，豈不上念聖心，所以為法門之隆、斯民之福利乎？」余乃翻然念曰：「惟我　聖天子仁孝，　聖母慈恩，以法為社稷蒼生福。某也何人，敢不竭躬盡瘁以敷揚法化，上報　聖恩乎？法王忠臣、慈父孝子實余所圖，第此海嶠遐陬故稱蔑戾，苟不等心死誓，又何以轉魔界而成佛土？爾輩試揣其衷，果能以法為心畢命從事則止之，否則去之，無使異日作世諦流布，昧人天眼目也。」安等唯唯進曰：「師唯何人，此惟何事？願師安意，以道自任，為法忘情，豈以我輩去留為行止？」余於是判然拜受慈命，創志剋意以建立為心。其經營事務無論巨細，一切悉委付義，而以安、桂二人為知事，予但總其綱要耳！上賴　聖慈寵靈，不三年而

果，叢林成、法道興，四方衲子日益至，時則東海洋洋佛國之風焉！其天人冥會轉化之機蓋亦神且速矣！至於山門供眾法物畢備，秋毫皆出義心，而其建立規模居然不減在昔。觀者以為天降地湧，將為東鄙法幢盛世永永福田也。不意豎立未幾而狂魔競作，於己丑歲即遭侵撓，余所經涉無論污辱，即祁寒溽暑而奔走於風塵道路，冒生死之際者不可指陳，而此心一念孤光未嘗少易，義輩之志愈益堅，如是者三年如一日也。或謂余曰：「聞之談者到處皆家山。以師高致，道眼視此不啻輕塵聚沫，柰何倦倦於此乎？」余曰：「嘗聞世之君子，以身徇國則死國，以身徇法則死法。今蒙　慈恩以法見托，而且表揚　聖孝也，其事雖異，其命實均，避難不義、棄命不忠，不義不忠何以為法？假而以此即有封疆尺寸之寄，苟臨難而去之，又何以自處？寧效死而弗去，不為苟生以失經。」或者唯唯，項亦魔風頓息矣！又四年乙未春二月，豈意釁從中起，而以魔事為借資，竟致　聖天子怒若雷霆，詔下金吾，逮及無辜者眾。是時安已先去，而義與桂共嬰此難，余則以一死肩之，荷蒙　聖恩待以不死，　詔遣雷陽，於是冬十月出長安，與義別。余觀往事如夢遊而亦未嘗一語及世諦常情也。義送余河梁，余乃謂之曰：「丈夫處世，固不戀戀為兒女態，況吾釋子學出情法者乎？第爾從老人幾二十年矣！老人固未嘗以一語佛法累汝，不知汝於何處見老人乎？」義稽首曰：「義自事師以來，自知愚鈍不敢外求，上不見有佛祖，下不見有禪道，唯知作務供眾，至於動靜閒忙、疾病禍患死生之際止此一念，直觀師心而已。是故師生則生，師死則死。」余曰：「我心無相，汝作麼觀？」義曰：「師心若有相，弟子則無今日也。」余乃大笑而別，余則獨攜善侍者而南之。

及明春三月抵雷陽，適遭頻歲饑荒，瘴癘大作，傷殘者澤若焦。余坐屍陁林中，蒙毒氣炎蒸交攻而至，殆者亦數矣。秋八月，鎮府檄來五羊，及冬，而昔之在門者接踵而至。余見則詬罵曰：「爾等各有出生死路，腳跟誰無一尺土，見我何為？」皆痛斥而去。頃之，義亦自蒲中萬里相尋而來，余乃蹙然曰：「爾何為至此耶？」義俛首即躬事爨煮，無間在昔。時粵省會亦以饑荒疫癘，而死者骸骼蔽野，余命義率人親檢，而埋之者不下萬餘計，作津濟道場以拔之。會罷促義以歸曰：「爾何戀戀於此耶？余生平志在忘生，以學出情法者，今竟以法罹難，荷蒙　聖恩待以不死實出望外，即未盡之年皆天賜也。況古人異類中行無適而不可，今雖荷戈行伍，何莫而非佛事？萬里比鄰太虛咫尺，以法界海慧觀之，了無去來死生之跡，又何嗟嗟作夢中顛倒耶？但冀爾識心達本，以金剛燄爍破歷劫情塵，務使愛根習氣緣影蕩盡毫無自欺，如此可謂不負佛恩不辜本有，方是老人不負汝處也。否則抱佛而眠猶不免為魔伴，況復守此

幻身而增空華障瞖究竟何為？且爾父母師長今皆老矣！若棄彼取此亦為法中之愚也，豈正信哉？爾其行矣！幸為謝諸故人，生當重逢，死則長別，異日常寂光中回視今日猶作夢中事也。爾其識之，無忘所囑。」

示洞聞乘禪人

洞聞法乘來參，請授戒法，因示之曰：「三世諸佛歷代祖師，與一切眾生鱗介羽毛，乃至地獄三途以極空散消沉，靡不眉毛厮結不隔纖毫，其所同者金剛心地，所異者情想愛憎耳！由佛祖善用其心，故轉穢邦而成淨土、化刀山而為寶林，即劇苦辛酸皆為極樂真境，此無他術，蓋於此心中情想不生，愛憎無寄。譬如淨目徹見晴空，又何顛倒幻華自生起滅哉？眾生返此，無怪乎種種顛倒，自取其咎耳！佛祖憐愍此輩，特特出世一番，並無剩法與人，不過直指此心令一切眾生當下知歸。故毘盧老子初坐菩提場，亦不過宣明過去十方三世諸佛此戒法耳！千華臺上葉葉釋迦，亦不過稟明諸佛此心宣傳此戒法耳！即四十九年搖唇鼓舌，波波挈挈為人委曲周旋者，亦不過普令眾生信受此戒法耳！及至末後拈花，天人瞪目而不知者，蓋亦迷此心戒耳！金色頭陀破顏微笑，亦不過默契此心戒耳！乃至二十八傳遞代授手，亦不過密付此心戒法耳！即達磨西來、神光立雪無言無說，蓋亦分明直指此心戒耳！展轉六傳至老盧俗漢子，柴擔下聞《金剛經》云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』，蓋乃頓悟此戒不從人得、不因師授，性自具足者也，又更有何奇特哉？及至黃梅印正，即解道：『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』因此黃梅老人亦不柰伊何，只得無語歸方丈，即三更密付，大似烏豆換人眼睛，豈此外更有奇特哉？從此兒孫滿目遍滿寰中，得之者死，失之者生，千七百人鼓簧播弄，亦不過遞相發明此心地法門耳！豈此心外別求妙悟耶？若離此外別求即墮外道邪徑矣！故《梵網》云：『盧舍那佛心地初發心中所誦一名戒。光明金剛寶戒是一切佛本源、一切菩薩本源、佛性種子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一切意識、色、心，是情是心皆入佛性戒中。』又云：『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，位同大覺已，真是諸佛子。』故五十五位進修，未見佛性皆墮塗程，及至末後等覺位中乃云：『是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，到此直入佛性海中。』由是觀之，從凡入聖成佛作祖之要，除此金剛心外，豈復更有剩法耶？是知此戒不易悟，悟則名為住位；不易行，行則名為行位；不易通，通則名為向位；不易淨，淨則名為登地位；不易忘，忘則名為入佛位矣！禪人今日誠當自揣：『以何心為出家？以何心為參師訪友？以何心為樂求佛法？以何心而願受此戒？』苟得其

心，則三世諸佛、歷代祖師普及一切眾生，一齊向老人一毫端頭放光動地，則汝二六時中與諸聖凡眉毛廝結也。此則是名真持戒者，否則險險則墮。參！參！」

示優婆塞結念佛社

惟吾佛出世說法利生，四眾人等各皆得度，隨機教化各有方便，普令獲益。譬若時雨，三艸二木無不蒙潤，隨分充足各得生長，是故法有千差，源無二致。然以佛性而觀眾生，則無一生而不可度；以自心而觀佛性，則無一人而不可修。但眾生自迷而不知，又無真正善知識開導，故甘墮沉淪枉受辛苦耳！所以盧祖初至，黃梅問：「何處人？」答曰：「嶺南人。」黃梅道：「獦獠亦有佛性耶？」祖云：「人有南北，佛性豈有二耶？」自此一語如雷驚群蟄，此語流布人間，知之者希，悟之者鮮，是則嶺南為禪道佛法之源頭。爰自盧祖演化則道被中原，而門庭之前竟埋荒艸，寥寥幾千載矣！而談者皆謂非善根地，是不達佛性之旨耳！

余蒙　恩遣雷陽，以丙申春至秋復檄來五羊，壘壁間註《楞伽經》完，戊戌夏，即為諸來弟子演說諸經。每一座中見諸善男子輩疊疊而來風雨無阻，余見而深嘉歎之。未幾，即有善士某，其輩十餘人作禮，願乞教授優婆塞五戒法，余欣然應請，即為羯摩，自是歸心日誠，聽法彌篤。余哀其未悟，愍其不達造修自度功夫，因授以念佛三昧，教以專心淨業，痛厭苦緣，歸向極樂。月會以期，立有規制，以三時稱名、禮誦、懺悔為行，欲令信心日成，罪障日消，必以往生為願。果能此道，雖在塵勞則可謂生不虛生、死不浪死，豈非真實功行哉？然佛者覺也，即眾生之佛性。以迷之而為眾生，悟之即名為佛。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彌陀，所求淨土即唯心極樂。諸人苟能念念不忘，心心彌陀出現，步步極樂家鄉，又何必遠企於十萬億國之外別有淨土可歸耶？所以道：「心淨則土亦淨，心穢則土亦穢。」則一念惡心起，刀林劍樹樅然；一念善心生，則寶地華池宛爾。由是觀之，天堂地獄又豈外於此心哉？諸善男子各諦思惟，應當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，一失人身萬劫難復，況日月如流時不可待，倘負此緣當面錯過，大限臨頭悔之何及？各宜拏力，珍重珍重！

示真遇禪人

禪人真遇，棄妻子出家，樂遠離行，志向名山參訪知識。適幻人以幻業遷訛至嶺海，禪人因得來參。頃，辭往普陀，因得禮達觀師，

授以〈毘舍浮佛偈〉，復特來五羊。時幻人於幻化場中作如幻佛事，開諸幻眾說如幻法門。適禪人作禮請益，幻人乃依如幻三昧，為說一切諸法皆如幻夢境界，而開示之曰：「善哉佛子！當善思惟：『一切諸佛依幻力而示現；一切菩薩依幻力而修持；一切二乘依幻力而趣寂；一切外道依幻力而昏迷；一切眾生依幻力而生死。若夫天宮淨土依幻力而建立；瓊林寶樹依幻力而敷榮；鐵床銅柱依幻力而施設；鑊湯爐炭依幻力而沸騰；鱗甲羽毛依幻力而飛潛；蠢蜎蜎翹依幻力而動息。』以極三世諸佛之所證；六代祖師之所傳，總不出此幻網三昧也。禪人安得而逃之耶？汝試諦思，何因而落生死？何因而入母胎？何因而汩沒愛纏？何因而願出沉淪？何因而發足超方？何因而參訪知識？因何而履名山、登福地、穿叢林、入保社？今年而南海、明年而五臺、後年而峨眉。汝將遍歷寰中，縱經塵劫，窮盡十方微塵國土，承事十方諸大知識，總皆不出幻化門頭，而非究竟真實處也。然雖如是，喚作迷頭認影，不妨就路還家。苟能一步踏斷幻結，則無邊幻網一時頓裂、無涯幻海一時頓枯、無量幻業一時頓消、無邊幻行一時頓得、無量幻生一時頓度，此則是名以幻修幻。所謂眾生幻心還依幻滅者也。其或未然，則縱經三生六十劫，以文殊為父、觀音為母、普賢為師，而欲恃此親因以求出生死事，遠之遠矣！汝諦思惟，其無謂我為幻化人，非真實語也。參！參！」

示優婆塞易真潭

佛性善根如艸種在地，但有土處莫不有之，若遇時雨靡不發生，第雨有早晚故生有遲速耳！凡人人皆有善根種子，若遇大善知識而開導之如時雨降，則勃然生芽、抽條長幹、開花結實鮮不成就。所謂：「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。」未有無因而招果者。此從上佛祖教化門頭，貴在觀根逗機，善為開導，使其自性成熟耳！非有別法以誇誕眾生也。

善士易真潭生在邊地，長於塵勞，若夫汩汩口體不暇，安有留心出世切念生死事大乎？自非夙種善根深厚，油然于中而不容已者，何乃遇緣即發，不待教自能者若是耶？余初貶雷陽，未度嶺時，談者只謂「邊俗好鬼而噉血食」，絕無善人。且據佛言「邊地下賤篾戾車種」，以為大難。以其斷絕佛種，破滅善根，不聞三寶名字故為惡類，余因為實然。及過電白時，見潭攜善士數輩頭面作禮，余甚異之。及過苦藤嶺，誅茆茨施茶結緣，蓋潭創為佛事集眾信而為之者，此則不因開導而自為之，豈非善根純熟，時節因緣已至，有不能自止，觸事而現、遇緣而成者耶？

由是觀之，佛性未必盡善，魔性未必盡惡，隨其所習故有異耳！佛說邊地惡種，蓋言其重者，欲人生正信、生中國、聞正法故也。余因見潭之純誠篤信，一時善士良友，若某輩誠敬之，由此而推，足見佛法不難行於邊地陋習之境也。余因創化城庵，捨茶結緣以種善根，乃作《疏》，命潭與二三善士同心一力，果期年而功成，三年而化行，即今海外路人皆知有佛事，將轉魔界而成佛界，未必不從此一人一事而倡始也。如一陰以至堅冰，一陽而炎赫日，造化之機如此，道化之機亦然，將來轉穢邦而成樂國固不難矣！佛言：「無佛法處建立三寶，非菩薩人不能克成。」梵語菩薩，此云大心眾生。潭也可稱大心眾生，若從此增進，信心不退，善根轉深，苟能勇猛精進，頓悟本心，即永斷生死迴脫沉淪，一超直入菩提彼岸，未必不從今日出門一步為初地也。但辦肯心，必不相賺。勉之勉之！

示本淨貴禪人

禪人寶貴，以守護佛法為心。初書金字《法華》諸經，募造旃檀釋迦、彌陀二聖像成，居端州之鼎湖。時往來五羊，一日稽首請益，余示之曰：吾佛有言：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。」是知一切諸法緣會而生，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，未生無有則雖有而性常自空，性空則諸法本無自性矣！故曰：「知法常無性，佛種從緣起。」故能達緣起無性者，則為成佛真種矣！善哉佛子！汝之所書諸經者，法也；所造旃檀如來者，佛也。今以汝之信力為因，托諸所化為緣，是則佛從緣起而法亦從緣起，於法性中，法則佛而佛即法也。第不審果了此法性空乎？性不空乎？若言其性空，則現見佛之相好莊嚴畢竟光明熾盛，赭如寶山。而《華嚴》八十一卷之靈文、三十九品之次第，五周因果之行布、四十二位之森嚴，不欠一字；《法華》之三周授記，懺法之諸佛洪名，不少一人。燦然滿目，煥乎全彰，謂之性空無物可乎？若言其性不空，方其緣之聚也，則紙自紙、墨自墨、金自金而香自香。如是紙、墨皆為世諦流布；如是金、香皆為惡業莊嚴；如是佛、法之名又何從而有耶？求其本無則性自空矣！方其今之緣聚也，即以世諦之金香而為佛，即以世諦之紙墨而為經。然紙墨之相不異當時、體不增於昔日，而佛法之名既彰則敬慢之心懸隔，其助成之人雖不改於故武，而善惡之機天淵矣！由是觀之，則一切諸法本無自性，從緣會而生者明矣！斯則能達此佛此法本無自性，則為成佛真種矣！而汝所作種種諸緣勝美，不審達無性而作耶？不達無性而作耶？由作而後得無性耶？若達無性而作，則佛法在己而不在物；若不達無性而作，則佛法在物而不

在己；若由作而後達無性者，則己與物皆無性矣！達己無性則無能作之人，達法無性則無所作之法，如此則人法雙空、是非齊泯，則己與物皆無跡矣！又從何而分別耶？如是則為功德不可思議，菩提亦不可思議。佛子！如是而知則為真知、如是而作則為妙行，否則以思惟心而作難思之佛事，譬如手把螢火而燒須彌秖益自勞，又何從而究竟耶？善哉佛子！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！應如是作，應如是持，可謂善超諸有矣！

示法錦禪人

法錦禪人請益，自言性多嗔習，老人因以方便調伏而示之以忍辱法門。出卷求語，更為開導之曰：「永嘉大師有言：『我師得見燃燈佛，多劫曾為忍辱僊。』是知忍之一行為成佛之第一妙行也。故我師釋迦老子生生世世而為提婆達多之所謗害，至於今生出世種種破法無所不至，甚而殺害其命者非一。及法華會上為其授記作佛，且曰：『我之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勝妙功德，皆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之所成就。』觀此，豈非以忍之一行而為成佛之要？又云：『昔我於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燃燈佛即不與我授記。』由是觀之，一切眾生生死苦具皆以有我而成，無上菩提福慧莊嚴皆以無我而至。以我與物敵故是非生，是非生則愛憎立，愛憎立則喜怒滋。自性濁而心地昏，心地昏則諸惡長，諸惡長則眾苦集，眾苦集而生死長矣！是皆從我之所致。甚矣！我之為害其來舊矣！譬如嚴城堅兵豈易破哉？老氏有言曰：『柔勝剛，弱勝強。』此蓋忍行之初地也。然眾生恃其我見最極堅牢而難破，所以一言之逆不能受、一事之違不能安、一饑一寒之不能耐、一念之欲不能淨，斯皆不知忍之之方，徒增我見之執耳！所以佛教諸弟子修和合行，又曰：『苦法忍、苦法智。』又曰：『無生法忍，八地乃得。』是知從生法忍，忍至無生，則妙行圓、佛果成矣！忍之一行豈淺淺哉？故曰：『凡有所作皆當忍之。』是則舉心動念處以忍試之，舉足動步處以忍先之，折旋動容處以忍持之，喜怒哀樂處以忍驗之。如斯則心有不敢妄動、身有不敢妄作、事有不敢妄為、情有不敢妄發，故老氏曰：『不敢為天下先。』不敢即忍之異名，由不敢為天下先，故忍為成佛第一行。如此則忍大而我小，故忍能衣被於我亦能衣被於物，而自利利他之德無出此者，故曰『柔和忍辱衣』，謂是故也。禪人求法語，故余題之曰『忍辱為衣』，而復書之。以此禪人勉而行之，其無以為口頭話，且又無以此為博飯具也。」

示性淳禪人

若論此事如青天白日，十字街頭，長安路上往往來來，誰不覿面相呈？何曾瞞昧絲毫？又如杲日麗天，山河大地，艸木昆蟲，鱗甲羽毛，飛潛動植，誰不通同受用？至若生盲雖從來不見，亦未嘗不蒙利益也，何獨于汝分上有所欠缺隱昧？又勞汝費艸鞋錢登山涉水，遠遠迢迢尋師覓友，偏向深山窮谷中求之而後得耶？汝但自己不解向腳跟下一步勦絕命根，被他無量劫來種種戲論習氣所弄，恰似白日被鬼迷之相，兩眼睜睜開口向人胡言亂語，竟不知從何處發來？亦不知誰之所使？終日竟夜淹淹纏纏隨波逐浪，波波劫劫更不知所作何事？亦不知自己本來是甚麼人？及至忽然夢省，亦自大生慚愧，甚至扼腕頓足切齒椎心，恨不能囚地跳向佛祖頂額上行；及乎遇境逢緣，眨眼之間不覺墮入黑山鬼窟去也。此乃天下有志學道之人通病，豈獨禪人為然？然其病根直在不了自心，但為習氣所弄耳！老人生平有志此一大事，恨般若緣淺習氣偏厚，又無如古之真正明眼知識爐韝。且自發志出家操方學道以來，以至入山冰雪寒巖，一至萬死一生之地，于中種種伎倆知解，向遮裏一毫用不著，唯獨於泠地衲被蒙頭時，忽然覷得父母未生前一點消息，便回視昔之種種顛倒皆夢中事耳！且復自恨為他業緣牽引，墮入種種幻化境界，一至濱萬死而獲一生者，所賴凍餓中博得一點孤光處處受用。以此為爐冶，種種逆順境界以為鉗錘，以此煆煉習氣、麤重緣影塵垢耳！即今生死關頭未知何如？禪道佛法未必能會，至若「的信自心，不向他求」一著，以此為消磨歲月之具，其他更復何容啟齒哉？禪人今且行矣！即求老人法語，一似含元殿裏覓長安。若向自己腳跟未動步一著解，提得起放得下，乃至日用見色聞聲，未開眼時、未入耳時，早能耳親眼辯，決不向生死窠中習氣隊裏頭出頭沒。此所謂：「不涉途程一步，早已超過。」如此則佛祖亦無挨身處，閻老子豈柰伊何？如此方不負雪浪開導之恩，亦不負自己百劫千生帶來這一點種子；不被三毒習氣熏蒸爛，亦不負老人今日向戈戟場中為汝出氣；如此方不負出家之志，操方行腳登山涉水之辛苦也。其或未然，縱使鬥到三生六十劫更有何用？學得三藏十二部更有何益？如昔為人，縱能穿衣吃飯，更喚作甚麼人？即老人今日之語，大似木人穿靴，石女戴帽耳！古人云：「初秋行腳，汝等諸人只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。」且道如何是無寸艸處？參！參！

示妙湛座主

從上古人出家，本為生死大事，即佛祖出世亦特為開示此事而已，非於生死外別有佛法、非于佛法外別有生死，所謂「迷之則生死始，悟之則輪迴息。」是知古人參求只在生死路頭討端的、求究竟，非離此外別于紙墨文字三乘十二教中當作奇特事也，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，只在了悟自心耳！以其此心為一切聖凡十界依正之根本也。全悟此心則為至聖大乘，半悟即為中乘，少悟即為小乘，不悟即為凡夫。若悟而不存、證而無得，即為超聖出凡，生死之向上一路矣！近代學人去聖逾遠，不見古人真實行履，向日用現前境界生死岸頭一一透過，即此日用不離一法，不住一法，處處不輕放過，便是真切工夫；即此目前一切聲色，逆順、愛憎境界一一透得過處，便是真實悟門；即此悟處，頭頭法法便是真實佛法，非是聽座主撞鐘、擊鼓、登華座，開大口學野干鳴，側耳低頭、閉目披衣時方為佛法也。所以善財童子南歷百城，參禮佛剎微塵數諸善知識，故得開悟塵塵剎剎諸解脫法門。然法門固無論，即善知識安得有剎塵之多多耶？殊不知剎剎塵塵者，乃吾人日用妄想念慮情塵也。苟能於日用起心動念處、情根固結處、愛憎交錯難解處、貪嗔癡慢種種習氣難消磨處，就于根本痛處箚錐，一一勘破、一一透過，知此識此便是真善知識，當下即登無礙自在大解脫無上法門。豈捨此外更有何知識可參？更有甚奇特法門可入耶？

示靈洲鏡上人

余昔遊海門，登妙高峰，入無際三昧時，入楞伽室睹東坡老人代張方平手書《楞伽經》，與佛印禪師留作金山常住。余是時舉身毛孔，熙怡悅豫如春生百艸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。及後覽教乘印證，乃知為習氣橫發於中，熏然不自覺耳！自爾行腳雲水間，而此海闊天空虛明昭曠之境，時時如大圓鏡懸於眉睫間也。頃為幻業所弄，直走瘴鄉，舟行過曹溪之口，下滇陽之峽，經小金山而抵羊城，時無濟勝之具未暇登覽，及戊戌秋日，因送大司馬陳公始得覽其勝。與鏡心上人遇東坡堂，讀〈悟前身詩〉又爽然自失，恍然若睹舊遊。是知天地一幻具、萬法一幻叢、出沒一幻蹟、死生一幻場、江山一幻境、鱗介羽毛一幻物、聖凡一幻眾、爾我一幻遇耳！上人降心白法，日誦《金剛經》以為定課，而舊染頓祛心光漸朗，蓋肯於刮垢磨光，非泛泛波流業海者比也。頃持卷索法語為進修之資，老人猛思昔遊海門之故事，今此地見東坡如前身，因嘆人生生死幻化去來夢事。若以法界海慧照之，則三際十方當下平等，天官淨土一道齊平，心佛眾生了無差別，鑊湯爐炭實際清涼；艸樹庭莎、風帆沙鳥、煙雲變狀、日月升沉，舉目對揚無非普現色身三昧也。吾學

道人所貴金剛正眼爍破無明癡暗，煥發本有智慧光明，拈向現前日用。欬唾掉臂、揚眉瞬目之際，拈匙舉箸之間，頓顯自性無垢法身，不為塵情之所遮障、不為業識之所稽留、不為境風之所搖蕩，自然不為生死苦業之所繫縛，是稱為得解脫人。即如空生悟般若時，涕淚悲泣對佛自謂：「實無有得名阿羅漢」也，蓋一切世間所有諸法豈有過此般若者哉？然般若非他，即吾人心鏡之光耳！此段光明人人本具、箇箇不無，但為業垢自昏，故永嘉云：「比來塵鏡未曾磨，今日分明方剖析。」上人號曰鏡心，是以心為鏡耶？是以鏡照心耶？若以心為鏡，則老盧道「明鏡亦非臺」，非臺則無鏡可寄；若以鏡照心，心本無相，又何從而照之耶？如此非心則非鏡，非鏡則非心，心鏡兩非，名從何立？如此則上人名是假名，名假則真亦非真，是則所讀之般若又豈有文言字句而寄於齒頰之端耶？上人苟能悟此法門，則江光水色、鳥語潮音皆演般若之實相；晨鐘暮鼓、送往迎來，皆空生晏坐石室見法身時也。如此則東坡之所書《楞伽》、佛印之殺青災木，與老人今日荷三生之緣重過此山、上人偶拈此卷以請益，莫道又是前身夢語也。故經云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上人苟能不昧本因般若，當習氣橫發時，試取此卷讀之，不覺妄想顛倒情塵自然冰消瓦解矣！

示馮文孺

學道人第一要發決定長遠之志，乃至盡此形壽，以極三生、五生、十生、百生、千生、萬生，以至劫劫生生，直是一定以悟為期。若不悟此心決定不休，縱然墮落地獄三途，或經驢胎馬腹，誓願不捨此決定成佛之志，亦不以苦故退失今日之信心。如此譬如有人發心有萬里之行，決定以所至之處為的。從今日最初發足一步，直至入彼所至之門，親彼所求之人，以至升堂入室與之交歡浹洽，以極忘形而後已，如此方稱有決定志也。苟無此判然決定之志，只說出門要去，迴顧目前種種所愛放不下，或因循延挨，口去心不去；或者幸有親朋大力之人促發出門，及乎上了路頭悠悠蕩蕩，或為歌管隊裏富貴場中，戀其耳目之玩，忘卻未出門的念頭，邈然不知所向往；或中道緣差撞遇惡友惡緣，弄得囊空資竭，加之疾病纏綿，進退回惶生無量苦；或身體疲頓，久沐風霜不柰勞苦，便生退還之念；或將近及門，遇見一機、一境、一事之差；或訛言誤聽以為實，使其將見而不及見其人，臨門而不得入其室。如此者舉皆枉費辛勤，終無實到究竟之地者，無他，蓋緣初發心時無決定志耳！苟如此，欲作世間小小功名事業亦不能成，何況無上佛道了死生證菩

提乎？故曰：「佛道長遠，久受勤苦乃可得成。」豈可取其近效、求其速就哉？故曰「欲速則不達」，此之謂也。雖然如是，有決定之志更須要真實之見，若知見不真，志其所不當志、行其所不當行，亦更枉用功矣！吾人求道既有此志，須要的信自心當體是佛，本來清淨無物，本來光明廣大，如此所以日用現前不得受用者，只為被此幻妄四大拘蔽，介爾妄想浮心遮障，難得透徹過此生死關捩子，不啻百千生萬劫之遠也。吾人既知此心，諦信不疑，今日發心定要以悟為期，即從今日發心做工夫，便是出門第一步。今日親承善知識開導，使是促發之者，至其促發上路，途中種種境界、種種辛勤、種種遲回，留連不留連，退情不退情，皆在學人自己腳跟底本分上忖量，皆非善知識所可與也。馮生文孺有志此道，剔起眉毛，且看腳跟最初出門一步。

示贊侍者

侍者真贊，鴈余小像，焚香作禮請說法語以開示之。老人驀拈柱杖趁之曰：「爾朝夕執侍尚不自知生尊重想，又何以紙墨畫像為師範乎？每親聞法教如春風度耳，又何以紙上陳言為準則乎？爾自發心出家求出離想，而不決志修遠離行，果真出家乎？實為生死乎？爾自心痴迷向外馳求，不知頓歇狂心為成佛秘要，而區區執幻妄為真實，迷頭認影了無出期，即老人坐向汝胸中，爾亦作熱病想耳！佛言：『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；勝淨明心，本非外得。』果能如此，可稱坐參，不勞遍禮知識，自入無量法門也，是則名為隨順覺性，又何以包裹老人為？爾自思惟二六時中，除卻穿衣喫飯、迎賓待客、折旋俯仰、咳唾掉臂、雜談戲論處，如何是自己本來面目？這裏參透，許汝覿見老人一莖眉；其或未然，對面千里。」

示明哲禪人

余被放之四年，己亥夏，為講《楞伽新疏》於五羊之青門旅泊庵，適禪人不遠數千里參余於瘴鄉，余視其謹慤而精於洒掃，因命典齋食，且將令知三德而調六和，攝一心而修萬行也。禪人唯命是聽，勤力半載餘矣！適飲瘴煙浸染成疾，久而不愈，調之不痊，藥之無力。禪人自視四大不支難堪眾務，乃乞度嶺北尋樂地以休養之。辭行，老人因而勉之曰：「爾豈以苦樂為異地，死生有彼此哉？殊不知四大為假借、苦樂為幻場、死生為夜旦，亦不知心乃眾惡之源、身為眾苦之本也。原自迷心而為識、執妄以為身，顛倒死生，出沒苦道，曾不知幾千萬劫。譬如夢馳險道怖畏張惶，求脫而不能，欲

離而不得，憂愁悲楚，望拯無門，疲頓精神，暫息無術，自謂終墮沉淪，爾乃甘心汩沒矣！又安知極力而呼，猛然勃跳而大覺之哉？則向之悲楚辛酸皆成笑具。以今既覺，與向之求脫何異天壤哉？即爾而觀，今之病苦呻吟而作去就求脫之想，正若夢中事耳！不能自呼而覺，余為大呼而汝猶不知，是爾然長夜終無惺眼之時矣！柰何以幻妄而甘苦辛，認夢想而為真宅？今既遇呼而不覺，捨此而誰又呼之耶？嗟嗟蒙冥顛倒長夜，欲求睹慧日之光如今日之緣者難矣！爾試思之，忽然猛省，回頭轉腦，生死情關頓然迸裂，便是破夢宅出險道之時也。」

示舒中安禪人住山

舒中禪人願住山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夫道不在山，而居山必先見道。見山忘道，而山即障根；見道忘山，而觸目隨緣無非是道。此古德名言，永嘉之諦訓也。子今志欲居山，是見道而後居耶？是居之而後見道耶？若見道而後居，居則有住，住則道非真道；若欲居山而後見道，道本無住，住則道不在山也。子將以何為道而又何所居也？子徒以山為山，殊不知日用現前身心境界皆山也。承教有云：『生老病死，四山所逼。』又云：『五蘊山。』又云：『人我山。』又云：『涅槃山。』然涅槃，心也；人我，鏡也；五蘊身心乃生老病死之窟穴也。梵語涅槃，此云寂滅。然幻妄身心境界摠屬動亂，原其本致則真妄不二，動靜皆如，但以迷悟之分故有聖凡之別，迷之則涅槃而成生死，悟之則生死而證涅槃，是知五蘊、人我之山元是涅槃安宅也。斯則一切聖凡出生入死未嘗不居此山，而子之寢處長夜於此久矣！夫何今欲居之耶？若以欣厭取捨為入道之資，是猶避溺而投火也。故曰：『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。』由是觀之，入道之要唯在歇狂心、泯見聞、絕知解，忘能所、息是非。寂滅此心政不在逃形山谷、飽食橫眠、恣懶怠、長我慢為道妙也。梵語頭陀，此云抖擻，以其能抖擻客塵煩惱耳！所謂：『但自懷中解垢衣，何勞向外誇精進？』是知入道之要而以遠塵離垢為第一義也。故曰：『但淨其心，是諸佛道。』子其勉之！」

示曹溪諸僧

曹溪為天下禪宗道脈之源，而山川之勝冠嶺表，故叢林甲於諸方所稱由來舊矣！爰自大鑒禪師入滅以來，而青原、南嶽二大老抽枝發幹普蔭人天，至若一言半句之下，揚眉瞬目之間，而得超生脫死者不可勝數，自爾此山寂寥幾千年矣！豈非枝大而批其本耶？然其道

雖曰無相而實寓有形，是故與時升降固其理也。所以遠求五宗之源其本無二，其建立之旨亦在隨宜。自宋而元如高峰、斷崖、中峰諸大老皆力振家聲，而雷電之機不減叢林盛時。至我明興以來其風浸微，不敢望其真履實證，求其有志向上一路者蓋亦幾希，而他方尚或有一二知此道者，若曹溪為當家的骨兒孫，獨不識袈裟為何物？剃髮為何事也？豈獨人與道違，即山川之勝、叢林之茂，想亦無復當時矣！況為惡魔所侵作諸難者非一，豈非其道與時升降而與山川共為休戚乎？余於丙申春，蒙　恩遣雷陽，道經曹溪口，因得參謁六祖大師，正值眾僧遭燒煮之餘鼎沸未消，余為潸然者，久之而去。明年秋，蒙制臺大司馬陳公念曹溪禪門洙泗，欲置余於其間為供洒掃，余是時方慚愧為法門玷，懼辱祖庭以謝。又明年，觀察海門周公攝治南韶，心與陳公合，余堅讓不已，但命執筆重纂其志，剛成艸而周公以入賀去。未幾，觀察惺存祝公蒞其政，公自號曹溪行腳僧，下車不日，無論地方盜弭訟息民享參和，即曹溪山門百廢一時悉舉，宛若大鑒重拈袈裟角耳！而向之不識不知之僧皆煥發佛性光明，此豈非「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」耶？公久欲得區區為大鑒侍者，異將焚香洗缽之勞以續破法之愆，余慚愧者久之。頃公以入賀去濱，行乃令寺僧長老率諸大眾作禮，辱公先以書抵，復面叮嚀之意懇懇至再，余感公高妙此行，不以官為得而喜得作曹溪主人，是其幻化門頭現宰官身而佛事者乎！蓋亦世道交興故能令此山色溪聲挺露法身而吐廣長舌相也。顧區區罪垢之軀不敢蹈寶華、檛毒鼓，聊書此以付來僧，且為異日得度因緣、作升堂入室之券。時庚子三月既望。

示宗遠禪人住山

余竄海外之五年，庚子春，宗遠紹禪人同慶堂福自南嶽來五羊，慰老人於穹廬。時悟心融、佛嶺乾二子皆在行間伴，老人以食息相與。結夏壘壁將半，復移居東華，解制後各辭去將各事事，而宗遠獨稽首乞一語為住山法要，老人揮汗以示之曰：「夫入深山住蘭若，此從上佛祖第一入道因緣也。惟我本師釋迦老子棄捨金輪，辭親割愛走入雪山，萬丈寒巖埋身千尺，以至鵲巢其頂、蘆穿其膝猶不知；六年凍餓，皮骨支持，而苦空寂莫之狀又何如也？一旦睹明星而悟道，朗長夜而獨明，便見天龍拱衛神鬼欽崇，為天人師作世間眼。至今光照四天道流百億，聞名者喜，見相者皈，王臣敬仰，有識傾心，梵宇琳宮莊嚴殊麗，無分遐邇，百代如生。如此澤流而無窮，功垂而不朽者，皆從雪山六年凍餓中博來，只今後輩兒孫四事受用不盡，此乃開天闢地一箇住山樣子也。自斯已降，無論西域

見聞邈遠，即法道東垂，若遠公之蓮社、僧遠之胡床、五祖之破頭、老盧之獵隊、西江之隱山、石霜之枯木，凡載《傳燈》列名僧史者，未有一人不向深山窮谷苦空寂莫中出。嗚呼！世衰道微人心不古，凡托跡空門寄形袈裟之下者，靡不假我偷安，罔然不知出家竟為何事？將謂四事供養應當受用，更不思生死大事為出家兒第一要務也。古人出家專為生死一著，參師訪友發明己事，然後向深山窮谷艸衣木食，巖棲澗飲，支折腳鐺，煮脫粟飯，盡將從前業識影子掃除蕩淨不留一絲，單單的的提持向上一路，身如枯木、心似寒灰，直至大徹而後已，如此方稱佛之真子，方能報佛深恩。禪人今發大勇猛心以住山為志，只須放下諸緣心如墻壁，單提一念，直欲上齊古人，必以發明生死大事為期，不明不已，切不可效時輩作偷安計，為養嬾資也。行矣！為我前驅誅茅岳麓，待老人酬償債畢，以送餘年也，其念之哉！」

示念松通禪人

昔中峰禪師居天目，久參高峰大事未明，乃立懸崖撫孤松，七日遂大徹，即今崖松獨峙，而追跡中峰者幾希。通禪人往於松下誅茅結屋，居之三年，日誦《華嚴》為業，其精苦固有之，其期則過中峰遠矣！若夫發明個事則猶未也。故達觀禪師字之曰：「念松」，欲其不忘本耳！今禪人遠問余於瘴鄉，居無何且別余去，將東遊過支提，北入五臺尋文殊。萬眷屬中得一侶，傍金剛窟，誦《華嚴》滿百部以畢餘生。臨行乞一語為法要，余乃掀髯而笑曰：「子作此見解，是猶涉海而求河浴也。以狹陋之習而入廣大法界，此其難矣！古德云：『盡大地是一卷經，盡十方是沙門一隻眼。』以如是眼讀如是經，盡未來際曾無間歇，如此又何去來之相，彼此之見哉？但學人己眼不明，諸塵障隔，故作種種取捨欣厭之想耳！然華嚴以平等法界為宗，以無障礙為門，苟能悟此宗入此門，則無一物不播遮那之體、無一聲不闡圓妙之音、無一時不修普賢之行、無一人不是剎塵知識。如是則光網三昧舉目昭然，普眼真經隨念具足，舉足下步不離寂滅之場，居塵出塵頓到般若之岸，化熱惱而作清涼，變苦具而為極樂。如此則子何處覓五臺？以何法為大經乎？故曰：『我欲逃之逃不得，大方之外皆充塞。』是所謂『無邊剎海，自他不隔於毫端；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於當念。』子如當念了卻，又何必登山涉水尋伴侶、誦文言以了餘生乎？若了生本無生則住無所住，苟能悟無住之旨，自不作去來動靜生滅之想耳！故六祖大師於『無所住而生其心』一語，打落從前百千萬劫顛倒知見，當於此剔起眉

毛，高著眼看，切不得錯落出門一步，全身入卻荒艸也。珍重！珍重！」

示佛嶺乾首座刺血書《華嚴經》

佛嶺乾首座將歸東林，尋遠公之芳躅，效蓮社之清修，且願刺血手書《華嚴大經》以為莊嚴佛土之淨業，願乞一言以開示之。余曰：「佛子諦聽！爾以何為大經？以何為淨業？爾以書寫紙墨為經乎？語言文字為經乎？以運動折旋為淨業乎？以點畫分布為淨業乎？若以書寫紙墨為經，則市肆案牘無非大經；若以語言文字為經，則談呼戲笑世俗文字無非妙理。斯則本無欠缺，又何庸書？若以運動折旋為淨業，則日用尋常咳唾掉臂，無非觀音入理之圓通；若以點畫分布為淨業，則迎賓待客舉箸拈匙，無非普賢之妙行。如是則本自具足，又何別求？捨此而言法行，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。雖然，盡十方是常寂光，元無明昧；極法界是清淨土，本沒精麤。森羅萬像皆海印之靈文，鱗甲羽毛盡法身之真體；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，雨施雲行盡顯神通之妙用。如是則無背向、無去來、無取捨、無始終。三際為之不遷，十世圓成一念，此法界無盡藏也。爾欲於無盡藏中，徒以區區生滅心行，指色相莊嚴為法行，求淨土之真因者，是以牛糞為旃檀，魚目為意珠也。況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，爾欲以有限之四大、涓滴之身血、剎那之光陰，而欲寫無盡之真經，作難思之佛事，是猶點染虛空，捫摸電影也。爾其參之！如其未然，試向五老峰頭諦觀山色湖光，聽鳥語溪聲，與毘盧老子坐普光明殿，與十方無盡身雲、剎塵海會，說法界普照修多羅時有何差別？參參！」

示懷愚修禪人

學人圓修自吳中一缽走瘴鄉，侍余二載餘，適余於戈戟場中而作佛事，修精持一念，作務為眾先，晝夜無倦，始終如一日。余時時泠眼覷之，頗有衲子氣息，念末法向袈裟下提持此事者難得其人，心甚愛之。頃，辭余欲參諸方知識，臨行乃問：「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有，病在甚麼處？」老人曰：「病在沒有處。」因說此〈偈〉以助行腳：「四大本空空是病，五蘊非有有成非，兩頭坐斷無消息，始信家山到處歸。」

示西樵居士(吉水人)

《圓覺經》云：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，於諸妄心亦不息滅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於無了知不辯真實。」此語古德每每拈示學者，多落思惟窠臼，獨中峰各注一「不」字，此金剛圈也。

示陳生資甫(八條)

孔子曰：「知幾其神乎？」說者謂：「幾者，動之微。」學者當於未動時著眼方乃得力。
○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，正好於六祖「不思善、不思惡，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」同。參！
○文者心之章也，學者不達心體，強以陳言逗奏，是可為文乎？須向自己胸中流出，方始蓋天蓋地。
○《宗鏡》云：「聲處全聞，見外無法。」此語非透出毘盧頂[寧*頁]上行者，定不知話頭落處。
○儒生有志於道者，獨向禪中求做工夫，卻不知念茲在茲便是上乘初地。
○夜氣清明攝心端坐，返觀內照寂然不昧處自見本來面目，毋自欺也。孔子云：「吾未見好德如見好色者也。」足知天下不欺者鮮矣！
○飄風驟雨，颯然而至，試觀風從何來？雨從何至？此觀識得分明，萬物在已。
○譬如嘉苗望其秀實，賊蝨不除難其成矣！不獨世間，叢林學道亦然！

示離際肇禪人

若論此事本無向上向下，纔涉思惟便成剩法，何況以有所得心入離言之實際乎？禪人果能決定以生死為大事，試將從前厭俗心念，乃至出家已來所有一切聞見知識，及發參求本分事上日用工夫，著衣喫飯、折旋俯仰、動靜閒忙，凡所經歷目前種種境界微細推求，畢竟以何為向上事？再將推求的心諦實觀察，畢竟落在甚麼處？凡有落處便成窠臼，即是生死窟穴，皆妄想邊事，非實際也。《經》云：「縱滅一切見聞覺知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」古人目為黑山鬼窟，正是參禪大忌諱處，何況以生滅粗浮想像入究竟際？遠之遠矣！所謂舉心即錯，動念即乖。直若將不舉心、不動念處當作玄妙，又落玄妙窠臼。昔有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玄中玄？」州云：「汝玄來多少時也？」僧云：「玄之久矣。」州云：「若不是老僧，幾乎玄殺。」你看古人一語如金剛王寶劍，斷盡凡聖知

見。如是觀之，此事豈可以唇吻能道、紙墨文字可能形容？只在學人日用舉心念處諦實觀察，但有絲毫情見乃至玄妙見解粘滯處，便是妄想影子，都落生死邊際，非離際也。離際之際名為實際。實際無際，無際則不落聖凡邊際。聖凡不落，生死情忘，古人所謂：「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。」斷則無事矣！方名無事道人。事既無，又向甚麼處求玄求妙？所謂：「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。」到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，大似啞子喫黃柏，難以吐露向人。禪人但辦一片生鐵心腸，如此一直行將去，不必將心待悟，亦不必計其歲月日時，只須將前後無量劫數直下拈在目前，任他生死、去來、起滅，即此現前一念，決定不為他浮光幻影遷移；縱是刀山火聚，淨土天宮亦任頭出頭沒，而此一念孤光畢竟不被他搖奪。如此可稱大力量人，方纔是真正出家兒。不被生死籠罩、不被聖凡埋沒、不被三途遷訛，如此始得名實相應，乃是真實離際也。

示懷愚修堂主

古德云：「盡十方世界，通是衲僧一隻眼；虛空萬象，鱗介羽毛，洪纖巨細，通是大毘盧藏一卷經。」以如是眼讀如是經，盡未來際不休不息，此普賢大士一毛孔中最微最細少分佛事。一毛如此，況一一毛孔乎？正報毛孔如此，況依報世界微塵乎？一塵如此，況塵塵乎？且塵含巨剎，況塵塵之剎、剎剎之塵乎？以此深觀則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，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，此普賢之真經。能見此經則為文殊之智眼，即以此眼觀塵中之眾生，一一眾生盡說此經，使之一一聽者當下了知一切聖凡本來無二無別，吾人即具此眼、轉此經、度此眾生。雖云：「使盡大悲，行盡大願，經剎塵劫，了無疲厭。」縱然如是，亦非衲僧本分事。何以故？以淨法界中本無動搖去來凡聖諸影像故。且此殊勝影像尚無，況諸妄想知見、佛法禪道，種種取捨諸顛倒相虛妄影耶？是知從上佛祖示人，只教歇卻狂心，不從他覓，所謂：「但自懷中解垢衣，何勞向外誇精進？」又云：「但盡凡情別無聖解，若作聖解即墮群邪。」以上神通妙用皆本分事，無奇特故，即此一味平常，何用別求佛法？

示了際禪人

余中興曹溪，重修寶林禪堂以接納四來。時，量禪人發願行乞以供大眾。當結制之初，禪人拈香請益，予因示之曰：「諸佛利生妙行原非一種；菩薩成佛妙門本非一路。故曰：『歸源性無二，方便有多門。』昔維摩大士以一缽飯而為佛事，三萬二千有量之眾食其食

者皆入律行，且道至今缽盂仍舊香飯如常，食之者律行何居？持來者神通何在？若於此透得，正所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；若透不得，更須參訪知識決擇疑情，直至不疑之地，始與本地少分相應。其或未然，未免隨波逐浪。所以僧參趙州，乃云：『學人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！』趙云：『喫粥也未？』僧云：『喫也。』趙云：『洗缽盂去。』其僧有省。禪人若於趙州說處、這僧省處會得，便與維摩方丈中諸上善人把臂共行去也。」

示容玉居士

予居雷陽之三一庵，時，居士容玉而請曰：「弟子歸心於道久矣！第志未專一，念生為名教，以忠孝為先，愧未能挂功名以忠人主，博儋石以孝慈親，心有未安，故難定志。」余曰：「然哉！夫忠孝之實，大道之本，人心之良也，安有捨忠孝而言道，背心性而言行哉？第吾人本心自有忠孝之真，而大者政不在因爵祿以輸忠，資口體以為孝也。世儒概以吾佛氏之教，去人倫、捨忠孝以為背馳，殊不知所背者跡，所向者心也。《傳》曰：『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，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。』人者仁也，性之德也。由是觀之，論事親而不知人不名為孝，論知人而不知天不名知人。言知天而不見性，則天亦茫然無據矣！是則心性在我，則為本然之天真也。能知天性之真則為真人，以天真之孝則為真孝，以之孝親，孝之大矣！子能以見性之功自修則為真修，以性真之樂娛親則為妙行，以是為孝，孝之至矣！故猥云：『以敬為重而以口體為輕者，抑又末矣！』」容玉曰：「弟子服膺明誨，見性之功誠大矣！以此娛親固所願也。第望洋若海，渺無指歸，捷徑之功乞師指示！」余曰：「古德有言：『唯有徑路修行，但念阿彌陀佛。』梵語阿彌陀，此云無量壽；佛者，覺也。乃吾人本然天真之覺性，尤見性之第一妙門也。原夫此性，先天地而不為老、後天地而不為終，生死之所不變、代謝之所不遷，直超萬物無所終窮，故稱無量壽。此壽非屬於形骸修短，歲月延促也，吾人能見此性即名為佛。且佛非西方聖人之稱，即吾人自性之真，而堯、舜、禹、湯蓋天民之先覺者，斯則天民有待而能覺，聖人生之而先覺，此覺豈非佛性之覺耶？孟子所謂堯舜與人同耳！所同者此也。能覺此性則人皆可以為堯舜，人既皆可以為堯舜，則人人皆可以作佛明矣！嗟嗟！世人拘抽一曲之見，未遇真人之教而束於俗學，以耳食為至當，無怪乎茫然而不知歸宿矣！」玉曰：「弟子蒙開示，信知自心是佛、自心作佛，不假外求，決無疑矣！但不知作佛之旨、下手工夫，願求示誨！」余曰：「吾人苟知自心是佛，當審因何而作眾生？蓋眾生與佛如水與冰，

心迷則佛作眾生，心悟則眾生是佛。如水成冰，冰融成水，換名不換體也。迷則不覺，不覺即眾生；不迷則覺，覺則眾生是佛。子欲求佛但求自心，心若有迷但須念佛。佛起即覺，覺則自性光明挺然獨露，從前妄想貪嗔痴業當下冰消。業垢既消則自心清淨脫然無累，無則苦去樂存、禍去而福存矣！真樂既存則無往而不樂，天福斯現則所遇無不安，惟此真安至樂，豈口體之能致、富貴之可及哉？此所謂：『心淨則佛土淨』，事心之功無外乎此，淨土之資亦不外於是！」玉曰：「弟子聞教心目開朗，如見歸家道路了無疑滯，第以念佛為教，何以致此孝耶？是所未安，願師指示以卒業焉！」余曰：「昔有孝子遠出，其母有客至，望子不歸，口嚙其指而子即心痛，知母憶念，遂即旋歸。且母嚙指而子心痛，以體同而心一也。子能了見自心，恍然覺悟自心即母心也。以己之覺以覺其母，以己之念願母念之，母既愛子之形，豈不愛子之心耶？形則累而心苦，念則形忘而心樂矣！且母子之心體一也。昔母念子，嚙指而子心痛；今子念母忘形，而母心豈不安且樂耶？第恐子事心之功不篤、忘形之學不至，不能如母念子之切，感悅其母之心耳！故古之孝子，不以五鼎三牲之養而易斑衣戲彩之樂，足見孝之大者在樂親之心，非養親之形也。世孝乃爾，倘能令母之餘年從此歸心於淨土，致享一日之樂，猶勝百年富貴，使母時懷戚戚之憂也。是則彼雖富貴而親不樂，即樂而有所以不樂者存。今子以念佛而能令母心安且樂，樂且久，豈非無量壽耶？由是較之，母壽無量而子壽亦無量，是淨土在我而不在人，佛在心而不在跡矣！子其志之。」

示曹溪素林裕、木菴泰兩監寺

丙申春，予度嶺過曹溪，禮六祖大師，瞻仰道骨如生，想當時踞華座萬指圍繞無異。今則堂宇傾頹，叢林弊，因慨寶林福地翻為狐兔之巢，徘徊久之而去。未幾則外魔熾起，僧徒遭難幾盡逃遁，而祖庭之害亦未有甚於今日也。余心愍之，因求當道宰官作大護法，幸制府陳公、屯鹽周公皆力振之，魔風稍息而僧力已疲極矣！時則寺僧有若素林裕、木庵泰、海月珊、見傳識，與中興為住持者，象漢權之數人者，皆誓捨身命，力持祖業以保安眾僧，日夜辛勤苦心周慮，以求為能與祖庭作一日依怙者，志甚殷也。由是眾等投誠皈依授戒，即請予入山。　聖恩有在未敢輕諾，然身雖未入而心已如金剛矣！時萬曆己亥，適南韶祝觀察以荷曹溪為己任，力致余來寺一整頓之，命大眾禮請。庚子冬，余始應命入山，不三月而百廢具舉，祛宿蠹、選僧徒、設義學、授戒法，一時翻然成化，乃為重闢規模大開祖道，以復古昔之初製。不五年而功成過半，斯實祖靈之

默啟、天龍之冥護，而裕輩一念血誠，真不減包胥秦庭之哭，其真心實行之所感召者自不可誣也。余住茲已逾五年，而奔走過半皆為經營之勞。眾等事我如一日，猶我視眾等如一子地耳！頃蒙　恩詔在宥，即身未披衣而心已解脫。一時諸弟子等各各聞而歡喜，焚香作禮執卷乞語，乃拈筆以示之曰：「諸佛眾生心無差別，所言無差別之心即所謂金剛心地也。且此一心，諸佛證之而說法、諸祖悟之而度生、菩薩修之而成道、聲聞取之為涅槃、外道執之而謗法、眾生迷之而造業、三途昧之而受苦、凡夫日用而不知。吾人以之而應緣，即爾輩為佛弟子、為祖兒孫，凡有施為莫不皆從此心流出。但順佛祖之教、為佛祖之事，心心常住、念念不壞者，即此以往歷劫不磨便為金剛心地，而為成佛作祖之正因種子矣！若夫逆之背之，雖身著袈裟心存業道，即此以往便為苦趣苦因，亦長劫不壞生死之苦果也。故曰：『三界上下法，唯是一心作。』順之即聖，背之即凡，豈虛語哉？然而此心智愚同稟、凡聖共由，但在用處不同，故有苦樂之別耳！茲若裕等數人同此心，即合山千人亦同此心也。若以此心用之於佛祖故如金剛，則將來受用亦同金剛，劫劫生生受用不盡。若夫用之於一身、謀之為一己，視區區糞壤而為樂地，心心作業，轉眼之間一息不來，便入三途而苦果無窮，亦劫劫生生受用不盡矣！此無他故，但以不明此心是成佛作祖之真種子福田耳！裕自從余授戒以來，即願持誦《金剛般若經》誓盡形壽。且此經乃吾六祖大師之心地也，能持之不忘得之於己，則將來歷劫受用無窮，即此身心常住於曹溪，故曰佛子。住此地即是佛，受用常在，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也，故曰：『天宮淨土全在當人，佛剎莊嚴盡出自己。』十界依乎一心，凡聖本無二路，汝等明見。今日老人轉曹溪為淨土，驅魔眾為法侶。苟信老人此心之妙，則汝等諸人出生死、證菩提不出一念之頃。其或未然，依舊流浪三途，沒溺苦海去也。其念之哉！」

示沙彌智融

予蒙　恩南來，諸護法延予住曹溪。初入山，首以作養人才為急，乃選諸沙彌，延明師教以本業，習威儀、禮誦、設禪堂以安居之，律以清規，眾如一指。老人以業緣牽引不能安居，時為說法更延大德闍黎以尸之。又數年而規模造就，山門大為改觀。老人嘗謂：「佛法所貴，聞薰成種。嶺南久無佛法薰習，以乏種子故信心難生。每願教僧五十三人各書《華嚴》大經一部，一、以法緣廣大為最勝種子。二、以借書寫攝持之力資初心觀行，以助入道資糧，向以內魔所汩有願未成。時眾中沙彌智融者最先發心，乃毅然首倡稟

命願書大經。老人甚嘉其志開端，書不半，而同學沙彌一時發心書寫者今七人矣。嗟乎！人之根性豈可局量哉？昔吾師釋迦牟尼往劫為凡夫時，同千人聞五十三佛名，一時發心修行，後各次第成賢劫千佛。吾師以願力勇猛故先於眾，又為十六王子時聽《法華經》，為一乘緣種，於八方各得成佛，況《華嚴》乃一乘圓頓法界無礙緣起之大經也。所謂見聞為種，八難超十地之階；善財五十三參，一生圓曠劫之果。以一字統法界之經，一行攝無邊之海。況點點畫畫心光流溢大用現前，果當人不昧則不必更參機緣而觀行自足諸法門海，不勞遠歷百城而坐參知識，豈不為最上法緣乎？若以所書之經具在目前，終身讀誦受持何用別求佛法？即六祖法化所流千七百員知識，可一齊普現於毫端三昧矣！汝當作如是觀，無為俗習情塵障智眼也。勉之勉之！」

示自庵有禪人住山

佛言：「一切眾生流浪生死，皆是妄想顛倒以為根本。」妄想不休，生死難出，故為：「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。」吾人果能頓歇狂心，便是出三界、破魔軍，露地而坐，稱為無事道人。如此則鐵面閻羅老子縱有狠心毒手，亦無打筭摸索處，往來縱橫自由自在，一大解脫人。恁麼時節，即喚成佛作祖亦不耐聽，又肯向廁溷中與痴蠅作隊偷腥撲臭耶？如此則十方世界皆成淨土，以大圓覺為我伽藍，身心充滿其中，與十方諸佛把臂共遊得大自在。此則庵即是自，自即是庵；庵即是山，山即是人。無內無外，無彼無此，恁麼則住無所住、行無所行、修無所修方稱自庵？若養嬾坐馳，三生六十劫祇為他人作奴郎耳！思之！思之！

示慶雲祥禪人

出家兒要明大事：第一、要真實為生死事切；第二、要發決定出生死志；第三、要拼一生至死不變之節；第四、要真知世間是苦，極生厭離。第五、要親近最勝知識，具正知見，時時參請，承順教誨，如教而行，精勤弗懈。不為五欲煩惱遮障、不為惡習所使、不為惡友所移、不為惡緣所奪、不以根鈍自生退屈。如是發心如是趨造，久久純熟，自然與本所願求函蓋相合。縱今生不能了悟明見自心，即百劫千生亦以今日為最初因地也。若不如是，但以狹劣知見軟暖習氣因循宴安，而欲以口頭禪、狂妄心、穢濁氣、邪見根將為出家正業，以此望出苦海，是猶適越而之燕，卻步而求前也。嗟

嗟！末法正信者稀，禪人既知所坰，當知本心以真實決定為第一義也。勉之！

示如常禪人

佛言：「辭親出家，識心達本，解無為法，名曰沙門，常行二百五十戒。」又曰：「斷欲去愛，識自心源，達佛深理，悟無為法。」又曰：「剃除鬚髮而作沙門。受佛法者，去世資財乞求取足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慎不再矣！使人愚蔽者，愛與欲也。」如是之法，種種叮嚀苦語，無非要為佛弟子者最初出家便以離欲為第一行耳！後世兒孫，身雖出家心醉五欲，不知何法是遠離法？何道是出苦道？纏綿昏迷而不自覺，且又矯飭威儀，詐現有德，外欺其人，內欺其心，包藏瑕疵而不自覺，欲求直心正念者難其人也。《淨名》云：「直心為道場。」如常有志求出離法，當以直心為第一義。珍重！

示小師大義

爾自從老人遊，迄今二十餘年，不獨執事辛勤，即罹患難、走瘴鄉已三度矣！前已遣爾歸家山事師長，爾狂心不歇復為余來。今聞爾師已作故物，爾竟不能生執巾瓶、死啟手足，是可以稱弟子乎？爾今即歸，不思何以報師恩於冥冥乎？古人參師訪友，端為成辦道業，爾今從師二十餘年，道業何在？古人羞見父母師友，爾道業無成，幸爾無父母師友，無寄羞地矣！祖師云：「眾生與佛無別，但眾生多習氣，佛祖清淨無垢耳！」爾事善知識，親聞訓誨，年亦老矣！尚然悠悠如此，竟不知此去他時後日又何面目見老僧乎？萬一老僧如爾父母，恐爾此生亦無寄羞地也。念爾忠肝義膽不減古人，昨讀達觀師語，以田光比爾，如此則老僧何以報平生乎？所謂：「諸供養中，以法為最。」今別復以此作供養以酬生平，爾其再無忘今日重別之言。臨岐執手，叮嚀珍重！

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一終

(九江府佛弟子左春魁室黃氏，男左克勤，媳呂氏、徐氏，同發心助刻憨大師法語第一卷，計字貳萬貳千九百零四個，該銀壹拾壹兩值錢整，摠願已下五卷功德，祈魁父子妻媳身躬安樂，天算綿長，彌康，多福多壽，仍願孫左天表、左天，嗣流芳，繼書香於奕世；門庭吉慶，迎萬貫以昌

隆。上報法恩，下資三有，普願法界有緣見聞
隨喜者，咸沾利樂共獲津梁。
五乳峰侍者廣益編對　海陽鄭一相謹書

崇禎己巳歲夏日匡山木石庵識)

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之二

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日錄

法語

示慧侍者

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，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然佛之知見即眾生之知見，眾生知見即生死知見，故曰：「知見立知即無明本，知見無見斯即涅槃。」斯則聖凡知見無二，而有迷悟不同者，過在立不立耳！以其知見本無凡聖，但有立即有我，有我則諸障頓起，無我則萬法平沉，是知我為生死之本也。豈特凡夫造貪痴嗔而為我障，即一切聖人、諸修行者，知見未忘盡屬我障，尤為生死難拔之根。故二種障中粗細不同，粗則易遣，細則難除，以其知見深潛根於心者難拔。故《經》云：「存我覺我，俱名障礙。」此正知見立知，幽潛如命不能自斷者。所以古人三二十年苦心參學，縱然悟得自性具足，如寒潭皎月、靜夜鐘聲，隨扣擊以無虧、觸波瀾而不散，猶是生死岸頭事，此古人大不自欺處，倘欺己欺人是自壞壞他也。侍者福慧早從老人出家，初見老人時，一蠢蠢物耳！別去十年，茲來更蠢蠢也。獨嘗喜其蠢蠢中有惺惺不蠢處，此侍者以此蠢不蠢為命根。今來又五年，其蠢日增，其不蠢蠢者亦潛滋暗長也。由是人視侍者蠢，侍者亦自視蠢更蠢，而人人不自知其為蠢也。今年夏老人從西粵回山，侍者忽出蠢狀，老人大笑其蠢無出頭時。私謂：「此蠢人立蠢為己過也。」苟能以此蠢自為受用地亦頗自足、亦可了生死、亦不負出家行腳事。若以此更立其蠢則病不止，知見立知也。侍者若能推倒此蠢，不患不與老人眉毛廝結。

示鄧司直(有引)

余度嶺之八年，有中興曹溪之舉，以今癸卯夏擇日首工，適韶石鄧生司直齋心謁六祖大師，且從余問出世法，懷香執禮，心甚懇倒。余因思六祖得黃梅衣缽，初至曹溪坐席未溫，復避難匿跡於獵人隊中一十七年。既而薙髮於菩提樹下，將歸寶林，先受韶州牧與四眾千二百人請，據座為說般若之法以開導之。從此光流八表，道被寰中，得道者如林。迨今幾千年矣，無論諸方，聲教寥寥，即茲山，山水無復，故吾而僧徒盡皆波旬，佛土翻為魔窟矣！今余感承佛祖冥囑中興祖道，豈無宿因？然八年戈戟場中不

滅獵隊，而說法之願已不待披緇深揆道緣，不敢望于六祖大師。而聽法者有鄧司直毅然先登是足，超於昔之千二百矣！老人歡喜不禁，故亦為說般若之法以為前茅。如吾佛祖所云：「若為一人，眾多亦然。」鄧生持此自利利他，未必不為廣長舌也。因示之曰：

「佛祖出世說般若之法，教人修行必以般若為本。然般若者梵語，華言智慧。以此智慧乃吾人本有之佛性，又云自心、又云自性。然此性體本來無染故曰清淨；本來不昧故曰光明；本來廣大包容故曰虛空；本來無二無妄故曰一真；本來不動不變故曰真如，又曰如如；本來圓滿無所不照，故曰圓覺；本來寂滅故曰涅槃；此在諸佛圓證，故稱為大覺，又曰菩提。諸佛用之故為神通妙用；菩薩修之名為妙行；二乘得之名為解脫；凡夫迷之則為妄想業識。發而用之則為貪嗔、痴愛、驕諂、欺詐；造之為業則為[泳- 永+(瑤- 王)]為殺、為盜為妄；所取之果則為刀為鋸、為鐵為磨，乃至鑊湯爐炭，種種苦具皆從此心之所變現。正若醒人無事，種種樂境俱在目前；而少時昏睡沉著，忽然夢在地獄，種種苦事一時備受，辛酸楚毒難堪難忍，正當求捄而不可得。時堂前坐客喧譁未息，隨即驚覺呻吟而起，視其歡娛之境居然在目，而酒尚溫、餚尚熱也，且枕蓆之地未離，苦樂之境頓別。要之，樂向外來，苦從中出。由是觀之，天堂地獄之說宛然出現於自心，又豈為幻怪哉？是皆迷自心之所至耳！《經》云：『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。』又曰：『三界上下法，惟是一心作。』以此觀之，豈獨佛法說一心？而從上聖賢乃至一切九流異術，極而言之，至於有情無情無不從此一心之所建立，但有大小、多寡、善惡、邪正、明昧之不同，所用之各異耳！略而言之，若堯用之而為仁；舜用之而為智；三代用之而為勇；桀紂用而為暴；周公用之而為孝；孔用之而為權；孟用之而為辯；老用之而為嗇；莊用之而為肆；蘇、張用之而為詐；商、斯用之而為刻；乃至亂臣賊子用之而為篡為弒、為姦為盜、為術為數、為愚為智；百姓日用而為飲食男女，起居動靜為善為惡、為夢為覺。大而觀之，聖人用之而不盡，賢人小知而不能用，其餘皆日用而不知也。豈有情之類，人獨然耶？物亦有之。若鳥得之而飛、獸得之而走、魚得之而游，蟯蜎蠢蜎各得其所得，而自足其所足。此又大小、多少之辯也，猶有情也。若夫天得之而覆、地得之載山、水得之而流峙、艸木得之而繁植，故曰：『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，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。』此皆般若之真光，吾人自心之影事也。以此看來，吾人本有之心體本來廣大包容，清淨光明之若此。而目前交錯雜沓陳列於四圍者，種種境界色相又皆吾心所現之若彼，吾人有此而不知，固可哀矣！且而誤取自心以為貪愛之樂地，目悅之於美色、耳

悅之於[泳- 永+(瑤- 王)]聲、鼻悅之香、舌悅之味、身悅之觸、心悅之法，又皆自心所出，又取之而為懽為樂、為貪嗔痴、為[泳- 永+(瑤- 王)]殺盜妄而造作種種幻業，又招未來三途之劇苦，如人夢遊而不覺，可不大哀歟？以其此心與諸佛同體而無二，歷代祖師悟明而不異者，獨吾人具足而不知。如幼子逃逝而忘歸，父母思而援討之。所以釋迦出世，達麼西來，老盧舂米於黃梅、張網於獵隊皆為一事，乃至曹溪所說三十餘年，諸方流衍千七百則，皆指示於人者。盡此事也，豈獨老盧？即老人今日為司直所說者亦此事也，而司直與諸現前共聞見者亦此事也。是知此一事外皆成魔說，為戲論耳！是則諸佛全證若不出世則辜負眾生，諸祖悟之而不說法則辜負諸佛，凡有聞者而不信不解、不受不行則辜負自己。負眾生者慢，負諸佛者墮，負自己者癡。斯則佛祖可負而自己不可負，以其本有而不求、具足而不善用，譬如持珠作丐，可不謂之大哀歟？司直今者身嬰塵海、心墮迷途，忽然猛省回頭尋求此事，是猶持珠之子恥與丐者為伍，心心向人求自足之方。茲老人頓以此法直指向渠，儼若指示衣底神珠原是司直固有，亦非老人把似以當人情世態也。然此如意寶珠隨求而應，種種事業受用境界無不取足。至若求其隨應之方，又在司直自心善巧精勤克苦之力耳！若果能自肯極力自求，一旦豁然了悟，則將山河大地鱗甲羽毛，與夫三世諸佛、歷代祖師，及堯舜周孔事業一口吸盡不假他力，否則依然一夢想顛倒眾生耳！又何以稱為大丈夫哉？司直司直！寧可上負佛祖、下負老人，萬萬不可自負、負君、負親也。老人今日所說般若，皆從上佛祖心地法門，即與六祖大師最初所說不差一字。第最初唯聞者爾一人，既以一人而當昔日千二百眾，且當時曹溪聞法了悟自心者三十餘人。司直之生已去古人千載，而染習濃厚又過無量億倍。即今果欲矢志荷擔此事誠非細事，當於日用現前宿習惡業種種魔事極力排遣，橫身力戰，於諸魔隊中又當如一人與萬人敵，少有退屈則負墮不少。爾其念念回光心心觀察，除卻目前已作未作種種妄想，如何是鄧司直本來面目？參參！」

示曹溪侃無昂監寺

鄧林之木雖多，成材者寡；滄海之產雖眾，稱寶者希。孔子曰：「才難，不其然乎？」即吾佛說法四十九年，但以十大弟子各稱第一，而得正法眼藏者人天百萬，獨迦葉契心，古今傳道稱的骨兒孫者亦不易也。至我六祖大師說法，曹溪坐下不少千僧。《壇經》載悟道者有四十三人，而見稱者唯五六人，大闡其道者獨南嶽、青原二大老而已。嶽師侍祖精勤，日夜不離左右者逾十九年，與青原共

命終祖之世。故自有叢林以來，凡善知識開堂說法務在得人，單以二老之苦心為家範，此得人之難，而求其師表百世者亦更難也。老人度嶺之初，過曹溪謁六祖大師，視其山門破壞幾至掃地，一眾惶惶無所依怙。而所以願叢林興安大眾以存、祖師一脈如線之緒者，於千僧中得裕、權、識、泰、珊五人焉！其所願老人為依怙者，若嬰兒之望慈母；其所以存叢林之志，不減包胥之存楚而乞於余者，不減秦庭之哭也。於是老人哀其誠而來，力任中興之責，剔蠹釐敝，百務具舉，選眾僧學禮誦法，擇其中堪為童蒙表率而稱教授師者，得三人焉。既處之歲月，察其心術之微、操履之端，言行相符，以成後學、繼前修、念祖道保護叢林者，唯昂監寺一人而已。三人之中，誰不曰比肩，而趨操不一，志行不齊，如胝黑白瞭然也。要之，是非可否？平素出眾口之評，如衡石重輕之在人耳目者非一日。余目擊其操履，如孔子觀人之法，察之亦非一日。故諸監寺之乞余言，欣然即發。獨此三卷藏之五年，余實未敢輕諾者，非吝法也，以其古人授受之際不妄許可，倘一失言，不唯失人抑且失法眼矣！故知人之難聖哲所病，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，未易測識。所謂：「人心險於山川，而難知於天。」天猶有四時之序，而人者深情厚貌，外威儀而中蛇虎者不易知也。語云：「疾風知勁艸，板蕩識忠臣。」若人人皆可稱忠孝，則世之忠臣孝子蓋多多不足奇矣！以其希故見其難，以其難故為忠臣孝子者不易也。余嘗謂宣盂稱得士，而冒死立孤者獨程嬰、杵臼二人耳；楚國號多材，而捐軀復楚者獨一申包胥耳！嗟乎！吾徒之為沙門釋子者，骨肉肝腸皆佛祖之所化也，生死升沉亦佛祖之所賴以轉也，求其一心如古豪傑之所為者希，以其自愛業身，而造苦具不惜橫身捨命而甘心焉？故求其一念知非，能體祖師之家業者，難得其人矣！是知家無賊子家不破、國無賊臣國不忘、人無惡行身不殞、士無苦行名不揚、善無橫逆道不高、心無堅忍道不大。是知善惡雖殊，倘不負堅忍不拔之志，不能成其善惡之實，苟無善惡之實，而其報應不舛者不足憑也。語曰：「積善成名，積惡殺身，積水成海，積土成嶽。」昂子知此，不必患彼惡者之自積，當患己躬下忠貞道業之不積耳！孔子曰：「不患莫己知，求為可知也。」藉六祖知子有此心，亦只如老人之所告子者勉之耳！更有何法，則為墮增益語障。

示曹溪海月珊監寺

余蒙　恩度嶺，當丙申春二月過曹溪謁六祖大師，見其香燈寥寥，叢林凋蔽，零落殆盡，徘徊久之。適有僧具威儀向前作禮問訊甚恭，予見其精誠端慤，喜而謂曰：「此本色山僧也。」明年丁酉時

魔風競作撓，此道場幾至破壞，而僧徒無依。時珊公與同儕數輩謁余於五羊，將請余為授戒法，余始知向作禮者為珊公也。至庚子冬，予應請入山，時見公率諸弟子侍祖師塔，察其供養之精誠，宛若祖師在生無異也。余因歎曰：「祖庭千年不朽者，所賴兒孫一點孝敬心耳！」故世尊曰：「孝名為戒。」即儒之孝為仁本，此道根也。及余住山中，最初安居，凡所經營固出眾心，而任勞任怨珊公居多，其憂勤惕厲小心敬慎，端若孝子之於慈父，憂喜疾痛靡不關之。余是知事祖之心不異事余，故余屬之常住與眾，等心一力忘身祖道，即今日之叢林再整、法化重興，固祖靈之默啟，實珊等孝誠之所感格也。語曰：「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」嘗念余非祖師攝受不能至曹溪、曹溪非余來不能有今日，即非公等之孝敬無以繫余心，而叢林中興之功德非純誠難以取究竟全始終，摠是一大事因緣實非偶然。且幸修建祖庭工程苟完，余於丙午八月二十日即夢恩詔許為僧，以此始末之徵，足見余非無因而來，公等亦非無因而生斯世遇斯事也。想昔日當祖道大盛之時，悟道弟子三十餘人，公等為灑掃執侍人耳！不然何以有緣見我親近哉？昔世尊于大通智勝佛時，為諸弟子說《法華經》畢竟，至釋迦出世同出一會，一一授記成佛。以昔日之夙緣，今日之現證，則將來彌勒補處龍華會中豈少一人？即堅持此心，以光祖道為任，護三寶為懷，即一艸一葉、滴水莖薪，凡有益於叢林、有補法道者，即為金剛種子成佛真因，使永劫瞻依、十方攸賴，即同祖法身常住，而與曹溪溪聲山色爭相秀媚也。視彼區區自絕於法門者，實天淵矣！可不勉哉！

示妙光玄禪人

從上諸祖光明照耀，為天人眼目作大法施者，未有不自辛苦切磋中來。故入道因緣門頭各別，但隨夙習般若種性淺深不一。有先頓棄文字單提古德機緣話頭而悟入者；有先從教中親習種種修行玅門，而後拋卻雜毒專依觀行而悟入者。如永嘉大師於天台止觀頓見自心如觀掌果，及見曹溪如脫索獅子。老盧極盡神力，剛道得箇「如是如是」而已。此即從上知識第一箇樣子也。玄禪人歷遍諸方，久依講肆，而於佛乘教眼已窺一斑。若即其所窺，苟能鏟去一切知見文字習氣，而於離文字外佛祖向上一路單提力究日夜參求，參到佛未出世、祖未西來，一著冷地向自己胸中忽然迸出如冷灰豆爆，是時方信一切諸法不出自心，轉一切山河大地、艸芥塵毛皆為自己，如此任運隨宜作法施因緣，是則名為開甘露門，向佛祖頂[寧*頁]上行也。若心志狹劣，將口頭殘茶剩飯當作無上妙味，如此自抹不了，又安敢言佛法知見乎？

示寬雨行人

昔人為生死行腳而不知生死，大似人皆飲食而不知味，可哀之甚也！所謂日用而不知者，此耳！其過在不知本有。若人知有便知自重，知自重則不隨物轉而能轉物矣！《詩》有之曰：「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」要知非金剛心地靡不為物所轉者，既為物轉則隨他去也，可稱行腳衲子乎？寬雨自北而南來慰余數矣！不為艱難道路饑寒困苦所轉。老人先但知其腳跟勁，故稱為「鐵腳」，今見其心不移，故復以「剛腸」二字美之。然剛腸乃老人所知，其行腳事定非爾所知，若稍知行腳，便不恁麼驀直去也。老人愍其愚而恐其所不知，故復以此書發付再行腳去。若此後摸索鼻孔不著，他時異日定難似今日相見也。

示如良禪人

佛言：「剃除鬚髮而作沙彌，離欲寂靜最為第一。」是知欲乃生死路頭第一大事也。故切呵之戒之，離此便得安隱快樂。而眾生所以沉淪苦海不得速登彼岸者，獨欲為過患耳！佛言：「諸苦所因，貪欲為本。」若滅貪欲，無所依止。且三界為一切眾生所依止之宅，而以欲為基址而塵勞聒聒，皆此為喧鬧耳！今欲一離，依止便無，所謂破三毒、出三界、破魔網，爾時如來一大歡喜。是知五欲不離，三界難破。而我如來悲愁可知，要求寂靜解脫難矣！如良少小出家多方行腳，今遇老人發菩提心授沙彌戒，志修離欲行，此則願出生死第一妙行也。第恐志不堅、行不力耳！佛言：「久受勤苦，乃可得成。」當決定志，直至成佛而後已。此乃真志離欲行也，但辯肯心必不相賺。

示周暘孺

周子請益法相宗旨，老人因揭六祖〈識智頌〉曰：「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，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。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轉名言無實性，若於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」此八句乃發盡佛祖之心髓、揭露性相之根源。往往數寶筭沙之徒貪多嚼不爛，概視此為閒家具，曾無以正眼覷之者，大可憫也。咸謂六祖不識字、不通教，何以道此？特自障耳！教中原有性、相二宗說者，以禪為性宗、以教為相宗，非也。殊不知佛祖慧命只有八箇字包括無餘，所謂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」以唯心故三界寂然了無一物；以唯識故，萬法樅然。蓋萬法從唯識變現

耳！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。所以佛祖教人，但言「心外無片事可得」，即黃梅夜半露出「本來無一物」。即此一語，十方三世諸佛、歷代祖師盡在裏許擘不破，故衣缽止之；即二派五宗都從此一語衍出，何曾有性相之分耶？及觀〈識智頌〉略為注破。若約三界唯心則無下口處。因迷此心變而為識，則失真如之名，但名阿賴耶識，亦名藏識，此識乃全體真如所變者。斯正所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，乃真妄迷悟之根、生死凡聖之本。《楞伽》云：「藏識海常住，境界風所動，洪波鼓冥壑，無有斷絕時。」既云藏識即阿賴耶，而又云常住，則本不動也。然所動者非藏識，特境界風耳！〈偈〉云：「前境若無心亦無」，是則取境界者非藏識，乃生滅心耳！此生滅心強名七識，其實是八識之動念，所謂生機。若此機一息，前境頓空，而六識縱能分別亦無可寄矣！若前五識原無別體，但是藏識應緣之用，獨能照境不能分別，故曰同圓鏡。其分別五塵者非五識，乃同時意識耳，故居有功；若不起分別，則見非功矣！由是觀之，藏識本真，故曰性清淨。其過在一念生心，是為心病。有生則有滅，惟此生滅如水之流，非水外別有流也。但水不住之性見有流相，有流則非湛淵之水明矣！故《楞伽》二種生住滅，謂相生住滅、流注生住滅。此二種生滅總屬藏識。生滅不滅則前七識生，生滅若滅則唯一精真，其真如之性自茲復矣！復則識不名識而名智，故曰「心無病」。六祖大師所頌，約轉八識而成四智。大圓鏡智，藏識所轉；平等性智，七識所轉；妙觀察智，六識所轉；成所作智，前五識轉。以妄屬藏識之用，故真亦同圓鏡。然六、七二識因中先轉，五、八一體至果乃圓。如此觀之，識本非實而妄有二用，故曰「但轉名言」而已，換名不換體也。且此轉不在禪定修行，唯在日用一切；聖凡同時轉之，唯在留情不留情之間，故有聖凡迷悟之別。周子有志于此，諦向日用轉處著眼，試定當看。

示舒伯損

舒生伯損有志於道，請益，因示之曰：「老氏有言：『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損。』蓋為學者增長知見以當進益，殊不知知見增則我見勝，我見勝則氣益驕，氣益驕則情愈蕩，情蕩則慾熾而性昏矣，性昏而道轉遠，是故為道者以損為益也。吾人性本清淨了無一物，所謂纖塵不立性之體也。由其習染濃厚，發而為貪為嗔、為痴為慢，故縱情物欲，物欲厚而性日昏，所謂有餘之害也。今之為道者但損其有餘以復性之所不足，性體若足則道日光，由是發之而為忠為孝、為仁為義，推而廣之以治天下國家，則其利溥而德大，以致功名於不朽者。皆損之之益也。故在《易》

卦：『損上益下曰益，損下益上曰損。』斯言由損以及行義達道為益也。苟不自知所損，徒以增長知見為學，則損益倒置，又何能以盡性哉？是故志道者損之為貴。」

示文軫

仲尼有言曰：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；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又曰：「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且曰：「富若可求，不羞執鞭。」既曰可求，而又曰富貴如浮雲，果有求耶？果不求耶？蓋曰：「不義之富如浮雲。」而甚言必不可求也。此君子有固窮之訓，小人有斯濫之譏，此吾聖人教人以安命定志之本也。嗟嗟！世人不達大命之本而岌岌窮達之場，未了性命之源徒懷得失之念。夫得失驚心則取捨異趣，而紛飛之念交錯於胸中，欲求志定而理明，德新而業進，其可得乎？

示劉平子

向道不難而難於發心，道不難學而難於外求，道不難會而難於揀擇，道不難入而難於自足，道不難悟而難於求玄。學道之士於此一一勘破，不被人瞞，而心曠神怡翛然獨步，此之謂玄通之士也。
〇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此語直示千古修行捷徑。吾人苟知自性本近，唯因習而遠，頓能把斷要津，內習不容出、外習不容入，兩頭坐斷，中間自孤。自孤處正謂「如有所立，卓爾！」若到卓爾獨存之地則性自復。
〇道在日用而不知、道在目前而不見，以知日用而不知道、見目前而不見道，非道遠人，人自遠耳！故曰：「道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法，亦不離目前，非耳目之所到。」苟能透過目前逆順關頭、毀譽境上而不被牽絆，橫身直過，如此用心則聖人不在三代，今古不離一念矣！有志向道，初發心時便從此入。

示歐嘉範

世以忠臣孝子為第一義，且曰：「忠出於孝，而始於事親。」語曰：「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」夫天即吾人本然之天性也。故人之于世百凡可假，獨事親之念最真，以出乎天性故也。吾人既稟此性而為人，不知天性之本然，則不知人之所當貴也。誠能知人之可貴，則于一切虛浮雜染垢濁之事，自不敢

留滯於胸中，以障本有之虛明。甘為凡庸而墮日用不知之誚，是可惜乎！一復本明則聖賢在我，故曰「道不遠人」，此之謂也。

示李子晉

人性本明，為物欲情塵之所昏蔽，故於日用而不自知，故曰：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也。吾人苟有志於復性工夫，不必向外馳求，但於日用見聞知覺、習染物欲之偏重處念念克去。克之既久，物撤塵銷，本明自露，譬如磨鏡，垢盡明現，然鏡體本明非待磨而有也。故凡有志向道工夫，當以克磨惡習為入門初地。

示李子融

昔人云：「割髮宜及膚，剪爪宜侵體。」言其切也。故學道之士先須辦長遠不退之志，下一分篤實苦切工夫，如登萬仞高山，不至極頂而不已。步步努力、心心不退，不為毀譽之所傾動、不為是非之所搖奪、不為困橫之所抑措。如一人與萬人敵，小有退怯前功盡棄，又豈可以不堅固心而至不退安樂之境界耶？

示歐嘉可

語曰：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」此言其道在日用至近而知之者希。故古人謂：「除卻著衣喫飯更無別事。」是則古今兩間之內而被穿衣喫飯瞞昧者多矣！倘不為其所瞞者則稱豪傑之士矣！故學道之士不必向外別求玄妙，苟於日用一切境界不被所瞞，從著衣喫飯處一眼看破，便是真實向上工夫。有志於道者當從日用中做。

示梁騰霄

士君子之處世也，當其未遇，靡不志願匡主庇民，建不朽之事業。至一登仕籍，但務立名為心，忘其所以為功，久則漸染時俗，心神渾濁，不覺流入富貴之途，甚則名亦無所顧忌，究其初心不可得矣！何也？以最初志願不從根本實際中來，第為浮慕妄想而已，原非堅固不拔之志，安能立不朽之業哉？孔子曰：「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。」然當隱居之時，所求之志即行義之道也，故曰志於道。所謂志於道德者，功名次之；志於功名者，富貴次之；志於富貴者，則無所不至矣！然所志之道即率性之道也。德者，明德之謂。是知道德乃吾人真性實際根本也。故曰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

道生。」歷觀古之聖賢，光明碩大照耀千古，澤流而無窮者，靡不皆從性分實際中來。發而為道德，煥而為文章，行而為事業，故功大名顯，昭然天地與日月爭光。富有天下而不以為多，鶉居鷇食而不以為少，功不期建而自立，名不待揚而自高，此豈浮慕虛想可得而至耶？是必當其隱居之時，所求之志心心皆從實際中做，積累既深而英華發現，故言則為經，行則為法，非是焦思時藝，逗湊章句、口耳記問可及也。梁生騰霄，骨剛氣逸飄若凌雲，大非風塵中人。每從予遊，聞一字一句未嘗不驚心惕慮。予固知其非凡材也，第未深究其志耳！間嘗請益，予謂：「學者固當求志於道德，故凡志於道德者，必先究吾人根本實際也，要從真性流出。然此真性至廣至大，位天地、育萬物，光明清淨蕩絕纖塵，此吾性之體，所謂仁也。此體之中一塵不立，但有一念妄想即屬有我之私，有我則與物對。物我既分，人我兩立。人我既立則大同之體昏塞，不得為仁矣！本體昏塞則諸妄交作，於此縱有功名之志，皆從妄想發揮，凡有作為皆非真實。根本既妄則腳跟不穩，由是一入世緣頓染流俗宜矣！梁生從今當做自性工夫，從實際參究，自性一明則宇宙在手，萬化生身，又豈區區功名富貴可寄哉？《傳》曰：『明德為本，新民為末。』孔孟之學皆本於此。梁生倘於自性未能的究根本，但將六祖『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？』話頭蘊在胸中，二六時中切切參究，參到一念不生處，忽然識得本來面目，方見老盧不吾欺也。梁生勉之！」

示游覺之

般若體性人人具足，但以習氣厚薄，故障有輕重之分則人有智愚之別，是知貪嗔癡愛現前皆全體獨露之時，第為濁智流轉不自覺察，所謂日用而不知也。嗟乎！聖人不異凡民，獨其日用現前境界，紛拏交錯之時一眼覷透，不為所瞞昧欺奪耳！由是觀之，平等性智念念現前，如大火聚，自一切境界洞然矣！

示優婆塞王伯選

古人多稱塵勞中人，有志向上求出生死，謂之「火裏生蓮」，以其真難得也。以一切眾生無量劫來耽湎五欲而為煩惱火燒日夜熾然，未曾一念迴光暫得清涼，直至如今能於烈焰熬中猛地回頭頓思出路，豈非蓮華生於火內也？伯選閩人，來賈於粵，參禮老人求出離法。老人憐之為授五戒，開示念佛法門專心淨土，然此淨土豈從外得耶？《經》云：「心淨則佛土淨。」以吾人自心是佛，唯心是

土，淨穢不二，心佛一如。如是觀察，作如是念，念念薰修，一心清淨，光明煥發，十方佛土皎然在前，又何勞十萬億外別求妙麗乎？古德云：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。」若達此旨，則日用塵勞頭頭淨土、念念彌陀，不出娑婆頓生安養矣！

示寂覺禪人禮普陀

寂覺禪人將東禮普陀，乞一語為行腳重。老人示之曰：「古人出家，特為生死大事，故操方行腳參訪知識，決擇已躬下未明公案，故不辭艱辛登山涉水，必至發明徹悟而後已。今出家者空負行腳之名，今年五臺、峨嵋，明年普陀、伏牛，但只口口為朝名山，隨喜道場而已，其實不知名山為何物？道場為何事？且不知何人為善知識？秖記山水之高深，叢林粥飯之麤而已，豈知此外更有事哉？走遍天下更無一語歸家山，可不悲哉！禪人今將禮普陀，是求大士之攝受也。且大士法身普遍十方，即不出門一步而求之，未嘗不應，何必待至普陀而後見？且南海無涯乃生死苦海之波流也、普陀山色乃大士法身常住也、海振潮音乃大士普門說法也，禪人果能渡生死海，睹大士於崖前、聽法音於海岸，返聞自性，徹見自心，即是証圓通於耳根，據寂滅於足下。如此證驗，不惟不負行腳之艱難，亦可斷塵情于當下，頓超生死，迴出常流，是可名為真正出家丈夫漢。其或未然，徒悠悠道路泛泛常情，虛往虛來於已無益，即大士現在頂門亦不能為拔生死業根也。禪人自定當看，若大士有何言句，歸來當為舉似老人，慎勿虛費艸鞋錢也。」

示梁仲遷

梁子四相，字仲遷，從老人遊有年。老人愛其心質直而氣慷慨，每見事之不平，無論可否，或義有可為者，即放捨身命以當之。老人每責其麤浮，以有道體而欠涵養操存之功，若駿馬而無啣轡以御，終不免其蹶。老人居常切戒而勸進以道，梁子侍老人若嬰兒之恃慈母，將有所保也。老人將行，梁子愕然自失，相送韶陽舟中，乃請法語以書紳，時風波中未暇及也，別後不能忘情，梁子復以書請，乃書此寄之。予謂梁子：「有道者，心質直而不曲，此道之本也。慷慨近勇猛，赴緩急近慈悲，忘身以赴之，是不量力、不審權、不探本，而事末皆麤浮血氣之所使，非由道力發也。古之聖人涉世有體用全彰，故應不失時。若明鏡之照妍醜，權衡之定重輕，殊非漫任血氣者可比也。梁子自今已往，當先洗除習氣潛心向道，將六祖『本來無一物』話頭橫在胸中，時時刻刻照管念起處，無論善惡即

將話頭一拶，當下消亡，綿綿密密，將此本參話頭作本命元辰，久久純熟，自然心鏡虛閒，動靜云為凡有所遇則話頭現前即是照用分明，不亂即是定力所持，自不墮麤浮鹵莽界中，不隨他腳跟轉矣！即讀書做文字亦不妨本參，讀了做了，放下就還他箇『本來無一物』，自然胸中平平貼貼。久之，一旦忽見本無心體如在光明藏中，通身毛孔皆是利生事業，又何有身命可捨哉？如此用心操存涵養，心精現前，看書即與聖人心心相照，作文皆從自性流出，此是真慷慨丈夫之能事。所謂：『樞得寰中，以應無窮。』即建功立業皆成不朽。梁子既有其本，又何憚而不為哉？」

示劉仲安

予居五羊，一時從游者眾，睹其劉子骨剛氣渾，貌古神清，予謂夙具般若緣種，器近於道，但隨眾親近而已，未有異於人也。頃，予將有南嶽之行，激發諸子宜以道為任。劉子送於舟中，特請益曰：「弟子志道之心甚切，但為宿習濃厚妄想纏繞，不能直造向上，望師指示。」老人謂曰：「子知妄想，則妄想自不能纏繞矣！既稱妄想則本無實體，譬如空華安能結空果耶？由子不達妄想本無，認作實法與作對待，念念與之打交滾，絕無一念休歇之時。斯則但以妄想為主，而當人本體為之埋沒，所以見其造道之難耳！豈不見僧問古德云：『妄想不停時如何？』德云：『妄想不惡。』以吾人本來光光明明了無一法，但由一念不覺，全體變為妄想；若能就妄想起處著力一照，當下化為光明藏矣！豈更容其纏繞耶？以不達本來無也。所以六祖於黃梅會下，剛只道得個『本來無一物』，遂得衣缽南來。子從今日用做工夫，只將『本來無』一句作話頭，二六時中切切參究，但看妄想起處，切莫隨他流轉，當下一拶，自然掃蹤滅跡矣！若悠悠怠惰縱情自畫，此子之過，非道之難也。慎勿自棄，子其勉之！」

示觀智雲禪人

學道人，第一、要看破世間一切境界，不隨妄緣所轉。第二、要辦一片為生死大事，決定鐵石心腸，不被妄想攀緣以奪其志。第三、要將從前夙習惡覺知見，一切洗盡不存一毫。第四、要真真放捨身命，不為死生病患惡緣所障。第五、要發正信正見，不可聽邪師謬誤。第六、要識得古人用心真切處，把作參究話頭。第七、要日用一切處正念現前，不被幻化所惑，心心無間，動靜如一。第八、要直念向前，不可將心待悟。第九、要久遠志，不到古人田地決不甘

休，不可得少為足。第十、做工夫中念念要捨要休，捨之又捨、休之又休，捨到無可捨、休到無可休處，自然得見好消息。學人如此用心，庶與本分事少分相應。有志向上，當以此自勉。

示了心海禪人

古人出家，單為生死大事操方行腳，參師訪友只為決擇已躬下向上一路，不明不已，故善知識單以此事示人。近來法門寥落，諸方罕聞豎此風者，行腳到處但鼓粥飯氣息而已，良可悲也！老人寓靈湖蘭若，適了心禪人從伏牛來參，似非尋常粥飯者。今將返伏牛，拈香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方今海內禪林，第一賴有牛山苦行，非諸方可及。學道之士苟能拚捨身命，一生定不空過。但日用工夫單提一念話頭最為綿密，所以不得超脫得大自在者，以一向死守話頭念念不捨，不知參禪最先要內脫身心、外遺世界，離念一著，所以繫念返為念縛，故不得超脫大自在地耳！禪人此番入山，幸仗規繩大眾夾持，正好隨場下手著力，但於念念中看覷念未起處，用在離念一著，久久忽然念頭迸斷，心境兩忘，如脫索獅子自在遊行，他時再見老人決不似今日眉目動定也。」

示湘潭諸優婆塞

惟佛住世說法有常隨四眾：出家二眾，曰比丘、比丘尼；在家二眾，曰優婆塞此云近事男、優婆夷云近事女。以其在家能持五戒，可以近事三寶，堪受法利故。及佛法東來，隨時受化代不乏人，至有明心見性入祖師之室者。近來法道久湮，師承無眼，妄禮三拜，例得一名，即自稱為弟子。其實腥膻未吐、素行未改，致生譏謗全無利益，大為壞法之端，良可愍也，故老人生平未敢輕許。今觀湘潭諸弟子信心篤厚，非泛泛波流，故強允其請。但念汝等素未聞法，雖云善人，不知如何是善？今按《唯識論》說：「心所五十一，而善法唯有十一，餘皆惡心所也。」十一法者，謂：信、精進、慚、愧、不貪、不嗔、不痴、輕安、不放逸、行捨、不害，此十一法全具為純善人，但少一法即為缺德。汝等但能依教持此善法，各各究明，時時觀察提撕，於何法上有未純熟更加切磋之功，務要全美而後已，如此用心是為真實善人。所言善心者即清淨真心也，以一切眾生各各本具如來清淨真心，但為惡念染污故隨情造業而不自知。今能觀察善心則一切惡法自不現前，心自清淨矣！苟能有志漸漸深觀，只參六祖大師開示慧明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公案，時時參究，是謂向上一

路。汝等腳跟下誰無一尺土？努力前行必不相賺。若肯歸心淨土即依此法一心念佛，則現生可斷生死，永絕沉淪，但恐偷心自欺不能作真實行耳！老人強為汝等作如是說，為憐三歲子，不惜兩莖眉，切不可作世諦流布話會也。

寄示曹溪耆舊

老人住祖庭一番，特為發揚六祖出世一大事因緣，欲令大家修出世因，以種淨土之緣耳！不料中道緣差，魔風破壞，獅蟲作祟，使我不遂初心，一旦違遠祖師棄捨大眾，即今雖居寂寞之濱，未嘗一念忘其本願。其後學似有向上之志，苦無明師良友引進修行之路；其耆舊眾中有知老人之心，及痛念生死大事者，又無老人依歸，不能聚集一處同作佛事。堪嗟！日月如流，衰老漸侵死期將至，黃泉路上資糧不具，憑何法以脫三途地獄之苦報乎？言及至此可悲可痛！古人云：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」火急修行，早是遲矣！老人因此熟思再三，無可為大眾決策者。適堂主來省，正愜老人之心，因叮嚀渠回山，將老人之心揭示眾耆舊。倘真實為生死者，須大家集會一處結念佛會，同修淨業，同出生死，誓願遞相度脫。社中若有一人先滅度者，同力資助往生，豈不為第一最上因緣？即此餘年已勝百劫千生虛過也。會所最要清淨無擾，乃能成辦道業，禪堂但有後學諷誦事業，似屬煩雜，唯有老人所修無盡庵最極寂靜，色色現成，不若就此為淨業堂成殊勝事，不獨不枉老人苦心一場，亦可以酬施主功德也。其修進之規，古人六時念佛，晝夜殷勤雖是精進，恐老者不能。今折中當以四時為準，二時功課、二時跪諷〈行願品〉一卷，念佛千聲發願回向。期不計限，人不計數，但要老成信心篤實者，忘賓主、泯人我、絕是非、戒戲論，一心念佛不通賓客，專以寂靜為主，即是真阿練若正修行處也。若大眾果能洞見老人之心、諦信老人之言，依法修持，便是出生死的時節，便是與老人生生世世不相捨離，常生佛前同聽法音之時。其會集結社之人及安居之處，一聽堂主主之，便是奉行老人之教命也。其精進道業又在，大眾各自努力。古人云：「把手他人行不得，為人自肯乃方親。」所謂但辦肯心必不相賺。珍重！努力！

寄示曹溪禪堂諸弟子

老人初為祖師建立之時，大眾不知老人之心，今日老人行後，凡山門利害及禪堂設立，汝等皆樂入堂安居，是知老人之苦心也。若知老人之心則當知佛祖之心矣！汝等今思得老人似前教誨，不可得

也。然聚散之緣，雖佛祖不免在；諸弟子能知恩報恩依教修行，雖佛祖滅後亦同在世親近不異。故佛臨入滅時，諸大弟子請問：「若佛滅後，眾等以何為師？」佛言：「當尊重波羅提木叉，是汝等大師。」梵語波羅提木叉，此云戒也。故佛常言：「汝等比丘能守吾戒，雖千里外如在左右；若不奉我戒，縱對面猶千里也。」此吾佛大師金口親囑之語，可不遵乎？況今末法去聖時遙，若佛弟子不秉佛戒，將何以為修行之地？賴何以出生死之苦海乎？老人臨行特為汝等說梵網戒，不知汝等一一能堅持否？佛制比丘半月半月誦此《戒經》，如從佛親聞，作法竭麼母令毀犯，令三業六根念念檢點觀察，不許闇生罪過，不得毀犯戒根，即此便是真實修行，坐進此道，不必遠訪明師徒增辛苦也。若汝等向來未能堅持，則當從今依法半月半月對佛宣誦《梵網戒經》十重四十八輕，一一戒條熟記分明，如犯一條則於誦戒之日請軌範師作證，眾中遞相檢舉，犯者對眾懺悔再不許犯，如此則改過自新道業可就。其所犯之罪除懺悔外，眾等議定清規罰例以便遵守，如老人向日所遺教條可為常法也。眾等《戒經》習熟，則當背誦《四十二章》、《佛遺教經》、《楞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伽》諸經以為佛種。其參禪一著當遵六祖開示慧明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如何是當人本來面目？」公案，蘊在胸中時時參究，久之自有發明時節，如此方是續佛祖慧命之大事因緣也。汝等能遵此語，則如老人常住曹溪，汝等亦不必操方行腳矣！

示曹溪沙彌

庚子歲，當道延余料理曹溪，余應之，至則百廢概不能舉，因思為治之道以養材為本，遂選諸沙彌設義學、延賓師，以教習威儀、誦讀內外經書，稍知信向則披剃、立禪堂，使就清規受戒法，晝夜禮誦，是時諸沙彌始知有出家業，皆厭耕鑿而慕清修矣！余苦心十年，差有可觀遂棄去。今老矣！隱居南嶽，其諸沙彌昔受化者先未深知老人，今乃深思之，雖求一日之執侍、一言之教導難矣！沙彌某比時在孩稚，今從眾中始知老人心，求親近不可得，乃具冊遙乞開示，老人聞而悲且喜也。昔佛在時恐久住世間，薄信眾生多不敬信，遂上昇忉利令眾慕，而後來則人人皆生難遭想矣！若老人久住曹溪，諸人安能戀慕如今日哉？以沙彌之心觀眾心，豈無佛性者耶？今示沙彌，若思老人，不若思念佛、思念六祖也。若思念佛當來必有見佛之時，若得見佛便是出生死時也。思念六祖當初一賣柴漢耳！如何得今日人天供養？再思今日供養乃從拋卻母親恩愛，走向黃梅會下負石舂米辛苦中來；再思六祖三更入黃梅方丈得受衣

缽，憑何知見向五百眾中獨自得之？且人人一箇臭皮袋，死了三五日便臭爛不堪，為何六祖一具肉身千年以來如生一般？此是何等修行得如此堅固不壞？沙彌如此細細一一思想，思想不透但將《壇經》熟讀細參，參之又參。全部不能，但只將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一句蘊在胸中，行住坐臥、喫茶喫飯、搬柴運水、迎賓待客，二六時中一切處頭頭提撕直使現前，定要見「本來無一物」是個甚麼？如何是「不惹塵埃」的光景？若能如此用心，是名參禪。若參到自信不疑之地，則能真見六祖面目、方知老人鼻孔，方是沙彌真正出家了生死的時節也。若不肯向己心中苦求本分事，空思老人有何利益？一往諸沙彌但知親受老人教導，唯習威儀、動靜、禮誦文字而已；若從今日始都與沙彌所請開示如此一力做工夫，方是老人真實訓誨。老人老矣！此乃最後開示也。若錯過今日，將來縱向十方世界參訪知識，摠是他家活計，慎勿以老人此言為空談也。

示法空選殿主

佛教末法弟子修四安樂行，謂：正身、正語、正意、大慈悲心，依此而修是為妙行。然此四行而以行處、近處以為初心。蓋行處謂步步不離道場，近處謂念念不離三寶。余觀末法比丘能踐此行者，唯知殿之役最為親切，以沙門釋子不知修行之要，縱浪身心不能檢束三業，動成過惡，故罪業日深、生死難出，即能遠參知識亦不必能步步相隨心心親近。唯有侍奉三寶晝夜香燈，是不忘佛也；晨昏鐘鼓，集眾禮誦，是不忘法也；大眾和合，六時周旋，是不忘僧也；坐臥經行，不離佛殿，是步步道場也。苟能自淨其心，則一香一花皆成佛真體，舉手低頭皆為妙行，是則不動腳跟而遍參知識，豈不為最勝因緣哉？安樂妙行無尚此矣！行者勉力以盡形壽，何用別求佛法？

示方覺之

覺之方子，支離其形而天機妙發，參老人於南岳，老人見其心光炯炯，是於般若有夙種者。時來入室，老人每以向上示之，方子心領如飲冰焉！今將別老人，恐負此會良緣，拈香請益，乃示之曰：「方子無以天全其性而殘其形以為闕也。予知其天不以形累子，以真厚其德耳！世之形全者眾，而以形傷生者多矣！孰能離形釋智以全其性耶？聖人所謂形為生累，故曰：『大患，為吾有身。』故滅身以歸無，以其形銷而苦息矣！吾佛教化眾生但以破我為第一義，故入禪之要不依形骸、不依氣息，一切皆離其心自寂，心寂而樂莫

喻焉！《圓覺經》云：『當觀此身四大假合：堅硬歸地、潤濕歸水、煖氣歸火、動轉歸風。四大各離，今者妄身當在何處？』方子從此二六時中但當作如是觀，觀至一念不生處則外不見身、內不見心，身心寂然了無一法。是時始知天奪子之假，實全子之真，則子之至樂不待忘形而造乎極矣！是所謂超乎色相者，非耶？子但精進作如是觀，一旦洞然，乃信老人此語不妄。」

示智海岸書記

老人至五羊，說法穹廬，一時法性弟子與緇素皈依者眾，翕然可觀，亦時節因緣也。未幾，時故多事，法會難集。老人入曹溪，向在會者亦多退席，唯智海岸、修六逸、若惺炯三人不離執侍。及投老南嶽，則岸、逸二子相隨不捨，是感法乳情深義至高也。老人隱居湖東不覺三載，居常極其儉薄，二子恬然，想陳蔡之從不是過耳！頃，岸以師老歸省，拈香請益，願乞一語終身奉持。老人自念老矣！出世法緣會合良難。《經》云：「如大海中一眼之龜值浮木孔，豈易易哉？」嗟！子行矣！應諦聽之。佛言：「一切眾生皆證圓覺。」是知佛性在人各各具足不欠一毫，然諸眾生所以流浪生死長劫輪迴，備歷苦趣而不返者，直以背覺合塵，順生死流、隨逐魔網而不自知之過也。以不自知自覺故枉受沉淪，正似持珠乞丐不知懷中本有如意之寶，棄之而甘受伶俜，以是之故如來說為可憐愍者。老人居常，觀子天性率直忘機近道，但子習氣深厚不能自持，往往苦被宿習所牽，一入魔罥則渾身墮落，苦不自知，及猛然想起，即恨不能跳出生死，忙忙打疊修行，甚至道緣未集而熟境現前習氣又發，不覺隨波逐浪，及至回頭照管已經多時。如此起起倒倒，依傍老人二十年來，畢竟己躬下生死大事茫無歸宿。此何以故？蓋有入道之資而無堅忍不拔決定之志，故腳跟下跕立不住，胸中多生惡覺惡習，不肯痛下毒手洗刷一番耳！學道如此任情，不但今生不辦，即千生萬劫終無成辦之時也。佛言：「佛法難聞，知識難遇。」今幸遇知識聞正法，若當面錯過，再出頭來知是幾時？求如今日未可得也。子今生幸遇老人，一向動定無恒，唯今相伴二年，喜子能忍苦，可謂堅志。今又告別，恐離老人未必如今日也。嗟！予老矣！求再侍老人如今日亦未可得也。苟終身無成，豈不辜負此生一大事因緣耶？子今行矣！所叮嚀者切勿再墮魔網，當堅持特操，不可久住王城。若以二載忍苦之心侍六祖如侍老人，信「自心是佛」一語如信老人，將從前習氣忍而不發，心心揩磨念念省察，單提一句話頭，咬定牙關不可輕易放過，如此拼盡此生決志不

改，是則不但不離老人一步，即與佛祖周旋，坐臥經行不出道場之外也。不唯不負老人，抑且不負自己。

示劉存赤

頃，余投老南嶽，甲寅冬暮，茶陵劉季子遠來參叩，雪夜圍爐，寒燈相照，因問子：「一向如何用心？」對曰：「昔蒙和尚開示，〈偈〉云：『蓮華火裏生，世人謂希有，不是火生蓮，唯在心離垢。』每看此話，於末句頗得受用。」老人深喜，因示之曰：「子於『心離垢』一句得力。此語不虛亦不易到。《經》云：『凡夫賢聖人，平等無高下，唯在心垢滅，取證如反掌。』由是觀之，眾生與佛本來無二，所謂心、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，但心淨即佛，心垢即眾生。生、佛之辯不遠，只在心垢滅與不滅耳！以此心本來清淨，但以貪、嗔、癡、慢、五欲煩惱種種業幻垢濁障蔽，故名眾生；此垢若淨即名為佛，豈假他力哉？無柰一切眾生無始業障深厚，煩惱堅固難得清淨，必假磨煉之功，故有參禪念佛看話頭種種方便，皆治心之藥耳！譬如鏡光本明，以垢故昏，必假磨煉之藥。然藥亦垢也，以取能去其垢，故鏡明而藥不存矣！又如真金在礦，沙石垢穢必須烹煉之法，金精而無用其煉矣！眾生心垢難離，必須工夫精勤調治，垢去心明，故說眾生本來是佛，非一向在煩惱垢濁之中妄自稱為佛也。參禪看話頭一路最為明心切要，但近世下手者稀，一以根鈍又無古人死心，一以無真善知識決擇，多落邪見，是故獨於念佛參禪兼修之行極為穩當法門。若以念佛話頭蘊在胸中，念念追求審實，起處落處定要見箇的當下落，久久忽然垢淨明現心地開通，此與看公案話頭無異，是須著力挨排始得。若以妄想浮沉悠悠度日，把作不喫緊勾當，此到窮年亦不得受用。若以悠悠任妄想為受用，此則自誤，不但一生，即從今已去乃至窮劫無有不誤之時也。子向於念佛法門有緣，試著實究審，果在煩惱垢濁之中，一聲佛號如水清珠，以此受用，但非徹底窮源耳！《經》云：『如澄濁水，沙土自沉。清水現前，名為初伏客塵煩惱；去泥純水，名為永斷根本無明。』子只將此佛語默默自驗，萬無一失。若得到真離垢處，如《經》云：『明相精純，不為客塵煩惱留礙。』如此不唯彌陀接引，即十方諸佛亦皆同聲稱讚矣！幸與子窮年雪夜此段冷淡家風，世所希有，苟不負此嘉會，但從此去念念不離，冷淡中便是離垢一條徑路，步步著力必有到家真解脫時也。」

示鍾衡穎

茶陵鍾生明性，詩禮世家，往因患難走粵，參予於曹溪，老人曉之以善惡報應因果之說，安其心以歸，其難竟解。聞所以解者，皆非憶想可到，機緣偶會無心自至，似非人力可為者。鍾生由是故物無恙，以蹈安恬無事之境，既而每遇逆緣履危機皆無意而置坦途，然鍾生竟茫然不知其故，猶然以生平所未愜心快意事，將用心力以圖之，自以為易，若探囊拾芥也。甲寅除日，同存赤劉子遠來相慰，於寂寞之中伴予度歲。一日坐間偶以所志未了事請益，而將遠求其大欲，老人噫嘻而歎曰：「子所志，是知將涉海渡河而求飲甘泉，泉未必得而渴愈熾，且苦[跳- 兆+爰]涉之勞也。向以因果報應之理喻子，豈忘之耶？夫善惡感應捷如影響，聲和響順、形直影端。故聖人不言因果，但言『為普降之百祥，為不善降之百殃。』是以安命定志為誡，故曰：『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。』在名教為安命，在吾佛則為因果。故東坡云：『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要知未來果，今生作者是。』然世之亦有作善而致惡報者，此乃前之惡業所感，其報善在於後矣；其有作惡而致善報者，乃前之善業所感，而惡報在於後矣！即古今聰明智巧權謀機詐，自謂己能，可以力致功名富貴者，殊不知功名富貴乃命之固有，定非智巧機詐可得而有，因而得之者亦偶合耳！豈有人謀可越天定乎？是不知命者徒增其勞耳！惟聖人教人以安命俟時，佛教人以隨緣。安命則一毫不必強為，隨緣則一念不容妄想。故佛法教人策一以斷妄想為本，然妄想乃貪嗔痴種種惡業之本也。即菩薩修行以至成佛，報得天上人間最勝莊嚴廣大福田，皆從斷妄想始，以妄想斷則惡業消，惡業消則百福集，此所謂自求多福也。故示之以〈偈〉曰：『世事皆從妄想生，妄心消處業緣輕，不須更覓菩提路，只要當人退步行。』退步者乃休心斷妄之最上工夫也。以人心本來光明廣大，為萬福之源，但由妄想惡業遮障，故禍日生而福日減。今苟妄消業斷，則一性圓明受用無邊，得受用處是為真福，是知福由己作者，政非智巧機詐可致耳！且佛以斷妄心則感人天之福。鍾生本有功名富貴之鎡基，若能直下休心，將前生平所作之業從頭仔細一一檢點，但有虧心傷理一念不合大道處，盡是苦根一齊吐卻，從新別立根本，另作一番工夫，只在『休心斷妄，聽命俟時』一件把作標準，潛心自己固有之事業，不必別求一念妄想之事，如此以補前行之失。一旦災消福至，則功名富貴逼拶將來亦無迴避處，又何用種種妄想攀緣而他求哉？鍾生果能諦信不疑，執而行之，則佛果可期，況世緣乎？何求而不得耶？勉之勉之！」

示袁大塗

世之士紳有志向上留心學佛者，往往深思高舉，遠棄世故，效枯木頭陀以為妙行，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輩謂之焦芽敗種。言其不能涉俗利生，此政先儒所指虛無寂滅者，吾佛早已不容矣！佛教所貴者在乎自利利他，乃名菩薩。梵語菩薩，此云大心眾生，以其能入眾生界、能斷煩惱，故得此名。故菩薩捨世間無可修之行，捨眾生無斷煩惱之具，所以菩薩資藉眾生以斷自性之煩惱，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耳！煩惱者乃貪嗔、我愛、見慢種種惡習，而為自性光明之障蔽，非世間眾生一切逆緣境界，不能磨礪以治斷之。如《詩》所云「切磋琢磨」者，此也。且佛制五戒即儒之五常。不殺，仁也；不盜、義也；不邪婬，禮也；不飲酒，智也；不妄語，信也。但從佛口所說，言別而義同。今人每發心願持佛戒，乃自脫略其五常，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。又推禪定為上乘，以其能明心見性，而不知儒亦有之。顏淵問仁，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為仁。」己者，我執也，豈非先破我執為修禪之要？「一日克己，天下歸仁。」豈非頓悟之妙耶？以天下皆物與己作對待障礙，若我執一破則萬物皆己，豈非歸仁乃頓悟之效耶？及直指其目，乃曰：「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。」以所視、聽、言、動者皆物而非禮，則我障也。今言勿者，謂不被聲色所轉，即所謂戒也。於一切處不墮非禮，豈非入禪以戒為首耶？但佛多就出世說，至其所行原不離於世間。今之好高慕異者，特不知修心之妙行耳！即菩薩住世所行亦不外此。由能忘我故自利；與物無競，彼此忘懷，故利他；自、他俱利故為妙行。然佛者覺也，能覺此心即名為佛，非離此淨心之外別求一佛也。良由眾生惡習障重心難清淨，故設念佛方便求生淨土法門，且曰：「心淨則佛土淨。」是知念佛固淨心之妙行也。然念佛本為淨心，苟念佛而其心不淨，何取於念？持戒而背五常，何取為戒？袁生有志向道，結友同修淨業，蓋夙習善根所發。參見老人堅請授戒，老人示之曰：「戒本自性具足。若諦信老人之言，自淨其心，則戒已受、禪已修、淨土已入。菩薩妙行，世出世法二利具足概不出此。生其勉之！」

示雙輪照禪人

雙輪照禪人來參，且云將隱居山中，單究向上事，乞老人住山之法。因示之曰：「古人住山乃大捨身命處，殊非細事，專要善用其心。用心之法單提向上一念，直須向佛祖不容處一著立定腳跟；次則要將胸中一切知見玄言妙語雜毒一齊吐卻；次則識得本體了無一法，不可被妄想習氣影子，發生種種境界惑亂正念；次則要看本參話頭，如六祖『不思善、不思惡，如何是本來面目？』公案極力提

撕，但有一切惡習現前，即將『本來無』一語看破，切不可隨他相續流轉，咬定牙關此處定要把得住，方不被他搖奪。如此用心乃是惺惺時著力處。若用心著力太過，則懈怠心生便起昏墮，此時只須快著精彩，不可落在昏沉窠窟中，急須持咒，仗此咒力足敵此魔。以藏識中多劫惡習，今被話頭逼出，變化無窮境界，一切魔境從妄想生，一切昏沉從散亂生。正恰用心之時，忽一念散亂即落昏沉，是須善知永嘉『寂寂惺惺』四料揀語最為切要。古人用心，但只將一句本參話頭靠定，如鐵壁銀山相似。若到一念不生處，亦是得力處，不可作究竟會。直到功夫任運不假思惟，一念豁然，身心如脫空，方是功夫入手處。亦未是究竟，但能至此自然輕安自在便生歡喜。然此乃是本分事未是奇特，若生奇特想便墮歡喜魔，便起無端狂知狂解，此關最險，此皆老人有所試者。古云：『枯木巖前錯路多，行人到此盡蹉跎。』非細事也。縱使有力打過種種境界，正好修行、正好保護，未是到家；若以此為足，便起世間種種五欲因緣之念。此關難過，過者百無一二。所以不到古人田地，正是得少為足之過患也。饒你學人苦心一生得到此地，若被此等惡習所牽，仍是墮落生死坑中，前功盡棄，可不哀哉！如此說話，古人語中所載不少，老人略為禪人拈出，以末法中難得真正學道之人，蓋亦『曾為浪子偏憐客』耳！大段古人住山不是養懶圖快活，單為自己生死大事，所以走向萬重寒巖作沒伎倆活計，若在此因循度日虛喪光陰，豈不更可悲哉？雖然，用心差別既已知之，其山中目前變幻境緣，即水流風動、猿吟鳥噪、雲騰霧擁，樅然在前更為喧雜，永嘉『見道忘山』之語切須看破。老人初住五臺龍門時，萬丈寒巖之下，水雪堆裏如埋死人，徹骨嚴寒五內俱透，唯有微微一息視從冰中出入，至此返觀覓自心一念起處了不可得，此境正是助道之緣。又大風時作，萬竅怒號日夜不休，及雪消澗流，嚮若奔雷，又如千軍萬馬奔騰之狀，如此雜亂境界初最難當。因思古人有言：『聽水聲三十年，不轉意根，可許入道。』老人遂即發憤于獨木橋上坐立終日聽水聲，始則[口*聒][口*聒]難消，久則果爾忽然寂滅，自此一切境界皆寂滅矣！所謂：『萬境本閒，唯人自鬧。』此又是道人住山第一著工夫也。禪人記取，毋忽！」

示顓愚衡禪人

向上一路乃出家人本分事，古人發足超方只要究明此事，近代以來概不知出家為何事，安可望為古人乎？顓愚衡禪人初依五臺空印大師聽習經論，久之遂盡屏去，單提一念切究本分事，萬里南詢過曹溪，謁老人請益。老人謂：「此事若不放下身心，苦切根究到水窮

山盡處，終無下落。縱到水窮山盡處，古人謂之『靜沉死水』，又謂之『玄妙窠窟』，若不回頭轉腦，則面前如鐵壁銀山相似，祇是得力時，不是受用處。古人用心不是死到底，須是死中發活始得，要在回機轉位，所以道：『百尺竿頭坐的人，雖然得入未為真，百尺竿頭重進步，大千世界現全身。』學人到此只索轉身別行一路，方不被他作障礙。」禪人唯唯作禮而別，乃就誅茅南嶽。未幾，老人亦曳杖而至，詢禪人，則為病魔所撓，業往寶慶就醫。老人聞之歎曰：「禪門下衰，真實為生死的學人最為難得，今斯人而有斯疾，豈龍天厭薄法門乎？」丙辰春三月朔，風雨夜半，忽禪人冒雨衝泥而至，老人相見大喜曰：「此豈病夫所能耶？」睹其眉宇津津爽氣，是知其疾已瘳八九。因再拈香請益，老人特示之曰：「子之病魔乃子之大善知識，為助道因緣，子知之乎？切以眾生之病，病在有我，以執我故，一切煩惱眾病以之而生，病生則苦必隨之。自古及今無有一人不病于是者，唯知病病之人不為病耳！且四大假合聚必有散，縱使不病何嘗不病哉？若了病不病者則病不能病之矣！子知今日之病，不知多生劫劫病病至今日矣！子若不了今日病，則從此已去而不知病之底止也。子知生死之病而不知要出生死之病，大有過於生死之病也。夫何故？古人以參禪不出陰界，墮於識情窠臼，縱有妙悟皆成我見，以執四大為我病尚可醫；今離四大復執有我，此病則醫王束手最難調治。諸佛諸祖特特出世，單為治此一種膏肓之病費盡多少心力，求肯服藥而瘥者幾何人哉？禪人身病已瘳，而切不可被禪病侵也。雲門謂：『法身有兩般病。』甚言透過法身，若法執不忘己見猶存亦是病，極言認執之病也。禪人將前所蘊一切玄言妙語及參禪執守功勛一齊唾卻，只到一點惡覺惡習不留，定不被他養成病根，直使佛祖無立腳處。豈不見善財童子南詢百城參五十三大善知識，各授一種法門，到頭只落箇與法界等、與虛空等，何曾有實法繫著耶？又不見毘盧遮那法身非身，而托普賢妙行為身；普賢無行但以眾生之行為行。故曰：『菩提所緣，緣苦眾生。』若無眾生則無菩提，此從上佛祖出世之真榜樣。」老人因謂禪人：「四大病身非病魔不能治，禪病刺心非眾生不能治。從今日去，只將身如大地等則病魔潛蹤，心與眾生等則我見不立。我見不立則禪病自消，以心不自心則本不生，不生則一法不立。苟一法不立，又有何法而作知見障礙哉？古人云：『捨情易，捨法難。』禪人捨身即捨情、捨見即捨法，情法兩忘，豈不為大無礙解脫之人哉？嗟！余老矣！再晤為難，禪人勉之！」

示李福淨

零陵李生應禎請益心性之旨，因示之曰：「夫心性者何？乃一切聖凡生靈之大本也。以體同而用異，因有迷悟之差，故有真妄之別耳！佛言寂滅者，名為一心；其真如乃一心之異稱，以一法界心廣大寂滅，不滅不生，無去無來，凡聖不二，故名真如。真則無妄，如則不變，不妄不變故稱妙性，此心性之本源也。祖師西來所傳心印者此耳！然此一心真如本來不生不滅，本來無物，聖凡不立，何有染淨生死苦樂之相？良由不守自性而有隨緣之用，故不生不滅之體而與生滅和合，變真如之體而為阿賴耶識，由此現起根身器界、天地萬物之妄法，而為眾生幻妄之境界。如湛海之水風激而成波浪，波浪雖多水性無二，故波浪如妄法，水性如真心，是則心性一體無二，但有真妄之分故有聖凡之別，斯則眾生之生死苦樂皆妄法耳！若夫本有之心性一向不失，但迷而不覺，若貧子衣中之珠，向被垢衣所纏不知受用，故持珠作丐；若知珠本有，一旦頓得，又何須向外馳求哉？所謂『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』以迷一心而為識，識則純妄用事逐境攀緣，不復知本有真心矣！若知真本有，達妄元無，則可返妄歸真，從眾生界即可頓入佛界矣！達磨西來單傳心印頓悟法門，正是頓悟此心耳！此禪宗心性真妄之旨也。若夫吾儒所宗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武、周公、孔子，所傳之心性則曰『唯精唯一』。以精一為宗極，而有人心、道心之別，此亦真妄之分也。但世教所原不出乎此，其曰道心則不迷不妄之性也；其曰人心則迷性而為情。世人但知用情而不知用性，但知波而不知波原水也。故孔子曰：『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』性近則水元無波，習遠則逐波忘水。水尚不知，而況了達濕性無二乎？且如本一水也，而以鹹酸苦辣和之則淡性亡矣！其濕性則本無二也。是知眾味乃妄之變也，其濕性不可變也。不可變者真，可變者妄，若達濕性無二，則眾味不可得而有也。所謂堯舜與人同耳！同者性也，不同者妄也。又曰：『人皆可以為堯舜。』其可為者性也，不可為者習也。人之所習，苟捨污下而就高明，則日遠所習而近於性，是可與為堯舜者亦此習耳！習近於性即禪家漸修之行也。以世儒之學未離凡近，去聖尚遠，非漸趨無以致其極。故聖人立教，但曰習、曰致、曰克。其入道功夫在漸復不言頓悟。若夫禪門則遠妻子之愛，去富貴之欲，諸累已釋切近於道，故復性功夫易為力，故曰頓悟。以所處地之不同，故造修有難易耳！其實心性之在人，本無頓漸之差，但論習染之厚薄，此入道要也。若究心性之精微，推其本源，禪之所本在不生滅，儒之所本在生滅，故曰：『生生之謂易。』此儒、釋宗本之辯也，心性之說蓋在於此。若宗門向上一著，則超乎言語之外又不殢心性，為實法也。」

答段幻然給諫請益

諸佛出世無法可說，祖師西來亦無實法與人，但為眾生種種顛倒執著之情，隨宜而擊破之，令捨執著，頓悟本有而已。良由眾生自性元是如來法身，只因迷此法身結成五蘊幻妄身心，根塵和合起惑造業，故有三界生死貪著五欲境界，沉淪苦趣，是執有之過也。故吾佛愍之現身三界，特為說破本來不有，了無一法可取。其有劣解眾生，依佛言說，遂厭有取空，雖出生死又著偏空。故觀三界如牢獄，畏生死如桎梏，不起一念度生之心，故佛呵為蕉芽敗種，以墮執空之病耳！其有上根利智，既能自度又能度他，故廣修六度，下化眾生、上求佛果，故出空入有，以見定有眾生可度，定有佛果可求，此則空有二邊之見不忘，故佛又破之曰「非空非有」。及有上上根人，能信法身不屬空有，離此二邊即名為佛。如此則又執有菩提可取、有涅槃可證，此是佛法知見未忘。雖捨有無二邊，未能忘其能捨之心，終未究竟平等法界，以執名言習氣未悟離言之旨耳！是以世尊末後拈花乃曰：「吾四十九年未談一字。」人天百萬，獨有迦葉破顏微笑。世尊因曰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付囑與汝。」遂為教外單傳之旨，遞代相承，目為禪宗。觀其最初，迦葉但只一笑而已，豈有實法可傳哉？及至達磨西來少室九年面壁，及至二祖神光立雪乞師安心。祖曰：「將心來，與汝安。」光良久曰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祖曰：「與汝安心竟。」遂付衣缽。觀此二祖只是箇「覓心了不可得」，達磨剛道得箇「與汝安心竟」一語而已，何曾有法付人耶？自此六傳至新州，在黃梅會下，極力只道得箇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故在五百眾中獨得衣缽，開法曹溪稱為六祖，觀黃梅夜半幾曾有一法分付耶？以新州初聞客誦《金剛經》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早已識得無住真心，及見黃梅但與印證而已。如水投水、如空合空，本無實法，但遣執著之心耳！此從上佛祖授受傳心之樣子也。以眾生痴迷執著之心堅固難破，加以歷劫無明煩惱業障根深難得頓悟，故費吾佛四十九年無量方便，為設斷惑證真之法，則令其漸修漸悟。故從凡至聖設有五十五位之階差，非是世尊好作恁般去就費婆心也，以眾生心病無量故，設對症之方亦無量耳！及至究竟實際，直到知見盡泯一法不立，始是到家田地。若有纖毫知見不忘，猶在門休止宿艸庵。遣之又遣，遣至無可遣，縱然如是，猶是法身邊事，未是法身向上事。止是教家極則處，未是宗門極則處。由是觀之，修行一事豈是艸艸便以一知半解為得哉？直如宗門自六祖已前，不說參究功夫，只貴當下頓悟。自南嶽、青原已下根機不一，多在參求保養。及至五家建立，門庭施設不同，就裏宗旨元無差別。其於應機接物，如秦鏡當臺照徹肝膽。

至若與人解粘去縛，直指法身向上一路，勦絕佛法知見，不到窮源徹底斷斷不肯輕易放過。其在禪道大盛之時，天下明眼知識甚多，學道衲子處處參請印證，故悟道者不落邪見。及宋而元，知識雖多，而學人邪見不少，不墮生滅則落空見，有體無用，如二乘偏空，甚至撥無因果，墮落外道，豁達斷空。或悟心未徹，才見影響便得少為足自稱菩薩，口口談空、心心著有，竟造生死之業而不自覺。如是皆未得明眼知識勘驗提撕，故致禪門凋弊。古德云：「不是無禪，只是無師。」謂是故耳！大段末法參禪得少為足者多，縱有真正學人肯下死手做工夫，十年五年不變其志，亦有了悟自心一切皆空，因無明師印證遂落空見。或識神未破，墮在光影門頭；或習氣未淨，被工夫逼拶，變現種種境界將為神通妙用；或見諸佛菩薩現身說法；或使知他心宿習，能見未來之事；或起種種異見。此皆習氣變現，若認作奇特便落魔道，可惜一往功夫為害非細，此皆不遇明師又不知佛教中修心方便，故誤墮耳！亦有真參實悟，明見自心了無一法，不能開頂門正眼，便坐在淨裸裸、赤灑灑純清絕點處，此名「抱守竿頭，靜沉死水。」故云：「百尺竿頭坐的人，雖然得入未為真，百尺竿頭重進步，大千世界現全身。」又云：「有佛處不可住，無佛處急走過。」正是教人不可坐在無事甲裏，便說無佛可成、無眾生可度，此正墮在斷見，不能離此空見耳！縱然到此亦是法身邊事，未是法身向上事。豈不聞雲門道：「得到法身邊，隱隱的似有箇物相似，亦是光不透脫，直饒透過，放過即不可。」此語實是修心照膽鏡也。故古德云：「悟之一字，直須吐卻。」應知佛祖說法一味遣眾生執情耳！所謂：「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」《楞嚴經》中五十種陰魔非漫語也。今時修行既無明師指點，若不遵佛祖言教印證，將何以為憑據耶？始因眾生著有，故佛破其有見；二乘外道著空，故佛破其空見；菩薩著空有二邊，故佛說非空非有，破二邊見。及至入佛法中，又遣其佛見法見，所以遣至無遣，正謂不見一法即如來。豈不見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大善知識已，入五十三位法門、入佛境界，不說成佛之事，但云：「與虛空等、與法界等、與毘盧遮那等。」及見普賢菩薩乃為說十種行願，此便是修行學佛之大榜樣，不以悟後為無事也。今人修行縱能悟徹法界，若不學善財修習普賢大行，終是不免墮落空見外道，可不懼哉？此一上葛藤，特為修行無多聞慧，錯誤用心不能入佛知見，故不免饒舌。若視為泛泛語言，不唯有負老僧，抑且自誤不少。

示玉、覺禪人

蘄陽慧玉、慧覺二禪人，參老人於黃梅紫雲山，自云：「心中生滅念念不停猶如野馬，特求開示，云何降伏其心？」老人示之曰：「學人修行為生死大事也，以心中念念不停故生死不斷。欲實為了生死，必要把一切萬緣盡情放下，放得乾乾淨淨，然有無始習氣種子不得乾淨，必須參一話頭。紙上都有，但不知下手工夫難易訣法，必須參善知識開示方便，是他行過的，曉得易入處。如六祖昔聞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』當下開悟，世人不知，當了玄妙道理會。元不是玄妙，因昔有住，今聞無住，故當時放下而得開悟，有何玄妙？如永明大師昔以念佛用心不能造入，後因韋馱前拈鬮得念佛參禪。世人以禪當作道理講，殊不知禪乃是自心，《經》云『不生不滅』是也。欲明生死大事，知戒律尊崇決不敢犯，先要信力肯心堅志，把玄言妙理世事人情都要放下，此參禪一著元無有玄妙奇特，此事極拙，汝肯信否？若果肯信，但把從前妄想一齊放下，不容潛生，緩緩專提一聲阿彌陀佛著實靠定，要觀此念從何處起？如垂綸釣於深潭相似。若妄念又生，此因無始習氣太重，又要放下，切不要將心斷妄想，只把脊梁豎起，不可東想西想，直於妄念起處覷定，放下又放下，緩緩又提起一聲佛，定觀這一聲佛畢竟從何處起？至五七聲則妄念不起。又下疑情，審這念佛的畢竟是誰？世人把此當作一句說話，殊不知此下疑情方纔是得力處。如妄念又起即咄一聲，只問是誰？妄念當下掃蹤滅跡矣！佛言：『除睡常攝心。』睡時不能攝心，一醒就提起話頭。如此不但坐如是，行住、茶飯、動靜亦如是！在稠人廣眾中不見有人，在諸動中不見有動，如此漸有入處，七識到此不行。如此日夜靠定不計工夫，一旦八識忽然迸裂露出本來面目，便是了生死的時節也，如此方不負出家之志。但參禪之時不要求悟，任他佛來、祖來、魔來只是不動，念念單提行將去，中間再無疑難。如是綿綿密密、心心無間，日用著力做去，自有下落。」

示明益禪人

學人不知向上一路，但求增益知見，殊不知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。」此不知本有而向外馳求，更欲增益其明耳！苟明其明則明亦不立，何益之有？故曰「為學日益」。凡言學者，則向他家屋裏求安樂窩，縱然求得，畢竟非屬己有。既非己有則樂非真樂，樂既非真又何從而安之耶？向外求安，自古學人之通病，非特今也。明益禪人請益，且道將謂無益而欲明之耶？有益而後明之耶？若言無益，無益則不必矣！若言有益，既有益矣又何必明之耶？試看明從何明？益從何益？若求明其明則失本明，若更求多益則返成無益。

凡求益者，如人食已飽而更貪其味，則傷食而病成矣！若能隨食而吐，可勿藥而愈；若護病忌醫，而終成痞滯。凡病此者，雖盧扁不能治。何也？以貪食不吐，一病也；養病諱疾，二病也；病成忌醫，三病也；或從而惡藥，四病也；或求速效，不信治本之方即疑醫棄藥，五病也；或更從庸醫誤服毒藥而至損生者，此不治之科也。學人自棄本明而向外馳求，增益知見大都若此，傷哉！吾少每讀醫師喻，未嘗不三復聖訓。竊見近世學者，初為沙彌即能誦此，老不知宗，竟致虛生浪死者無限，此不明之過也。亦有求明而誤以不明強自為明者，誠不達本之咎耳！佛言：「息心達本源，故號為沙門。」學人苟能息心達本，明不必外求，益不必多增，自性具足，曾何虧欠？明益禪人果能知此，頓將從前所求多處一齊吐卻。如傷食人中無宿滯則元氣自復；學人鏟卻知見，可稱無事道人矣！試子細檢點從前滿腹餿酸作何氣味？參！參！

示慧楞禪人

禪人生長休邑，少賈於江湖，因厭塵俗，至匡山禮續芳和尚薙髮。老人自南嶽來休夏金竹，秋，將有雙徑之行，禪人拈香請益，因示之曰：「汝已能捨世間恩愛，身雖出家而心未明出家之事。昔吾佛世尊捨金輪、棄王宮，入雪山六年苦行，睹明星悟道成等正覺，為三界師，六道尊仰，人天供養，普度眾生，同出生死，此是最初第一箇出家之樣子也。如此看來，豈是偷安養懶貴圖現成受用便為出家者乎？定有一段本分事也。從上諸祖特為生死大事出家，至於操方行腳參訪知識，特為發明心地，將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拔頓盡，超脫三界永離苦趣，方為自利；後聽龍天推出建立三寶，是為利他。二利具足始是出家本分事。禪人今日出家曾知有此事否？曾知有生死大事否？如何是生死？即今現前五蘊身心集下無量劫來種種貪、嗔、痴、慢、憎愛習氣種子，日用心心起滅造業之心，元是如來佛性光明種子，今被無明煩惱蓋覆，日用而不自知者。是以迷此佛性便是生死，悟此佛性頓斷煩惱脫離生死，是真出家兒。如此看來出家乃大丈夫了生死事，非享安逸貴圖自在而已也。不肯修行，不求明心見性，是為虛消信施，返招來世酬償之苦，何出家之有？禪人自思何緣何幸得遇明師度脫，安居名山道場法侶和合；又何幸遇善知識指引開導？若不深生慶幸大生慚愧，決志修行求出生死是為自棄，如到寶山空手而回豈不哀哉？禪人若肯發志修行，最先要將從前一切煩惱憎愛習氣一齊頓斷，單單志求了生死一著，單將一句阿彌陀佛蘊在胸中，如己命根心心不斷，念到花開見佛，便是了

生死真正出家之時節也。若不以老人之言發起真實信心，是為避溺投火，此生錯過豈有出頭時節？汝切自思自勉，毋忽！」

示半偈聞禪人(有引)

禪人少習舉子業，有出世志，四十棄妻子禮紫柏老人之弟子果清湛公，祝髮于歸宗。歸宗乃昔諸尊宿建法幢之禪窟，有如來舍利在焉！是知禪人出家之緣勝、所居之地勝，第未發勝心耳！歸宗久廢，紫柏大師過其地慘然悲酸，見枯松半折斤斧，大師愍而咒土擁之，冀其重榮，以卜 道場之再建。不數年，其松皮骨皆完，於是湛公毅然重興，遐邇聞之，莫不仰異景從。喜得居士邢來慈矢心唱導，極力贊揚。又數年感 今上賜御藏以光名山，由是殿閣遂成，而堅音長老募造毘盧大像以奠安之，自此三寶已具其二，獨僧寶未集，不足以揚法道耳！禪人出家之八年，適老人自南嶽來游目其地，禮舍利於金輪峰頂，睹其山川之秀拔，恂其恢復之艱難。其殿閣雖成而禪居未就，猶然荒寂中也。來慈固苦心護法，其力行乃吾徒事。老人思之，若僧徒不勇往為之則負建立之意，恐紫柏寂光有靈，定不瞑目也。因是致懇勸發大眾，而堅音與禪人為之綱領，苟不奮勇先登，何以克全佛祖之家業乎？禪人聞說頓發勝心，普化大檀莊嚴佛土，即荷錫出山，濱行請益。老人欲堅其願力，乃歡喜而示之曰：

「汝雖出家，然猶未聞出世之行耳！昔吾釋迦本師捨金輪王位，匿影雪山六年苦行，以成正覺為人天師，其實久遠劫來廣修福慧，故曰：『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，不是菩薩捨身命為眾生處。』至若施頭目腦髓如棄涕唾，如此非一劫二劫乃至無量劫來，世世生生如此苦行，方纔博得相好身土微妙莊嚴。即今末法弟子一缽盂飯，皆是如來身命骨血換來，留與兒孫受用。由是觀之，吾徒出家，衣食現成安居受用豈易消受哉？苟不思報佛恩、體佛心、行佛行者，則名雖出家，實資三途之苦具耳！為佛克家之子者，必須深遵佛戒、行佛行、理佛家事乃名佛子。所謂體佛心者大慈悲心是；行佛行者忍辱心是；佛家事者廣行六度，成就二嚴，建立三寶，弘揚法化是。若不如此非佛弟子，是為賊人，盜佛袈裟自滋苦本，如此出家有何利益？以是之故，勸禪人發無上心廣行佛事，以報佛恩、國恩、親恩及檀越供養之恩，以成出世之行耳！所言福慧二嚴者，以志悟般若種子，了達自心，妙契佛心，此名為慧；廣修檀度莊嚴，成就眾生，此名為福。故曰：『福慧兩足，稱二足尊。』故今勸禪人第一要志求般若了悟自心，以出生死之苦海；次要廣行眾行，普化十方莊嚴佛土，以成淨土之淨業。除此二行無可修者，不

修二行非出家兒，以教化眾生即是莊嚴佛土。何也？以大地眾生沒溺貪欲之苦海，畢造生死之苦業，長劫沉淪無由自出，故感三界三途之苦具。所賴三寶為福田，以種般若之種子，以為他世自受用之因緣，然須必假僧寶以開導。故吾徒佛子能化一人，發勝心破慳貪，則一人淨自心嚴一人之佛土，化多人則嚴多人之佛土；苟能化大地使人人發心，則圓成人人之佛土。是則轉穢土而成淨土，變苦具而為樂具，豈不為最上殊勝之妙行哉？如此則以有限之身心成無邊之佛事，捨己從人，化工歸己，菩薩妙行無踰於此，而出家之能事又何外於是？此則所捨於己者小，而利潤於人者大。由是而光三寶、建佛事，使見聞為種，普益未來，則道不朽而化利無窮。如此廣大熏修之業圓滿，最初起發一念歡喜心耳！禪人又何憚而不為乎？禪人行矣！執老人片言以往，便是豪傑之士，頓發廣大之心，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，亦如八歲龍女獻珠之頃即證菩提，自有能破慳囊如揮糞土成汝願力者。禪人勉旃，萬無怠惰！」

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二終

（江洲佛弟子左春魁同男左克勤，發心刻憨大師法語第二卷，計字貳萬參千八百零拾壹兩錢整）

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之三

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日錄

法語

示歸宗堅音慈長老行乞莊嚴佛土

匡山金輪峰頂，有釋迦如來舍利，乃法身常住之地。從昔諸祖建大法幢於其中，先後三十七人，其間發明心地超脫生死者不知其幾，是知茲山之靈，誠震旦之祇桓，西江之鷲嶺也。第法運遷訛與時升降，以致琳宮梵宇委墮荒蓁。往，紫柏大師遊履其地志興復之，精誠冥感枯樹迴榮，兆亦奇矣！於時有弟子法湛果公志存紹述，誓圖鼎新，而堅強不拔之願，如康會之求舍利於建初也。未幾，果感今上賜御藏以鎮山門，時則舍利出現大放光明，山川震吼，艸樹呈祥，誠末法希有之勝事。老人於丙辰秋自南嶽來禮如來舍利，瞻依奇絕，俯仰興懷，但見殿閣莊嚴大有未備，若中道而餒，無異昔在荒荊也，豈龍神呵護之意乎？第以本發心檀越邢來慈者，願大而力弱，是在吾徒沙門釋子之責，故勸堅音慈公發廣大心作難遭想，當布五體、捨四大以作莊嚴，況有十方昔在靈山受囑之宰官居士願王在也，何不普請群集以成就勝事？庶不負慈父之以家業託也。慈公聞說大生勇猛，乞老人一語以為前茅，老人笑曰：「無庸此也。」法界海會蓮華藏中，無邊佛剎微妙莊嚴，盡在大心菩薩一念中現；圓滿具足無欠無餘，全在一念感發之力耳！正如彌勒樓中含攝無量佛剎，所以善財至前而不見者，要假大士彈指之力耳！是則老人之言，如向閣前一輕彈指，其莊嚴佛土但肯開門一時頓現，又何假余力哉？公往矣！幸無怠！

示歸宗執事

歸宗為匡山首剎，乃歷代祖師之法窟。自耶舍尊者持釋迦法身舍利從西域來，負鐵建塔於金輪峰頂，此悲願之力何其深也！右軍捨宅以當布金，心何廣也！想前諸祖說法，何其盛也！世運遷訛，珠宮梵宇墮於荒榛，何其慘也！叢林巨材夭於斧斤，何其忍也！獨遺孤松售以斗米，何其獨也！適有乞兒憐而贖之，何其仁也！樵夫剝啄，根株將折，何其苦也！爰有大師適來見之，咒石作膚，以冀重生，以卜 興衰，何其猛也！寒暑未三，肌骨長完，何其應也！續有湛公用發大心志在恢復，何其勇也！護法檀那風聲感召，何其集

也！剪荊拾礫，化為金碧不日成功，何其速也！乃啟幽扃，法身重現，光明赫奕四眾欣睹，何其幸也！山搖地動，六種吼聲其應如響，何其捷也！睹此瑞事，觀其因緣，種種非一，何其勝也！居士護法秉金剛心，捐捨四大，何其堅也！老人睹此無上福田，何其痛也！今住此地、飲此水、食此食，而不發無上菩提護法心者，不唯非出家兒，實為地獄種子也。余實憐居士護法之心，愍道場未了之緣，特為讚揚，勸諸僧眾各發肯心，同心一力輔弼道場，志在成就圓滿功德，故量材選職以授其事。自今以後諸人但思古人建立之艱難，當念重興之苦心、檀越護持之堅志，各宜增益勇猛。若於其中偷安養懶，攪眾亂群，壞法破僧者，是自取地獄之苦；但能捨身助揚者，即種成佛真因，不負出家之志矣！宜各勉旃！

示王自安居士捨子出家

新都王自安居士，有子應辰，幼業儒，列諸生，間有文行，眾皆屬望。一日思生死事大發心出家，遂自剪髮走匡廬禮雲中敬堂和尚。時丙辰夏，余自南嶽來茲山，避暑於金竹，適遇居士訪若子而至，以天屬至情有難割愛者，余因而示之曰：「舉世父母所望於子者，欲其榮名顯親也，故以三牲五鼎之養為盡孝，殊不知養愈厚苦益深，是累其親非真孝也。故吾佛世尊薄金輪而不為，捨父母、棄王宮，苦行於雪山六年，成道為三界尊，人天之所宗仰。苟不捨至貴、割大愛，何以博長劫不朽之業乎？況稱之曰：『大孝釋迦尊，累劫報親恩！』此非以了悟無生普度眾生為報地乎？故佛說大戒，首曰：『孝名為戒。』謂孝順父母、孝順師僧三寶、孝順至道、孝順一切眾生。故真學佛行者將視一切眾生為己多生父母，豈一生之親而不報乎？第恐出家不知其本也。今若子以志悟無生為根地，吾信其心矣！但出家乃大丈夫事，非將相所能為，若果決其志，不唯報有餘，即養亦有餘也。何以見之？且世之所謂孝者，將以功名博牲鼎為養以娛親也。況功名見制於造物、牲鼎有待於所遇，無論得之而資苦。且舉世求之而未必盡得，得之而未必能享，抑有功名而不祿者、亦有父母而不能待者、亦有待之而不樂者，物之不齊也，豈人情可必然哉？以其聽命而不由己也。今有志於大道者，求之在我而享之亦在我。今若子操必得之策、懷至樂之養，使其親終身享之而世世不盡者，此難與世俗比也。居士能捨其子聽其志，自今已往，若子既潛形於山谷以大道為懷，居士亦謝塵緣忘形，從子於山中，以出世為心，既能割愛又能超塵，有所樂地即艸衣木食，而錦繡甘旨不易也。其子日夜惟道是念，朝參暮叩，即斑衣戲彩無加也。水流風動，經聲佛號，非繁絃急管可厭也；明燈清香，昏曉不

斷，非腥羶臭穢可比也；千丈寒巖，三間茅屋，視高堂廣廈卑卑也。但願其子早悟無生，將以獻其父；父亦因子而印其心，是其父子相慶共成無上之道，已享不世之榮名，此必得之事也。其視一官之封、一言之褒而不必者，又如雲泥天壤矣！此居士所捨者小而所博者大，若子所逆者薄而所順者厚矣！豈不為世之大孝乎？回視世俗之情，不啻大海之一滴，大地之一塵耳！故孟子言仁義，於齊王且曰：『無如我敬王。』況大道乎？」居士欣然奉教請詔名，願執為弟子。老人命之曰福至，言其福自今而至也；字曰大來，謂所捨者小所來者大矣！故書此以為若子法門券。

示靈源覺禪人

禪人住廬山歸宗有年，謂自知根器下劣，不能一超直入，但發願，願此生盡命誦《妙法蓮華經》萬部，請乞證盟，未審此行與參究功夫同異何如？願聞示誨。老人因示之曰：「諸佛說法譬如食蜜，中邊皆甜，本無取捨差別，但由學人欣厭不同故有異耳！所以吾佛出世，持為開示眾生一大事因緣；祖師西來直指單傳，亦祇令人了悟此一大事因緣更無別法。所言一大事者，即指眾生本有之自心，名為佛性種子耳！是知經乃佛所開示之路，禪乃欲人循路而行，故持經而不悟心與參禪而不見性者摠非真行。六祖云：『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。』由是觀之，持經與參禪豈有二耶？是在學人堅持久長不拔之志，持經即參究，參究即持經，所以經中佛意，苦求末世持經之人，斯豈求循行數墨者耶？且云持此經者，舉手低頭皆已成佛，與宗門咳唾掉臂是祖師意有何異耶？摠之貴乎真實行，持經妙在忘言，參究只在忘心，心言既絕則佛祖鼻孔一串穿卻，所謂『歸源無二路』。古人參究必拼三十年苦心，今經萬部，非三十年不足。禪人苟能持此一念，三十年住山不異，佛祖定為摩頂安慰矣！但辦肯心必不相賺，切不可作二法會也。禪人果能辦一片死心，從今日去向青山白雲之中數椽茆屋吊影單棲，痛將身心世界一齊拋卻，晝夜孤明一念專持此經，當於紙墨、文字之外洞見佛心，了知大事因緣只在當人，日用見聞覺知、食息起居不離道場。所謂：『佛子住此地，即是佛受用，經行及坐臥，常在於其中。』如此則靈山一會儼然現存，不離當處而頓證無生，則是『心悟轉法華』也。」

示蘄陽宗遠庵歸宗常公

常公有志向上事，專持《法華經》，聞老人至匡山，因匍匐而來相見於東林，自陳誦《法華經》於「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除佛方便說，但以假名字，引導於眾生。」於此懷疑，不知如何是一乘？如何是方便、假名？願垂開示。老人謂之曰：「所云一乘者，乃一切眾生之本心，吾人日用現前知覺之自性也。以此心性是一切聖凡之大本，故說為乘。乘者是運載義。然此心即是吾人日用六根門頭，見聞不昧了了常知，不被塵勞妄想之所遮障，光明普照，靈覺昭然，即此一心是佛境界，則運至於佛；若以此心廣行六度，攝化眾生，不見有生可度亦不見有佛可成，如是一心即菩薩境界，則運至菩薩；即以此心觀諸四諦，能斷愛染煩惱苦因，高超三界證寂滅樂，如此便是二乘境界，則運至二乘；若以此心精修梵行四禪八定，則是四聖四禪境界，則運至梵天；能修十善斷上品惡，則感六欲諸天境界，則運至諸天；若迷此一心，恣殺盜[泳- 永+(瑤- 王)]，斷佛種性，則感三途劇報，則運至三惡道中。是故佛說三界唯心，除此一心無片事可得，唯此一事更無餘事，故說一乘，非此心外別有一法可說也。若心外有法是為外道邪見，非正法也；若了此心，則知三賢十聖及一切眾生皆一心之影響。道是假名，則知佛所說三乘十二分教隨機施設皆是假名，引導眾生元無實法與人也。種種方便皆為開示此心，不是更有異法為眾生說也。不唯佛是方便，即末後拈華，迦葉微笑；及達麼西來單傳心印亦是方便。所言：『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』若言直指，早是曲矣！蓋諸祖垂示機緣，皆為吾人不能頓了自心，不得已而曲垂方便。若於佛法上起種種知見，及於諸祖公案上起種種分別，皆是邪見外道種性，非正見也。故末法學人不達自心專向外求，到底絕無真實受用。及有志參究向上事，不知本來無法，不了自心一味真實，更要別求玄妙，如此用心不唯正眼不明，抑且墮落外道邪見，名雖學道，不知翻成地獄種子，豈不哀哉？」老人嘗謂：「學人直貴真實用心，自淨煩惱習氣業識種子。破得一分業識便露一分佛知見，達一分佛境界；斷得十分業識便是十分佛境界，豈有心外別將巧法逗湊將來，可為佛境界乎？禪人更莫狐疑，但只了知自心即是一乘。若悟諸法但有假名便是真實工夫，直須一切處不迷。如此著力做工夫，不必更作一種思量較計。子其勉旃！」

示古愚拙禪人

古愚禪人，自浮梁來參金輪，請益做工夫。老人因問：「汝日用如何用心？」答云：「作唯心觀。」又問：「汝作觀時，還見有境否？」答曰：「到這裏摠不見有。」老人曰：「既不見有境，將什

麼唯心？」禪人曰：「某甲只是不忘能。」老人曰：「汝說唯心，是以知見做工夫，其實未達唯心境界。古德云：『未達境唯心，起種種分別，達境唯心已，分別即不生。』汝於現前境界還生分別否？若作觀時似乎忘境，逢緣依然分別逐境生心，如此捺硬說唯心終是不得實證。縱是忘得前境，若執著唯心則是不能忘心，乃忘所未忘能故，心境不得混融，是名智礙。況未得忘境強說唯心以作實法者乎？古德云：『絲毫未透，如隔千山。』直饒做到心境兩忘，一法不立，猶是知見邊事，況以思惟心作究竟想，豈不為自瞞者乎？禪人今去南嶽萬峰深處，諦觀水流風動、鳥語山光觸目盈耳，了無身心世界之相，打成一片。只這唯心二字亦須拋向十方世界外更有事在，若墮唯心窠臼，依然無出頭分。」

示袁公寥

佛言：「蠢動含靈皆有佛性。」《傳》曰：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。」由是而知靈覺之性物之本也，人莫不具。竊觀古今生人豪傑不少，而聖賢不概見者何哉？蓋以習染之偏，隨情逐逐而不返也，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苟能自求知則聖不難矣！故曰「自知者明」。以不自知故，迷日厚而心日昏，苟有豪傑之士塞情而復性則聖可期，而事業當垂不朽矣！佛之十戒、孔之四母、禪之一心，皆復性之要也，有志之士可不勉哉！袁子道生今素亮者，往通問予於曹溪，知為上根利器。及余過匡山，生遠候余。見其所賦骨奇性敏，但習重而氣高，故但任習而不見性。苟能奮力遠情復性，則不驕、不背、不逆寡、不雄成，則器廣而不隘，志堅而不移，心冷氣消則可坐進此道矣！則聖賢可期，況事功乎？與其蕩情於無當，奚若祛情以養志，則所造可量哉？老人愛之示究心之法，大似圯上之敝履耳！因字之曰公寥，冀其日淡於爽口也。

示參禪切要(徑山禪堂小參)

禪門一宗為傳佛心印，本非細事，始自達磨西來立單傳之旨，以《楞伽》四卷印心，是則禪雖教外別傳，其實以教印證，方見佛祖無二之道也。其參究工夫亦從教出。《楞伽經》云：「靜坐山林，上中下修，能見自心妄想流注。」此實世尊的示做工夫之訣法也。又云：「彼心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相，生死有海，業愛無知，如是等因悉以超度。」此是如來的示悟心之妙旨也。又云：「從上諸聖轉相傳受妄想無性。」此又的示秘密心印也。此黃面老子教人參究之切要處。及達磨示二祖云：「汝但外息諸緣，內心無

喘，心如墻壁，可以入道。」此達磨最初示人參究之要法也。傳至黃梅求法嗣，時六祖剛道得「本來無一物」便得衣缽，此相傳心印之的旨也。及六祖南還，道明等追至庾嶺奪衣缽，祖棄石上，明提掇不起。明云：「我為法來。」祖云：「汝為法來，但屏外緣不起一念，當為汝說。」明良久。祖云：「不思善、不思惡，正恁麼時，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明即大悟，此是六祖第一示人參究之的訣也。是知從上佛祖只是教人了悟自心識得自己而已，向未有公案話頭之說。及南嶽、青原而下，諸祖隨宜開示，多就疑處敲擊，令人回頭轉腦便休；即有不會者，雖下鉗錘，也只任他時節因緣。至黃蘗始教人看話頭，直到大慧禪師方纔極力主張教學人參一則古人公案以為巴鼻，謂之話頭，要人切切提撕。此何以故？只為學人八識田中無量劫來惡習種子，念念內薰相續流注，妄想不斷無可柰何，故將一則無義味話與你咬定，先將一切內外心境妄想一齊放下，因放不下故教提此話頭，如斬亂絲一斷齊斷更不相續，把斷意識再不放行，此正是達磨「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，心如墻壁」的規則也。不如此下手，決不見自己本來面目。不是教你在公案語句上尋思當作疑情，望他討分曉也。即如大慧專教看話頭下毒手，只是要你死偷心耳！如示眾云：「參禪唯要虛卻心，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，如欠人萬貫錢債相似，晝三夜三、茶裏飯裏、行時住時、坐時臥時、與朋友相酬酢時、靜時鬧時舉箇話頭：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州云：無。』只管向箇裏看來看去，沒滋味時如撞墻壁相似，到結交頭如老鼠入牛角，便見倒斷也。要汝辦一片長遠身心與之撕挨，驀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，一悟便徹底去也。」此一上是大慧老人尋常慣用的鉗錘，其意只是要你將話頭堵截意根下妄想流注不行，就在不行處看取本來面目，不是教你向公案上尋思，當疑情討分曉也。如云「心華發明」，豈從他得耶？如上佛祖一一指示要你參究自己，不是向他玄妙言句取覓。今人參禪做工夫，人人都說看話頭下疑情，不知向根底究，只管在話頭上求，求來求去忽然想出一段光景就說悟了，便說偈呈頌就當作奇貨，便以為得了，正不知全墮在妄想知見網中，如此參禪豈不瞎卻天下後世人眼睛？今之少年，蒲團未穩就稱悟道，便逞口嘴弄精魂當作機鋒迅捷，想著幾句沒下落胡言亂語稱作頌古。是你自己妄想中來的，幾曾夢見古人在？若是如今人悟道這等容易，則古人操履如長慶坐破七箇蒲團、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，似這般比來，那古人是最鈍根人，與你今人提艸鞋也沒用處，增上慢人未得謂得可不懼哉？其參禪看話頭、下疑情決不可少，所謂：「小疑小悟、大疑大悟、不疑不悟。」只是要善用疑情，若疑情破了則佛祖鼻孔自然一串穿卻。只如看念佛的公案，但審實念佛的是誰，不是疑佛是誰。若是疑佛是誰，只消聽

座主講阿彌陀佛名無量光，如此便當悟了；作無量光的偈子幾首來，如此喚作悟道，則悟心者如麻似粟矣！苦哉苦哉！古人說話頭如敲門瓦子，只是敲開門要見屋裏人，不是在門外做活計。以此足見依話頭起疑，其疑不在話頭，要在根底也。只如夾山參船子，問云：「垂絲千尺，意在深潭，離鉤三寸，子何不道？」山擬開口，師便一橈打落水中。山纔上船，師又云：「道！道！」山擬開口師又打，山大悟，乃點頭三下。師曰：「竿頭絲線從君弄，不犯清波意自殊。」若是夾山在鉤線上做活計，船子如何捨命為得他？此便是古人快便善出身路也。在昔禪道盛時，處處有明眼知識，天下衲子參究者多，到處有開發，況云：「不是無禪，只是無師。」今禪宗寂寥久矣！何幸一時發心參究者多，雖有知識，或量機權進隨情印證，學人心淺便以為得，又不信如來聖教，不求真正路頭，只管懵董做，即便以冬瓜印子為的決，不但自誤又且誤人，可不懼哉？且如古之宰官居士，載《傳燈》者有數人而已。今之塵勞中人粗戒不修濁亂妄想，仗己聰明，看了幾則古德機緣，個個都以上上根自負，見僧便鬥機鋒，亦以自己為悟道，此雖時弊，良由吾徒一盲引眾盲耳！老人今遵佛祖真正工夫切要處，大家商量，高明達士自有以正之。

示董智光

董生斯張，生長富貴之室，早發求出生死之心，蓋夙習般若勝緣內薰之力也。先參雲棲大師，授淨土法門，未即卒業，頃參老人於雙徑，願受優婆塞戒。且自發露罪業深重，願求出苦之要，用何修習以滅罪愆？老人因示之曰：「學人即知罪根深重。古德教人：『隨時消舊業，切莫造新殃。』佛為業重眾生開懺悔一門，最是出苦方便。〈偈〉曰：『眾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，若欲懺悔者，端坐念實相。』是為正行，此外皆助方便也。眾生自性與佛平等，本來無染，亦無生死去來之相，但以最初不覺迷本自性，故號無明。因無明故起諸妄想，種種顛倒造種種業，妄取三界生死之苦，是皆無明不了自心隨妄想轉。如人熟睡作諸惡夢，種種境界、種種怖畏眾苦難堪，及至醒來求夢中事了不可得。是故眾生墮在無明夢中，隨妄想顛倒造種種業自取諸苦，醒眼看來諸顛倒狀豈可得耶？即今現在無明夢中，如何能得消舊業耶？須是以智慧光照破無明，的信自心本來清淨，不被妄想顛倒所使，則諸業無因，以妄想乃諸業之因也。此何以故？由無始來迷自本心，生生世世以妄想心造種種業，業習內積八識田中，以無明水而灌溉之，令此惡種發現業芽是為罪根，一切惡業從此而生。今欲舊業消除，先要發起大智慧光照破無

明，不許妄想萌芽潛滋暗長。若能妄想起處一念斬斷，則舊積業根當下消除。所謂：『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』覺照稍遲則被他轉矣！若能於日用起心動念處，念念覺察、念念消滅，此所謂：『眾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。』以無明黑暗唯智慧能破，是謂智慧能消除也。若晝夜不捨，勤勤觀察不可放行，但就妄想生處窮究，了無生起之相，看來看去畢竟不可得，久久純熟則自心清淨無物，無物之心是為實相。若常觀此心，又何妄想可容、積業可寄耶？如此用心是名觀照三昧。若自心煩惱麤重，無明障處不自覺知，如此則古德有教學人參究，即將念佛審實公案正當著力，提起一聲佛號橫在胸中，即便審究這念佛的畢竟是誰？如是隨提隨審並不放空，將此疑團橫在胸中，如己命根更不放捨。一切動靜閒忙去來坐立，唯此一事更無餘事。如此用心，纔見妄想起時，就將此話頭一拶，則當下粉碎，一切妄想自然掃蹤滅跡矣！以此話頭如日輪當空，無幽不照，只恐心力懈怠不肯著實提撕，故不能敵妄想耳！若敵得妄想消處，便是舊業消滅時也。捨此一著，更向心外別求，則諸佛出世亦無懺悔處，此在自力非他力可代也。若惡習強勝，力不能敵者，在昔佛有明誨：『若修行人習氣不除，應當一心誦我無為心佛所說心咒。』此實格外方便也。以各人藏識潛流習氣深厚，智力不到，不到之地必須仗佛心印以密破之。譬如難破之賊必請上方之劍，此須早晚二時自取方便，唯以參究工夫為第一義耳！老人以此指示，大似與盲人拄杖子，其實行在己躬，非師友可代也。以居士志歸法門，故名之曰福覺，要以覺照為行本也；字之曰智光，非智慧光又何以破癡暗耶？但須覺照不昧，智光現前，便是了業障出生死之時節也。」

示聞汝東

維摩居士住毘耶離城家居，盡屏所有，獨寢一室，以示疾說法，即文殊等三十二大士窮其舌辯不能當，杜口一默，此從古在俗第一善作佛事者也。老龐盡散家資，從馬祖得西來大意，乃云：「但願空諸所有，切勿實諸所無。」此又善學維摩者也。汝東居士，其以二老作知識乎！

示徑山堂主幻有海禪人

佛、祖一心，教、禪一致，宗門教外別傳，非離心外別有一法可傳，秖是要人離卻語言文字，單悟言外之旨耳！今參禪人動即呵教，不知教證一心乃禪之本也。但佛說一心，就迷悟兩路說透；宗

門直指一心不屬迷悟，要人悟透，其實究竟無二。如來藏中，求於去來、迷悟、生死了不可得，此豈屬迷悟耶？二祖云「覓心了不可得」，六祖云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即般若無五蘊根塵識界及出世三乘之法也。以無所得故得菩提，與覓心了不可得豈二法耶？是知教說一心，所多者凡情聖解耳！參禪頓破無明，是絕凡情也；悟亦吐卻，是絕聖解也，斯則禪呵知解而教未嘗不呵也。今參禪人從教迴心者不能忘知絕解，提話頭不能忘情絕跡，皆在所呵，何其毀教謂不足取耶？今棄教參禪者，果能先解本無凡聖不屬迷悟，是為見地。依此參究，當人一念若存絲毫情見及玄妙知解，總是未透，皆生死邊事，豈可便以為得？即今無明眼知識印證，若不以教印心，終落邪魔外道，但不可把佛說的語言文字及祖師玄妙語句，當作自己知見，必要參究做到相應處。如《經》云：「一切煩惱，應念化成無上知覺。」如此便是頓悟的樣子，不是將煩惱習氣夾雜知見當作妙悟也；亦不是別有，只是消盡煩惱習氣，露出本來面目耳！故云：「悟了還同未悟時，依然只是舊時人，不是舊時行履處。」豈不見夾山未見船子時，上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法身？」山云：「法身無相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法眼？」山云：「法眼無瑕。」時道吾在座不覺失笑。既見船子後，道吾遣僧往問：「如何是法身？」山仍曰：「法身無相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法眼？」山仍曰：「法眼無瑕。」僧回，舉似道吾，吾云：「這漢此回方徹。」此便是伶俐座主棄教參禪的樣子也。海堂主久親教乘，今棄所習單求向上一路，且看夾山前後兩轉語一般，道吾為甚肯後不肯前？試看不肯在甚處？肯在甚處？這裏定當得出，管取教意祖意一齊吐卻，他日便可把一大藏教一口吸盡，字字化成光明藏也。葛藤不少，珍重珍重！

示徑山西堂靈鑒智禪人

承教有言：「一切法不生，我說剎那義，初生即有滅，不為愚者說。」古德云：「悟無生者方見剎那。」然既悟無生，又何有剎那之可見？若見有剎那則非悟無生，今何云「悟無生者方見剎那」？是則無生、剎那，一耶？異耶？佛依不生說剎那，則非異矣！祖師云：「悟無生者方見剎那。」則無生、剎那又非一矣！若離一、異求之，則無生意亦繫驢橛矣！溈山云：「今人一念頓了自心，名之為悟；即以所悟淨除現業流識，是名為修。然流識者謂微細生滅，即剎那心也。言悟後而修，則是悟而後見也。」且悟後方見剎那，則前悟者非真無生，明矣！今參禪提話頭雖云著力，而微細生滅流注潛行，如石壓艸黯然不見，若不斷生滅如何得悟無生？若非無生又何以敵生死？若悟而後見，則世尊依剎那而說無生又為剩法矣！

西堂飽餐教義，今棄所習，單提向上一路，於此試定當看。但不可作義理和會，亦不可向意解中求，能於一念剎那中頓見無生，則佛祖鼻孔一串穿卻。

示知希先山主

山主久棲講肆，從少林參諸祖機緣，今盡屏所習，單提向上一路，吊影雙徑。適老人來，因拈香請益。老人示之曰：「此事人人本無欠缺，圓滿具足，所以日用不知；不得受用者，直為無始惡習種子積劫薰染根深已是難拔，今又新薰言教文字、祖師公案種種知見，更增一重障礙，雖要求明自己，轉求轉遠。此何以故？只為昧卻自己向他取覓耳！以積生煩惱習氣名煩惱障，玄妙知見名所知障，若二障消除，本體自現。今參究向上事，先要將從前所學一切文字語言玄妙道理，名為雜毒，盡情吐卻，單提本參話頭重下疑情，斬斷妄想煩惱根源，使內不得出，外不得入，前後際斷，中間自孤，只有一箇疑團作自己命根，疑到疑不去，用力不得處，一覷覷定，看他畢竟是箇什麼？看來看去，捱來捱去，自有倒斷時也，但存絲毫知見於中便隔千里萬里矣！但看初祖云：『心如墻壁，可以入道。』便是歸家第一條路也。若心不肯死，疑不切當，則千生百劫終在途路耳！山主但將精神收向此中，管取他日得處，定不是之乎者也可到，萬萬勉之！」

示嵩璞恩山主

古德教人參禪做工夫，先要內脫身心、外遺世界，一切放下，絲毫不存，單提一則公案話頭。如趙州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州云：『無。』」或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或審實「念佛的是誰？」隨舉一則橫在胸中，如金剛王寶劍，將一切思慮妄想一齊斬斷，如斬亂絲，內不容出、外不容入，把斷要津，築塞咽喉，不容吐氣。如此看力一眼覷看，這提話頭的畢竟是個甚麼？如此下疑，疑來疑去，疑到心如墻壁一般，再不容起第二念，纔有妄想潛流，一覷覷見，便又極力提起話頭再下疑情，又審又疑將此疑團扼塞之，心念不起，妄想不行時正是得力處。如此靠定，一切行住坐臥、動靜閒忙中咬定牙關決不放捨，乃至睡夢中亦不放捨，唯有一念話頭是當人命根，如有氣死人相似。如此下毒手撕挨，方是真實參禪用工之人，用力極處不計日月，忽然冷灰豆爆便是大歡喜的時節。若悠悠任意一暴十寒，恐終無得力時也。山主有志向上事，當以此自勉。

示乘密顯禪人

學人日用，觀四大如影；觀目前如夢事；觀心如急流；觀動作如機關木人；觀音聲如谷響；觀境界如空華。作是觀時無我我所、無動我者、無作為者，去來坐立無起無止，應念無生，是名入無諍三昧。

示覺一珪禪人

今之學人多知有向上事，發心參究，將古人現成公案隨舉一則作話頭，如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將此一則橫於胸中，如金剛王寶劍，一切妄想情慮當下一齊斬斷不留寸絲。如此二六時中念念斬斷，不被妄想瞞昧，起處便見，一見便斬，更不隨他掉弄。如此斬截雖是好手，須知猶被話頭障礙，無發悟之期。若能就於斷處更下疑情，要疑這妄想畢竟從何處起？滅向何處去？正當妄想不生時一眼覷定，畢竟要見他下落。如此著力，只在一念不起處鑽，鑽來鑽去久久不移，如老鼠咬棺材自有透脫時也。若但有一念向佛祖言教公案玄妙道理上起疑，是錯用心，恁麼驢年亦無出頭分也。禪人有志，當從此入。

示曇衍宗禪人

宗禪人少遊講肆，習性相義，久之，忽以不見自性起疑。因慕禪宗諸祖向上機緣，遂盡屏舊習，單提一念己躬下事，參究有日未有所入，適遇老人至雙徑，拈香請益，因示之曰：「古人云：『不貴子行履，只貴子見地。』所言行履者，趣進工夫也；見地者，了達自心為行本也。行本不明則趣操失旨，故參學之士以見地為先。所言見地者，乃的信自心本來清淨、了無一物，不獨凡情，聖亦不立。但因無始無明自蔽妙明，故起種種顛倒妄想，分別造種種業。譬如醒人無事，忽於睡中作種種夢，夢中苦樂等事宛如現前，及至覺來，求之了不可得，是謂無中生有，豈實法耶？但痴人顛倒執為實有，此乃見不徹也。及佛出世說種種法，乃破夢之具耳！亦本無也，而學佛法者又執為己實有之法，此乃夢中增夢耳！今參禪之法無別妙訣，直是打破夢想顛倒。若了知本無，的信自心清淨無物，則達妄想非有，了妄不有則知佛法破妄想者亦本非有。佛法是藥，妄想是病，若藥病不立則本體安然，如此則知藥病皆病。今參究所提古人『無』字公案，乃攻藥病之藥也，是謂以毒去毒。若知本無

物，則參之一字又下一毒也，豈可將此作玄妙會耶？若不信自心，縱參亦是誤服毒藥。禪人能信之乎？當於一法不立處參。」

示顧山子

余居雙徑之寂照，適居士顧子來參，扣其業，曰：「事形家。」次至化城，因指點山水，談造化之精妙超乎形氣，蓋得其精而遺其麤者。因詰之，謂嘗見《悟一篇》，謂作者亦奇人也。是篇乃余門生周子所述，余嘗序之且曰：「一乃萬物之本，造化之蘊也。故曰：『天得一以清；地得一以寧；聖人得一以為天下正。』正則不滑於邪而固其本也。然人與物、理與氣、心與形均一也。一得而眾理歸之。語云：『識得一，萬事畢。』故吾徒參玄之士，必曰：『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』斯則歸一可知，一之所歸則不可知也。」今夫人者萬務交固，萬慮攻心，紛紛擾擾，竟莫之寧，乃不識一之過也。居士既能觀天地造化之歸一，而不識身心性命之歸一，是知二五而不知為十也。苟知性命之歸一，則萬化備在於我矣！可不務哉！

示譚梁生

譚生根器最利，蓋從夙習般若中來。然般若乃眾生佛性，各各具足，而根有利鈍之不同者，良由五慾習氣有厚薄之不等耳！其利根者，因久習般若，淨除染污習氣，及至今生聰慧明利。而人不知，返將利根聰明作染污惡習之資，是名顛倒也。以般若內薰故，時時有出塵之志。且曰：「我至某時，待世事了畢即去學道。」此等見識舉世皆然。以有將來之念，故目前種種應緣境界，由抱未來高尚之志，視為不足為亦不屑為，以此虛想返增貢高我慢之心，謂他人無此心皆傭品耳！而自己將目前放過，世出世間二者俱失，虛送光陰，及至將來未必可如初志也。且又心不檢細行，情存鹵莽，以我見作高明，此尤誤之甚也。如此喚作有志氣，返不若三家村裏田舍翁，他無別想，歲歲生涯不缺，可不愧哉！聖人教人不躐等，故曰：「素位而行。」老子曰：「誇者不行。」惟今既有此向道之志，就從今日切切仔細，就規矩上做將去，將一片真實心學道，不染污的現前行將去。若目前時時刻刻不放過，則將來不脫空；若目前以虛想空頭且待將來，是涉河求井而止渴也，豈不愚哉？譚生請直看目前不虛放一著，便見平生下落。

示曹居士

凡民日用不離見聞覺知，而聖人亦然。其用既同，而有聖凡之別者在知與不知之間耳！故曰：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」學人復聖工夫，只在日用不知處求其固有之知，若見本有之知則一切聲色貨利了然不被所惑，如是則遇境逢緣如鏡現像，無一物可動於中矣！此入道之要門也。

示馮延齡

學人向道，第一要怕生死，次要知生死根。生死根者即日用現前種種憎愛、取捨、我慢、貪嗔痴業是。既此是生死苦根，發心要斷更無他術，只是起時就照見，定不容他起，當不起處則當處消滅，消滅時更不相續。如此用心，念念不放過、心心不昧，其知自靈。知若靈，則觸境境不牽心、觀心心不附境，心境不到則生死無容寄矣！如此用心不必別求玄妙。

示寒灰奇小師住山

奇先禮達大師求出世法，師許可，令參老人為之薙染，以學無常師也。依老人數載，以刻大藏因緣復歸本師執勞，此大役非一日矣！今以老病覓大休歇場，意卜 之無當也。適老人以達師入塔因緣來雙徑，見奇氣雖弱而心力更強，以向十餘年來得單提向上一路少有巴鼻，但欠囫地一聲耳！談及歸休地，老人示之曰：「盡大地是寂滅場，唯在學人肯放下處便是休歇地耳！又何從他覓哉？古德云：『不離真而立處，立處即真。』良由自心生滅一向循情種種取捨，故頭頭障礙。三祖大師云：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』又云：『良由取捨，所以不如。』若不如，則窮盡十方無可休之地矣！老人觀此雙徑乃八十八祖說法地，大慧禪師乃古今禪門老將，亦歸宿於此，即汝本師和尚腳跟遍海內，立足無卓錐，畢竟以刻大藏因緣故得埋骨與大慧同坑，此何等因緣哉？況汝隨本師願輪刻經、於寂照開山，皆汝用命之地，即汝放捨身命處也，又何捨其本而他求耶？老人知汝不能放捨者，乃我見未忘，非懶病也。以淨法界中佛祖眾生大家有分，獨我見者不能入。若見有我則視佛祖皆是人相，人與我相對，如此則終無可避之人，亦無可休之地矣！汝自不休則無地可休；汝若肯休則當下便休，一切放下方為大休，休則佛與眾生皆即避影，亦無地可容渠矣！汝求向上一路雖云奇特，不若放下平貼耳！古人云：『家邦平貼到人稀。』若到平貼地則佛亦不做，更何向上可求耶？」

示石鏡一禪人

古人為生死大事不明，走向山中吊影單棲，專為究明己躬下事，故云：「大事未明，如喪考妣。」不是養懶圖安閒，任意度時也。必欲究此大事，只可運糞出，不可運糞入，直須將妄想惡習、文字知見一齊吐卻，放得胸中乾乾淨淨，了無一法當情，只是一個話頭作自己命根，古人三十年不雜用心正是此耳！若今住山任意悠悠，隨情放曠，妄想起來又要逗湊幾句詩、作兩首偈當悟的道理消遣日子，如此只是一個養懶的痴漢，如何喚作住山道人耶？不唯唐喪光陰，抑且虛消信施，挨到臘月三十日將什麼見閻老子耶？不是將一首詩、一首偈便可抵得他過也。禪人當思為甚住山？畢竟要討個下落，方不負百劫千生一遇之勝緣。古德云：「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，向袈裟下失卻人身誠為苦也。」可不念哉？

示太素元禪人

凡學人先習教乘，迴心向上一路，雖是有志，無柰藏識中有新薰文字雜毒習氣，舊薰貪嗔痴愛、煩惱習氣，內外交攻最難打疊。要放放不下，要斷斷不得，要止止不住，因此要提話頭，如水上葫蘆遏捺不下，只管與之打交滾最是難下手，及下手不得便打退鼓了也。如此乃是沒志氣無力量人，說甚參禪？如今初心，只管將心內外一切道理知見及妄想思慮一齊放下。放了又放，放到無可放處，方纔提起一則公案話頭，如趙州「無」字橫在胸中，因甚道無？重下疑情，若疑情得力則妄想不起；若纔見起時，切不可與之作對，將心要斷他，亦不得將心止他，亦不可相續他，但只覷見便撇過，一撇便消，急急提起話頭深深看覷，則彼妄想自然掃蹤滅跡矣！此是初心下手做工夫的訣。若話頭純熟，妄想自稀不作障礙，久久疑情得力，妄想暫歇時便得一念歡喜也。得些歡喜處不可當奇特，但從此好用功耳！禪人棄教從禪初心最難，故以此示之，切不可視作小事。

示恒河智禪人持法華經

禪人出家浮渡，久執侍澹公得任持法門，居化城有年，化城乃刻大藏地，為海內法窟。禪人力任其常住，綱維百務，眾多歸之。老人適來雙徑，禪人作禮請益，願持《法華經》。老人因示之曰：「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，所謂開示一切眾生佛之知見，令其悟入。所言佛知見者，乃眾生本有之佛性也。今被無明封蔀而為妄想

知見，故日用見聞知覺隨情造業，以取生死之苦不自覺知，故勞我釋迦大師特特出世一番單為開示此事，使之悟其本有不假外求。若悟此本有，則日用六根門頭應緣作用者皆佛智現前，名佛知見，非眾生妄想知見也。若悟此知見，則頭頭法法皆真實用心，凡一切動用諸行皆真實妙行，都為成佛真因矣！故《經》云：『乃至舉一手，或復小低頭，乃至一香一華，以至供養佛，皆已成佛道。』故微因小善皆成佛真因，況身任眾務捨命為法，豈非成佛之真種乎？吾佛教人持《法華經》者，入如來室、著如來衣、坐如來座。如來室者，大慈悲心是；如來衣者，柔和忍辱心是；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！禪人能奉如來三者之教，乃名真持經人。若不能入此三法門，則單持〈安樂行品〉念念思惟，心心願入，晝夜不忘，如此則六萬餘言字字光明現於六根門頭矣！若不入此法門，縱能持百千萬部，但是與義作讎家，豈真持經者耶？若不信老人，更當請問文殊、彌勒。」

示盛蓮生

參禪要死中發活，善病要看到死處，方從苦得樂。病所苦者為愛此身，試將此身看到死了、燒了、灑了，畢竟是誰為受苦者？

示王鹿年

王生鹿年生長淮西，有力而敦義，來禮徑山謁老人乞語。老人見其負義氣而有慈心，因謂之曰：「子聞之古有大力之人乎？敵人者愚，敵己者智，愚者常弱，智者常勝之道也。余嘗讀《淮陰》、《留侯》二傳，始信貧不聊生，母死營地，欲其傍可置萬家，志何大也；見受屈於二少年，何其弱也。良志為韓，乃用博浪之椎，何其勇也；及見圮上老人見挫於敝履，何其卑也？既而兩皆成大業，卒取封侯，始知少年之不足死、浪椎之不足用也。借使初無自敵之志，安有今日哉？是以聖人教人以不用為用，故曰：『柔勝剛，弱勝強。』《易》曰：『剛而能柔，吉之道也。』嘗謂項羽拔山舉鼎，力雄千古，及敗別虞姬噓唏泣數行下，是能敵人而不能敵己者也。故聖人直示顏子曰：『克己復禮為仁。』古今學者皆知克己之語，而不能作勝己之業，豈智也哉？王生有力於此，當不墮凡夫數可耳！」

示在顯侍者

顒侍者，生於西蜀，少沉賤役，幸般若之因不昧，小小即知參妙峰大師發出世心，亦夙種內薰而使之然。適遇澹居和尚入蜀，時顒執侍，直指徐公素喜其信心，遂命禮澹和尚求出苦法，薙髮為沙彌。老人來雙徑，顒充侍者，日夜精勤無怠心。老人初憐其蠢蠢，時時激發以時，聞老人開示衲子，而顒亦眉問津津動色，是知眾生佛性種子待時而發也。因請益，老人乃開示以念佛，審實「誰」字公案教其參究，顒亦能領荷。第恐無決定為生負心，不能拼命到底，又恐夙習惡知惡見中道遮障流入邪網。除此二病則單提一念，晝夜六時緊抱疑團，即二三十年不悟不休。縱今生不悟將作勝因，來世出頭便知此事雖經多劫，亦終不失正因種子也。若立志不堅、用心不切，別起邪思，不但辜負此生，即千生萬劫亦無出頭分也。

示在介行者

紫柏老人全身荷負大法，欲建法門中興之業，故刻《方冊大藏經》，此一段大事因緣非小小也。任其事者屢難其人，末後全付擔子與澹公一肩荷之，此力量又非小小。《經》既刻而貯不得其宜，則復化城之功又非小小。化城復非一手一足之力，而奔走效力衝寒冒雨，晝夜惶惶而不息者，此固多人所聞。侍者在介，事事賈勇先登，不避艱險，其功居多，此又眾中之尤難者，以其輸忠效力也。嘗謂世人未有無所為而樂用者，即古豪傑皆然，況其他乎？憶漢高帝，天下既定功臣未封，忽見沙中偶語。問子房，子房曰：「此從兵戈中冒矢石，經萬死一生者皆欲得尺寸之封，今未見封故偶語耳！」於是即封之。此古昔用人之格也。今觀介侍者初心無他圖，圖出家耳！今奔走七年，化城定矣！大法已得所矣！其居功者寧無偶語乎？老人謂：「今當可以如來之賞而賞之也。」介侍者即以老人得如來之大賞，若不能奉如來法、持如來命、行如來事，萬一破戒壞法，如來亦有三尺在也。當勿以輕心易心，而以得之不難也。慎之哉！

示在淨沙彌

佛說二十難中云：「得人身難、生中國難、得遇佛法難、親近善知識難、生正信難。」此五乃難之難者，淨沙彌已具其四，所欠者唯生正信耳！今幸出家，得遇大善知識為依歸，又渾身跳在佛法大海，此何修而得？何緣而至？若不奮發勇猛生大正信，將此一片幻妄身心洗得乾乾淨淨，拼一條性命，志出生死，廣修萬行，以結成佛無上之大緣，豈不當面錯過耶？既到寶山不可空回，若不發心竭

力是為空回，豈不可惜多生善根種子耶？古得云：「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，向袈裟下失卻人身誠為苦耳！」佛言：「心如絃直，可以入道。」所言絃直者，謂無委曲相也。如何是委曲相？謂機械巧心、偷心、乖心、覆過心、無慚愧心、懶墮偷安心、見人過失心、貢高我慢心，自是非他心、不生孝順心、無慈愍心。總之，一切不善心皆是自心之委曲相也。今要發心，只須將前一切心盡行掃除，時時檢點，念念照管，不許放行。恐不能頓斷，但將古人一則公案橫在胸中，習氣發時便提此話頭與之撕捱，久久純熟則心自條直而道念日增、行門日進、心地日明，如此一生始謂不虛度也。不然待生死到，將何以抵對耶？沙彌當自思之，切不可作等閒輕意放過。

示性田徒海耕行者

歷觀古之豪傑涉艱難困苦，操長遠不退之志者概不多見，其人若晉五臣，從重耳亡在外，十九年無怠心者，蓋亦日夜望咫尺之封且垂不朽于竹帛耳！此乃名利牽心故忘身從事，此古今世人之常情也。若田道人者，從達大師二十餘年，寢食俱廢，競競一念未嘗少怠，小有過差痛責重杖，居常兩腿如墨，竟不起一怨心出一怨言，以至犯大難願以死從事，在寂寞苦空門中竟何所圖，乃能精進堅強不拔如此哉？由是觀之，較古忠臣義士所絕少者，今於道人見之矣！王太史談之甚悉，余曾目擊其人與行事，不謂能徹底也。及死得從葬大師於雙徑，余謂此一坯土不但俗人，即僧徒亦不易得，是於法國土中已得茅土之封也，非亡身血戰何以有此臨終？以此卷付其徒朱道人，今澹公為名曰海耕，亦法門功臣世業之券也，豈小緣哉？

示澹居鎧公

古之忠義之士，非有大力不足以任大事。其力有心力、有氣力。語曰：「志至焉，氣次焉。志為心，氣為形。」又曰：「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」言持與無暴是欲各有其養也。以形太勞則枯，精太勞則竭，神太勞則歇。莊周所言：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！已而為智者，殆而已矣！」此言過用而不知所養也。故老氏有言：「治人事天莫若嗇。」嗇者有而不盡用也。養形謂治人，養性謂事天，吾佛所謂六根奔於六塵之境久而遂勞，謂是故也。是知古人任大事者，未有不以有餘而從事於物也。如漢高帝取天下是以力也，百戰百不勝，及一勝即成大事，豈非善守有餘以治不足者哉？今乃先大師以法門之大事付，公一肩而荷之不遺餘力，當百折之衝，秋毫皆窮神極力以應之，以其志有餘而不暇顧其形之易瘁也。今也大法方半，

外患雖寧而內慮方殷，觀公形枯而精神耗疲，此關休戚者，為隱憂也。苟不謝末以培其本，則日見其耗，況有形易化、時往難復，當及時休養以全其天和，所謂「本立而道生」也。以公生平所學以明心為格，若心廣而形眇則力全而任有餘，則未盡之業猶千里之行，以蹔息而至，公必有以自處也，何如？

示念佛切要(在雲棲為聞子將子與母氏說)

念佛求生淨土一門，元是要了生死大事，故云：「念佛了生死。」今人發心，因要了生死方纔肯念佛，只說佛可以了生死，若不知生死根株，畢竟向何處念？若念佛的心斷不得生死根株，如何了得生死？如何是生死根株？古人云：「業不重不生娑婆，愛不斷不生淨土。」是知愛根乃生死之根株，以一切眾生受生死之苦皆愛慾之過也。推此愛根不是今生有的，也不是一二三四生有的，乃自從無始最初有生死以來，生生世世捨身受身皆是愛欲流轉直至今日，翻思從前何曾有一念暫離此愛根耶？如此愛根種子積劫深厚故生死無窮。今日方纔發心念佛，只望空求生西方，連愛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，何曾有一念斷著？既不知生死之根，則念佛一邊念，生死根只聽長，如此念佛與生死兩不相關。這等任你如何念，念到臨命終時，只見生死愛根現前，那時方知佛念不得力，卻怨念佛無靈驗，悔之遲矣！故勸今念佛的人，先要知愛是生死根本。而今念佛念念要斷這愛根，即日用現前在家念佛，眼中見的兒女子孫、家緣財產，無一件不是愛的，則無一事無一念不是生死活計，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，不知正念佛時心中愛根未曾一念放得下，直如正念佛時只說念不切，不知愛是主宰，念佛是皮面，如此佛只聽念、愛只聽長。且如兒女之情現前時，回光看看這一聲佛，果然敵得這愛麼？果然斷得這愛麼？若斷不得這愛，畢竟如何了得生死？以愛緣多生習熟，念佛纔發，心甚生踈又不切實，因此不得力。若目前愛境主張不得，則臨命終時畢竟主張不得，故勸念佛人第一要知為生死心切，要斷生死心切，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，則念念是了生死之時也，何必待到臘月三十日方纔了得？晚之晚矣！所謂：「目前都是生死事，目前了得生死空。」如此念念真切，刀刀見血這般用心，若不出生死則諸佛墮妄語矣！故在家出家但知生死心，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也，豈更有別妙法哉？

示雲棲侍者

大師未入滅時，前十九年起居食息，侍者日夜周旋，凡一切密行無不睹、一切微言無不聞、一切應機無不達、一切心事無不知，是則大師之全身色相音聲無不昭昭於心目之間，即親近數千萬眾皆不如侍者之真知實見者也。即今大眾人人見大師滅度，只侍者獨不作滅度想耳！末法修行淨土，都要說想彌陀妙相，以未得親見面目，即想亦不真；要聞彌陀說法，則思亦不真。我觀大師則彌陀之化身，侍者執侍已久，豈可忘卻大師又向他家求佛法開示？大似迷自己而向外馳求也。是則侍者更不必作別想，只想大師如生前一一規模法範，音聲語言、作事威儀、修行觀念、利生慈悲，細細從頭至足，終日竟夜一一通想一過，如此則念念想時就是彌陀出現時也，纔有一念忘卻便是負恩德入生死之時。老人無法可說，但以大師全身安向汝心中不可吐卻，便是我老漢隱身三昧也。汝諦思之！

示等愚侍者

自心念佛，念佛念心，心佛無二，念念不住。能念不立，所念性空，性空寂滅，能所兩忘，是名即心成自性佛，一念遺失便墮魔業。

示玄津壑公

公受業淨慈，乃昔永明禪師唱道地，宗鏡堂在焉，永明塔墮荒榛。公初薙髮即問其處，遂往禮之，自此常懷大振永明之道，苦心勁節，念念以護法為願，凡事遵永明之軌範，手自行錄，為師承志法，其行事雖未盡履踐而心實稟之。公每受請說法，所得嚫施盡公於道場，由是東南講主推公之行，故信重者眾。其移建永明禪師塔於宗鏡堂後，約費二千餘金，誓不募化，唯遵行法華懺儀堅持其願，而集者如雲，功竟成，一時當道若吳方伯本如、王憲長岵雲，靡不折節壯其行事。既而修宗鏡堂，吳方伯延復吳山寶成寺鼎新之。先是永明禪師以西湖為放生池，湖心有寺，三潭三塔皆廢，公大遵放生之行，乃築三潭重興其寺將經營，建三塔皆本願焉！其所為法門之大節，可以表率人天者，靡不心崇之。余適以達大師荼毘因緣至雙徑，公過山參禮，喜其狀貌循循，若無意於事者。及呈《淨慈志》，余閱之乃驚嘆曰：「有是哉！法門深心人也。」心識之！及吊雲棲大師將往淨慈，公先料理宗鏡堂為駐錫所。余入門見其規度泓闊，非拘拘於視聽之間者。及禮永明大師塔，觀其精妙細密，經畫如法，纖悉毫末無不中規合矩，是知公之才堪經世、慈足利生、行足服眾、力能護法，殊非碌碌形服者，非乘夙願未易臻

此。余留旬日，日繞千百眾，人人充足法喜內外不遺，諸凡井井，頤指適可如不經意。余以是見公不獨有深心，實具無方之妙行者，未易言其所蘊也。余既行，公送別請益，余因示之曰：「為佛弟子，人有真偽、行有理事、才有體用、心有廣狹，均名僧也。而就中不同如霄壤，故菩薩利生之門有多種，以門觀人有大小，故佛呵聲聞為『名字羅漢』，斥非真也。是知佛所最重者，唯末世中護慧命者為極難。其人以處剛強濁世，自救不暇，安能為法門乎？慮周身之不給，安肯愛護眾生乎？故諸大乘教中皆稱能護法者為真佛弟子，以能克荷其家業耳！佛憂滅度之後求持經者為難，然經即佛之法身慧命，非紙墨文字也。且法身流轉五道而為眾生，是知能護眾生即護佛慧命。故般若教菩薩法以度眾生為第一，以不住眾生相為妙行，所謂『滅度無量無數眾生，實無一眾生可度』，是了眾生相空也。然我即眾生之眾生也，眾生既空我亦何有？是即我人皆空而中間事業誰作誰受？如斯則物我兩忘，中間自寂。三輪若空則實相如如，平等一照，菩提涅槃皆如幻夢，又何有佛法之可說？禪道之可修？萬行之可作哉？所以法華會上讚持經者曰：『舉手低頭皆已成佛。』是乃以已成之佛心作現前之眾行，故一一行皆是佛行。行之妙者無踰於此，而真護法蓋不出此，如此是名真佛弟子矣！豈名字者可同年語耶？佛言：『慈悲所緣，緣苦眾生，若無眾生，則無菩提。』所以菩薩如大地心，荷負眾生故；如橋梁心，濟度眾生故。毘盧以普賢為身，普賢以眾生為身，若以眾生為心，是為荷擔如來矣！公試觀余言以印證其心。若見自心果於法合，則法外無法如空外無空，若有艸芥塵毛而不舉體全歸法性者，則是心外有法、法外有心，人我樅然、是非未泯，捨此法門更於何處求向上一路乎？佛元無法與人，祖師亦願自度，若存一法之見即是自心未度，自不能度求甚佛祖作擔糞奴郎耶？公自此以往更須高著眼睛自檢點看，莫道老僧饒舌。」

示了無深禪人

佛言：「比丘心如絃直，可以入道。」《淨名》云：「直心是道場。」聖人亦云：「人之生也直。」是知佛心無別妙處，只是眾生中直心人耳！直則無委曲相。所言直者，乃一塵不立方謂之直。譬如弓絃之直能容何物哉？纔有一念不直便是過錯。能念念直則念念不容一物，物不立處則本體自現，故六祖大師云：「常自見己過。」即此一語便是成佛作祖之要訣。所言過者非作事之差，乃自心之妄耳！以此心本無一物平平貼貼，纔有一念則為過矣！一念為過，況種種惡習念念發現，不自覺知豈能免過？學人用心不在一念

上著力，則終身參學不能得真實受用，以用浮想緣影為功故錯到底耳！禪人初參老人於徑山，老人即字之曰「了無」，欲要著力於「本來無一物」耳！送別舟中，貽此勉之。

示雪嶺峻禪人

學道人第一要骨氣剛，次要識量大，次要生死心切。骨氣、識量乃夙習種性，苟為生死心現前，立志三事具足，是為向道。至若用心參究，古人教人最初下手便要「離心意識參，出凡聖路學。」此語學者皆知，及至用心，纔舉一念便落意識窠臼，如何離得？以多生習氣一向在身心世界裏做活計，墮在五蘊區宇，被他籠罩超脫不得，至做工夫現出種種怪事，皆此過也。是須要識量廣大見處超卓，先將身心世界撇過，舉起本參話頭，如虛空中橛子相似，久久忽然虛空迸碎，便是大人眼界，定不是尋常默照邪禪可比也。此段力量須是一塊剛骨，方纔立得腳跟穩當；若是軟暖柔懦粥飯氣習者，何敢傍其萬一也？至於看話頭，最怕落在玄妙知見窠臼，是為黑山鬼窟。纔有絲毫玄妙知見挂在胸中，或將古人言句蘊之不捨，便墮外道邪見，以此中纖塵著不得，著不得處便是得力時也。只須徹底打破漆桶方是真實，又不可將心待悟作欄頭板也。禪人只麼用力處，他日自信老僧不欺。

示劉道人

汝為生死出家，獨坐孤峰頂上，十年於此何等真切；聞被魔害數十次其心不動，何等忍力；聞眾皆勸往他處避之，畢竟不去，何等定見？此必於本分事上大有得力處。既能一念如此，當視四大如空華水月，視死生如夢幻，若果得解脫便坐脫立亡去。如其不能，就當一念不動，任他刀割香塗節節肢解，畢竟不動一念，方是正見正行。今聞欲絕粒而死，此是魔所攝持，即當看破。此念決不可如此認著，不唯可惜自己為生死苦心，抑恐令他入邪見網也。幸即安心改圖，切不可如此亂作。

示非石玉禪人

末法學人多尚浮習不詣真實，故於佛法教道但執名言不達究竟之旨，故增益知見生大我慢。是又以佛法結生死根，良由最初發心不從生死上著腳，亦不知生死為何物？將謂與己無干，然夜行，故不得正修行路。且佛教人言言句句乃出生死法，豈意今人反墮耶？此

非佛咎，咎在學人無正信正見，向未親近真善知識指點說破耳！學人方玉昔參老人於嶺外，真實樸素，既老人東遊吳越，因刻《楞嚴》、《法華新疏》，命玉校讎，至於參詳斟酌得老人言外之旨，是知其所向往者。老人今居匡廬休老，異日玉能相伴於空閒寂寞之中，參究向上事，當不被宿習文字作所知障也。老人行矣！七賢峰頭有牛糞火煨芋以待，子其念之。

示袁無涯、鄭白生二居士

參禪向上一路乃大丈夫事，非淺根薄信者可敢妄擬，又非世俗知見及夙習濃厚者可入。第一要正信、正知、正見為本。塵勞中人在五慾淤泥，縱有超世之志，無柰世間種種牽纏惡習知見，內薰外誘最難入手。今發心趣向此事，先要立一片決定出生死心，辦一片長遠不退之志，視妄想業習奪我淨土、牽我生死乃歷劫冤讎，今定復我本有。如越王志報吳讎，二十餘年臥薪嘗膽一念不忘，方雪會稽之恥。況生死煩惱戕害法身，斷佛種性，非直會稽之恥也？如此切齒拼命一番，最初要將從幼所習文字語言，即上大人、丘乙己亦須吐卻，不得存一字在胸中。將從前一切妄想習氣一齊拋卻，一切功名家緣、兒女之情一齊放下，只教胸中空蕩蕩的了無一物，更將身心世界內外俱撇，單單提箇「念佛的是誰」話頭重下疑情，如空中橛子，疑來疑去直疑到推車拄壁行不得處，不可打退鼓，從此更發精彩，只管勇猛做將去，如此用心自然久久迸出本來面目，得見好消息。若任軟暖習氣放不下胸中惡物，又被妄想所使夾雜纏綿，枉費精神，世俗中不能作人眼目，翻為笑具，自誤誤人何益之有？若真真做出一段光明，令無量眾生發菩提心，即此便是火裏生蓮華，真奇特丈夫事也。二子見老人發此大心，故敢以真切語相厲，其勉力圖之。

示吳江沈居士

一切眾生皆以我執而為生死根本，以有我則有物；物與我對則形敵生，以我招敵則眾忤皆歸，忤則為其所惑矣！故眼為色惑、耳為聲惑、鼻為香惑、舌為味惑、身為觸惑、意為法惑。惑則擾，擾則亂，亂則失其正，既失其正則被所傷者多矣！世之人皆為其惑而不自知，為其所傷而不知痛，愚之甚矣！且將以為資我也，而又愛而執之取之，又愚之愚者也。惟有智者知其不我益也，故遠而避之。苟避之不若忘我，誠能忘我則於眾敵猶夫眾箭攢空，則無可寄矣！子志道者試從此始。

示王子顯

若論此事，人人本自具足不向外求，諸佛出世無法可說，但只說破眾生自心妄想顛倒之夢耳！達麼西來為二祖安心，只道箇「覓心了不可得」。由是觀之，佛祖何曾有實法繫人耶？今之學道人不向自己本分上求，但只將佛祖言教玄言妙語蘊在胸中當作實法，及至身心病苦，與目前逆順境界定為所轉，作不得主宰，如此不知過在何處。以一向直在幻妄身心境界上作活計，所以從生至死未曾一念返覺自心本來面目，古人斥為虛生浪死者此耳！由不覺自心本來光明廣大，但認四大妄身六塵緣影之妄心以為我有。由其不覺故不知其病根所在，以水火相違四大交攻，是為身病；妄想攀緣愛憎取捨，是為心病。然身病藥石可治，而心病則無藥可治。佛為世醫王及調治眾生心病，種種方便究竟單以覺破妄想無性為回生妙藥，以一切病皆從妄想顛倒而生，是故覺妄乃治本之要藥也。良以吾人一向不覺，故隨妄想所轉，逐境漂流起惑造業，甘受諸苦而不自知。至若有能知苦求出離者，而不知出苦之要，依然墮在妄想窠中，此為以苦捨苦，何有超脫之時耶？為今學人要求安樂法門，先須識破身非我有，但看父母未生前何曾有此血肉之軀？及四大分離，即今此身更向何處安立？如此時時觀察，久則忽然一念覺破，即不為此身所苦，是為治身病之妙藥。一切病元皆從妄想心生，只須日用念念觀察，凡一切善惡念頭起處即是病根發現，直須當念著力，就在起處觀察，看他畢竟從何處起？畢竟是何起滅？及至妄想滅時，定要追察畢竟滅向何處去？如此追究到起無起處，滅無滅處，是謂起滅無從，則心體安然得大自在。如此把斷要關則前後不續，中間一念自孤。即此一念獨立處久久純熟，則妄想病根自拔，一切心垢亦無地可寄矣！是為治心病之妙藥也。以吾人自心本來離念，若知離念一著，則日用應緣動作云為，自然不被妄想欺瞞，本體念念現前，縱有一切逆順境界，自然如湯銷冰，應念化成無上知覺矣！如此善覺自心便是出苦要法，情根既拔又何病苦所攖心耶？此箇法門不是向人求覓得的，只在學人真為生死，要拔生死病根下一片鐵石心腸，是為自己本分事，殊非世諦身外功名富貴之事可比也。世人秖知求身外功名不知求自己。聖人云：「古之學者為己」政謂此耳！子顯切志向上事，但差在言語文字中求，不知向自己心地上求，以自心妄想已是病根，又將他人言語把作實法，是謂重增一重障礙耳！從今但直覺破自心妄想不被牽轉，但看妄想起處決不可相續。佛言：「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，勝淨明心，本非外得。」如此用心不退，即此現前自心便是大安樂解脫法門矣！捨此更於何處別求玄妙佛法

耶？老人因請益，諮其名曰福覺，以其覺乃第一無量之福也。其勉之哉！

示沈旅泊

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人物同稟，而人獨靈於物者，以其能知能行故耳！是則人為萬物之靈而不自知有，猶失物也；知有而不能行，亦物也；即行之不決，不決則不至，不至則與不知不行者同，亦猶失物也。嘗聞魚聽法而生天、龍聽法而悟道，此乃一聞便悟頓脫生死之苦，而人不能者是又不若物之靈於人也。由是觀之，佛性平等，人物不二，無情尚乃同體，況有情獨靈者乎？苦於不聞道，又苦於既聞不自信，幸聞而不信，不信則與木石無情等也。昔有至人咒枯木而生花、石聽法而點頭，然人不信道，則又不若木、石之易感也。何哉？其所患者信不篤、志不猛耳！信不篤則不決、志不猛則不能行，是故人之既幸聞道，故信要篤、志要猛、行要力。行不力則非猛、志不篤則非信，斯則又以志為前茅也。古人云：「學道先發一片長遠決定之志，滿拼盡命一生乃至十生、百生千生，以至長劫，直至成佛而後已，豈可以軟暖因循、朝勤夕怠、一曝十寒望其成就乎？」旅泊居士沈豫昌，以夙種善根生十善之家，居富貴之室。以菩薩人為父母，以善知識為眷屬，以同行同願為奴僕，以慈力示現為兒女，而身處其中如青蓮出水，挺挺淤泥。而不自信其清淨本有不染之性，且又蚤遇明師示出離要道，此何等善根具如此難得之勝緣勝福？豈於一佛二佛所種善根可能耶？既發信心修諸福德，事事如意，信手取足不假他力。即以遶宅湖池約數里許，所養之魚稱湖沙數，若計利則歲可千金，而一旦放之不值一唾，此較尋常以錢市生而放者即百年未可為比，是作福之大且易也。如此且聞初請藏經過蘆洲，而滿蕩之魚夜乘紅光而盡生天，此與囊泉濟涸者信倍無量，是所度者多且易也，其於諸道場在在檀度爭先，是所遇者勝且廣也。但以行道不力為愧，請益老人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是誠可愧者矣！何也？以外施為易，內施不足，是捨心不若捨物之易耳！雖然，亦丈夫所難也。良由歷劫生死情根深固難拔，非發大勇猛決烈之志，求其如法修行實非易易。若老人正眼視之，固不難耳！居士諦信，誠能以物觀身則身易輕，以身觀心則身易忘，以心觀情則情易折，以情觀性則性易明，以性觀念則念不生，念不生則道在我而不在物矣！如是則與池魚之望法影而頓脫生死何以異哉？如是我說人不如物，則又落第三第四義矣！居士能信之乎？苟能信不疑則居家而亦非家，即世而能離世，則一切資財眷屬皆入如幻三

昧矣！如是又何道之難行；情根之難拔乎？居士欲入毘耶不二法門，當從此入。」

示顏福堅

佛說世間無一法可堅固者，謂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等法如夢幻泡影，速起速滅，無常生死敗壞之法皆如是也。唯有佛性種子，雖在生死之中歷劫不壞，是真堅固。世人錯認無常為常，是以不堅為堅，名顛倒見。然顛倒之根乃罪惡之性也，何福之有？今一念返醒於無常生死法中，發心願求佛性種子，則能捨不堅之財易堅固之法財、捨不堅之身命而求堅固之慧命，此乃出世之福，福之大者。是故就汝歸依之信心，詺其名曰福堅。只欲發此堅固之心，所謂自求多福耳！豈虛名足尚哉？

示顧汝平

汝平侍紫柏老人最久，深領其心。昔余被難繫圜中，以書覆紫柏，時汝平侍側，即以書付之，囑曰：「執此，他日必有見面之時，以此為左券。」越二十二年丙辰長至月，余自南嶽來雙徑赴紫柏入塔之期，適汝平迎余松陵，至陋巷顏生生宅。因禮請益，出此卷，見紫柏手澤及余昔日書。嗟乎！法性海中聖凡出沒，如大海之漚起滅無從、去來無所，即死生夢幻於湛寂中了不可得，且余昔之死也不死，故今之生也非生，不死不生湛然一際，是知紫柏今之死也豈真死哉？手澤宛然，法身常住。觀此則千古一時、長劫一瞬，又可以常情測之哉？故昔紫柏視今日如眉睫。余今見紫柏當日之寸心，耿耿孤光昭揭如日月，既生不以形骸隔，又安可以幽明間哉？佛言：「觀彼久遠，猶若今日。」由是觀之，不但余與紫柏如巨海之漚，即一切聖凡若空中電影耳！如是又豈可以世之窮通、得失、逆順境緣而求龜毛兔角哉？汝平久入紫柏之室，於此一際平等法門，必若入大海浴，使百川之水浸透遍身毛孔耳！紫柏老人或未拈及此，故余特為點破，令其自信此法得大受用；其或未然，試向父母未生前著眼看覷，久久當知，見余與未見時無前後際也。

示顏仲先持準提咒

在家居士五欲濃厚、煩惱根深，日逐現行，交錯於前如沸湯滾滾，安能得一念清涼？縱發心修行，難下手做工夫，有聰明看教不過學些知見資談柄絕無實用。念佛又把作尋常看，不肯下死心，縱肯亦

不得力，以但在浮想上念，其實藏識中習氣潛流全不看見，故念佛從來不見一念下落。若念佛得力，豈可別求玄妙耶？今有一等好高慕異的，聞參禪頓悟就以上根自負，不要修行恐落漸次。在古德機緣上，記幾則合頭語稱口亂談，只圖快便為機鋒，此等最可憐愍者。看來若是真實發心怕生死的，不若持咒入門，以先用一片肯切心故易得力耳！顏生福持問在家修行之要，故示之以此。觀者切莫作沒道理會，以道理誤人太多，故此法門尤勝參柏樹子、乾屎橛也。

示嘉禾楞嚴堂主

《經》云：「佛種從緣起。」所謂「欲識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。」是知法界以緣起為宗。諦觀世出世間未有一法不從因緣而起者，惟楞嚴古剎創自唐朝，嗣因長水疏《楞嚴》於此，其來久矣！以當王城闐闐之中，向為力者所侵，僧以柔弱故不能守，而恢復之功固亦難矣！何幸天生五臺陸翁於此土，翁受靈山付囑，生以護法為心，而有達觀禪師乘時而出，且與翁有大因緣，一見心相印契，即議欲復之，而荷擔者難得其人。適有密藏開公乘青衿出家，依達師為入室弟子。公有幹濟才，聞有復楞嚴議則全身荷之，維時禪堂以延十方，乃議刻《方冊大藏》以廣法運，實資始乎此。刻藏既行，復蒙　聖慈頒賜大藏以光其寺，而大殿未有成也，不幸開公隱去而未卒業，五臺翁已下世，何所望乎？豈意郡守蔡槐亭先生至，則一旦而興起，得包心絃居士為之領袖，毅然而鼎建之。一時人心翕聚如響，不期年，紺殿巍峨、金像晃耀，何其偉哉！揆之重興之議幾二十年，而開公已去、達師已化，其機似乎息矣！何蔡公一至而頓新之，豈非時節因緣哉？事故有不思議者存焉！余與達師為法門心契，其所建立凡為法門者靡不休戚相關。所聞楞嚴既復，哲人已往，而守之者實難其人。及余來雙徑為作達師茶毘佛事，回過楞嚴，觀其規模弘敞，真塵中淨土。其禪堂精潔誠幻海梵宮。及見主者林公，其人端莊循雅，忍辱慈和，實可謂叢林之領袖也。嘗竊悲夫五濁惡世，佛親付囑菩薩尚不敢涉此利生，而況博地凡夫乎？以林子之端雅故見者無不敬，以子之慈忍故歸者無不悅，以人皆敬皆悅之心成未圓未就之事，如順風揚帆而行安流，其到彼岸也復何難哉？其子所願建佛閣山門者，將見一彈指之力耳！余謂獅絃將絕響矣！而幸有子繼之，亦因緣所屬耳！唯在子堅忍不拔之願力，以守難成不易之道場，將為無窮不朽之佛事，其大法流通即子之心光所遍也，又何以不堅血肉之軀而為三寶所惜乎？

示東禪浪崖耀禪人(有引)

金沙東禪寺為太史念西王公之所建也，以浪崖耀公主之。適聞老人有紫柏大師未了因緣將有東南之行，乃忻然喜曰：「某生平嚮慕大師，今有歸矣！」於是遍告檀越、宰官居士同心壹力致書，特專嗣南容公來請。公拮据經營安居，竭心殫力，將為老人休歇地。九月既望，老人適至，入門見其精誠，無論叢林之嚴整，大眾之清肅，即觀所設清規專以背誦《法華》為業，期方七年而成誦者三十餘人，此希有之事蓋公願力所持也。且公潔身處眾滴水不私，老人歡喜讚莫能窮。居無幾何即往徑山茶毘紫柏，設吊雲棲，緣畢將歸匡廬，營鳩巢長揖人世矣！公懇求老人意未能已，臨別貽此，示之曰：

「法界性中安有去來之相耶？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，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。第智眼未開，情塵斯隔，故離合之見關心，聚散之緣繫念，非夫達三際不遷、十方靡間者，未易臻其無二之境也。且《法華》以實相為宗，過去之多寶現存，即今之釋迦不滅，常住一心永劫不昧。大通王子之因直至於今，燈明授記之緣法爾現證，由是觀之，安有纖毫遷訛之相耶？試觀白毫一光洞照無礙，則一切聖凡始終因果居然目前。即老人之去來猶長江之皎月，東西各行而本月湛然。苟一念純真則心光交徹，其無以世諦恒情以作生死常見也。願公以法華三昧究竟未來，即與老人眉毛厮結同歸實際，長劫相依久遠不離，又何區區於幻化空身水月鏡像，妄生彼此之念耶？老人行矣！公其勉之。」

示金福信

孟軻有言：「養其大者為大人。」世人固陋而不大者，蓋不知其所養也。以吾人佛性種子本來光明廣大，而為四大幻妄拘礙，是名我障，以執假我而障蔽真光也。真光既蔽則我執愈堅；我執既堅則將現前聲色貨利、虛幻境界皆取之為我有，嗜之為我所受用。愈取愈著、愈著愈迷，迷則罪增福謝，是不信自心之過也。古德云：「禪定智慧之樂，非世間五慾之樂可比。」所以信心而為福之大者，其於苦趣沉淪貧窮無福者，皆不信自心所致也。金生福信則信心為福，福無可比。所以世尊稱兩足尊者，以慧足則福足。以念念智慧明見自心，照破煩惱則罪消福至，故曰：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」此則心外無法。金生用力於此，當是人中最勝樂事。若諦信自心本來無物，則不被物慾情塵所誘，而清淨恬怡之樂又非世樂可比也。可不勉旃！

示王聖沖、元深二生

佛性之在人，如水在高原，有穿鑿者無不得之。良以吾人煩惱根深、愛憎情固，不啻高原之土也，苟能力鑿深求施工不已，務在拔煩惱之根、裂愛憎之網，則法性淵泉源源不竭，溉靈根而沃智慧之芽，不唯道果可期，且將濬潛流而潤焦枯，普益人天而歸法海。涓滴而與渤澥同波者，此豈向外求之耶？特吾性分之固有耳！聖沖、元深昆季，久入紫柏之室。哲人往矣！恐性水清流不無壅閼，老人適來而為疏之，今則開發源頭，從此永無枯竭矣！其無以煩惱乾土投而濁之也。

示孫詵白

無明生死根株，只在現前一念，如人周行十方，盡生盡力而不已者，將謂已涉千萬途程，殊不知未離腳跟一步也，是知歷劫妄想遷流生死輪轉，實未離當人一念耳！若能日用現前見聞覺知，念念生處著力覷破，生處不生，則歷劫生死情根當下頓斷，其實不假他力也。佛說：「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。」豈虛語哉？今老人指示「父母未生前」一句著力參看，他日當有自信之時也。

示姜養晦

姜生少年英發，骨氣不凡，非靈根夙植般若種子深厚者，未易得此美質也。幼稚會見紫柏大師，即命之曰「信光」，意謂性具般若之光也。適參老人，請益殷勤，因字之曰「養晦」，蓋吾人日用見聞知覺皆智光煥發，第被無明蒙蔽變為情識故暗而不彰，苟能自信本有真光，不昧於現前境界，愛惡關頭昏闇之中而靈光獨耀，不被情根之所蒙蔽，是於晦而能養，則光體愈明而真元可復矣！用其光無遺身殃，姜生體此則廣大光明當發現於動作云為之間，至其功名建立皆不朽之盛業矣！豈可自昧而不信耶？但在我慢幢摧，則光明自露耳！

示沈止止

學人苦於不聞道，聞而不行是自棄也。《語》曰：「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惟恐有聞。」此力行之驗也。沈生止止少年切志向道，且幸有聞但行不力耳！其不行者在無決定志，並無他故。請益老人，因示之曰：「道不欲雜，雜則多、多則擾、擾則憂、憂則不入。」

與其不入，不若志歸一也。古云：「學道志當歸一。」久而不退，他日必知妙道所歸。然處世道之常，其事終難得一。吾所謂一者，一其志耳！唯今既知參究功夫，即將所參公案橫在胸中，不論閒忙動靜、迎賓待客、日用云為，一切處提撕不得放過，放過則被境擾，擾則生厭，厭則但有求閒之心而無念道之心矣！豈不當面錯過？是誰之咎耶？心志歸一則百事可做，但辦肯心必不相賺；若取捨情生則動靜難一，而居家入道終絕分矣！凡用心處只在念頭起處著力，起即看破，看破即當下潛消，更不相續被他掉弄，此是參究訣法，故曰：「圖難於易，為大於細。」此正易處細處下手便覺省力，若捨此更待閒時靜時方做工夫，如此則盡此生無入道之時也。沈生但就一念上做，不必向外馳求，即禮佛持咒也只在一念信力上做。總之，種種方便皆是攝心之法耳！知此捷法可以坐進此道。沈生試閉門獨坐時看透，即將靜中看的移向應緣處，久久自然動靜一如，閒忙不二也。

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三終

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之四

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日錄

法語

示眾

近來諸方少年有志參禪者多，及乎相見都是顛倒漢，以固守妄想為話頭、以養懶惰為苦功、以長我慢為孤高、以弄唇舌為機鋒、以執愚痴為向上、以背佛祖為自是、以恃黠慧為妙悟。故每到叢林，身業不能入眾，口、意不能和眾，縱情任意，三業不修，以禮誦為下劣、以行門為賤役、以佛法為冤家、以套語為己見。縱有能看話頭做工夫者，先要將心覓悟。故蒲團未穩，瞌睡未醒，夢也未夢見在，即自負貢高走見善知識說玄說妙，呈悟呈解，便將幾句沒下落胡說求印正。若是有緣遇明眼善知識，即為打破窠臼，可謂大幸；若是不幸撞見拍盲禪，將冬瓜印子一印，便斷送入外道邪坑，墮落百千萬劫無有出頭之時，豈非可憐愍者哉？此等愚痴之輩自失正因又遭邪毒，縱見臨濟、德山亦不能解其迷執，豈不為大可憐愍者哉？禪門之弊一至於此。諦觀從上古人決不是這等，但看百丈侍馬祖，每在田中作活，如插鍬子、野鴨子公案，便是真實勘驗工夫處，以此故有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之誡。楊岐之事慈明，二十餘年行門親摻執事，百千辛苦未嘗憚勞，故得光明碩大，照耀今古。若懶融之負米、黃梅之碓房，歷觀古人無一不從辛苦中來，何其今之少年纔入叢林便以參禪為向上，只圖端坐現成受用，袖手不展、一艸不拈？如此薄福絕無慚愧之心，縱有妙悟只成孤調，絕無人天供養，況無真實修行虛消信施，甘墮沉淪者乎？若是真實為生死漢子，當觀本師釋迦文佛，於三千大千世界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為求菩提捨頭目髓腦處。如此當發勇猛拚捨一條窮性命，將這一具臭骨頭布施十方供養大眾。一切行門苦心操持，難行能行、難忍能忍。若於日用六根門頭，頭頭透過便得法法解脫。古人云：「從緣入者相應疾。」如此用心三十年不改，縱不悟道，再出頭來定是頂天立地漢子也。老人以此示之，遍告同參。

示歸宗智監寺

歸宗為古尊宿說法地，惜廢久矣！幸達觀師倡興復之機，既而湛公竭身盡力，竟還故物，遂成道場，今二十餘年矣！湛公化去，弟子

修慈荷之。余丙辰夏來禮金輪舍利塔，睹其寺之規模，甲匡山之勝。因思輔弼者誠難其人，及眾中見禪人在智，眉宇秀拔，卓有骨氣，因屬主者命為監寺，時以唯唯。及余之雙徑，明年夏還山，則禪人云：「適他往。」余悵然若有所失。未幾禪人歸，余甚喜，即令典舊職，禪人作禮受命。及觀其行事井井有條，事上以敬、御下以慈、處眾以和、持身以勤，潔己虛心百事俱理，余深喜其叢林得人，且自慶余知人也。私謂：「禪人循循善行，未知其真實操履因何而能然也？」久而詢之，禪人善密行，凡眾人盡日所務有不及者，視其當務必通夕不寐，一一親為料理，明發則事無不辦者。余嘻噓而歎曰：「有是哉！此人之所以難能也。」余嘗見叢林年少率無慚愧、一味養懶、三業不攝、禮誦不修，甚至白晝安眠，安肯終夜不寐身任其勞以備大眾之務乎？此禪人立志堅強，故操履大越於人者多矣！昔佛弟子千二百人，獨稱羅睺為密行第一，故為佛長子。此土前輩諸祖，唯百丈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，遂為叢林千古典刑；永明每日行一百八事行，故閻羅殿上圖像供養。吾聞佛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身命為眾生處，故感為天中天。是知從上佛祖無有不從行門建立世間福田功德也。禪人能以此心放捨身命，荷負叢林即是建立三寶，三寶常住即是續佛慧命，慧命不斷即是報佛深恩，知恩報恩即是慈父之孝子矣！捨此又將何法以為佛弟子乎？雖然，善始而成終者，此又昔人之所難者。禪人既秉如此操行之志，更立堅強久遠不退之願，二六時中念念諦思：「我自無始生死以來捨此身骨，若可積者則如須彌山；所飲母乳，若可存者則如四海水。如此捨身受身皆造生死苦業，何曾一日以此身命而修出世之行者乎？若果有之，則吾今生定不如此在凡夫地矣！今幸有此身發難得之志，一生盡命不捨本行，則是一生超過百劫千生矣！如此乃謂不虛生耳！」禪人從此更發精進，居一切時但將趙州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州云：『無。』」此則話頭蘊在胸中，隨就作處心心參究，畢竟因甚道無？一旦搕著抹著一念疑團迸裂，則從前生死頓然了卻，是可謂福慧二嚴一生取辦，此正古人云：「移花兼蝶至，買石得雲饒。」則前三十六代祖師一齊在禪人眉毛上轉大法輪也。

示自宗念禪人

佛教弟子修出世法，唯自利、利他二種妙行。識心達本，了明自性，謂之自利；莊嚴佛土，教化眾生，謂之利他。利他謂之修福，自利謂之修慧，故佛圓滿福慧稱兩足尊。是以菩薩發心勤求無上菩提，不出自利、利他二利而已。所以菩薩雖知法性空寂而不捨有為

諸行，知法性空是謂自利，不捨諸行是謂利他。從上佛祖未有不由二行得出生死者，是以釋迦世尊歷劫勤修難行苦行，我等曠大劫來於生死海頭出頭沒，捨身受身不可思議，皆是虛生浪死，何有一毫真實行門？若有實行則定不似今生這頭面也。回光返照猛自思惟，豈不痛哉？禪人今幸仗夙緣，早得離塵脫俗，身著袈裟永離苦海，又得安居名山，諸祖說法勝道場地，此萬劫難遇之緣，一旦身處其中，豈不大生難遭之想？正是饑逢王膳、病遇醫王，自當慶幸無量矣！即盡此形壽拚捨一生作此功德，已勝百劫千生空過無益也。禪人既歸心老人，當信老人言，自今之後發堅固不退之心，持勇猛剛強之志，盡自己色力，量自己才能，辦一片肯心，任緣隨願，耐心耐煩，忍苦忍勞，即一日成就一種功德已勝一生空過矣！豈可輕棄妙行抱守愚痴，以偷安為便？禪人自說身弱神疲不能任事，此固為然。古人貴在心力強、願力大，不在色力健不健也。今雖小恙不為大苦，若造惡業墮在三途，即求今日以小病小惱之身心求作福田之利益不可得也。佛令眾生思地獄苦發菩提心，正是今日策發精進幢也。禪人但以安忍之心為前導，自然忘疲勞無厭倦也。古德云：「寧有法死，不無法生。」縱捨此身命作此妙行，猶為般若舟航可到彼岸。苟不勉力強志可謂虛負此生，既到寶山空手而歸豈不惜哉？禪人若能安心於無事則心空，心空則神不竭，神不竭則身不勞，如此是為無作妙行，遇緣即宗，定不為日用所轉，頭頭成就大解脫門矣！當諦思之！

示陸將軍

將軍為濠梁世胄，天性英傑，其殺機固所賦也。中年知向道，從法門諸善知識參求生死大事，入海門周先生室，先生雅愛之，嘗拈古人「勸君識取主人公」之語示之喫緊提撕處。老人東遊過曲阿，將軍從諸居士鴈行入室，聞法言默有警惺。及秋，老人歸隱匡山，將軍謁老人於金輪峰下，因請益曰：「自知殺業太重，願求懺悔。」老人喜其性直無偽，固古豪傑忠肝義膽之儔，第古今賦此天性者多盡錯用其心，故以佛種子翻作地獄苦具耳！然佛性無二，眾生與佛不隔一毫，但善達其性則眾生即佛，不善達其性則佛即眾生，如清冷之水以之獻佛則清淨，以之洗穢則污濁，故佛之慈悲即眾生之殺機。古德云：「護生須用殺，殺盡始安居。」又云：「梵語阿羅漢，此云殺賊。」故《經》云：「與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共戰有大功勳，滅三毒、出三界、破魔網，爾時如來一大歡喜。」此釋迦老子勸人殺生之榜樣也。以佛能如此殺生，故號大雄猛世尊。而世人愚痴，賦有雄猛之佛性，而不自殺其賊翻以殺人，取劫劫生生酬

償地獄之苦而自以為功多，豈不為至愚至痴而倒用其佛性者哉？語云：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。」自古罪之大者莫大於殺生，其殺人以為功，殺生食肉資口腹以為快，其愚等也。將軍能回心向上自求多福，從今日去以殺生之勇自殺其慾。佛言：「貪慾嗔恚過於怨賊，能自斷之是為殺賊。」能破煩惱出生死苦是為大榮，以此直求無上佛果是為大賞。其殺之利有如此者，而自棄不謀可謂智乎？雖然，殺人則易，自殺則難。觀自古豪傑能輕生於一諾而不能忍一詬；力能舉鼎而不能自斷其慾。拔山蓋世之雄至勢窮斷命之際，不免涕淚於虞姬，故云：「出家大丈夫事，非將相所能為。」將軍果能自制其勇以返治其心，以全固有之佛性不負天真，乃真丈夫真豪傑之能事也。老人葛藤至此，是謂法施慈悲；將軍信此，是真懺悔。

示慧成信首座

首座慧成，中年棄妻，挈子出家，曾參達觀、蓮池兩大師，乃之南嶽湖東掩關。老人將卜 居南嶽，時成破關相迎，一見心生孺慕，老人因吊 二老東行，遂侍巾舄，及卜 居匡廬為休老計，成即願從事。一日作禮白言：「某幸末法為佛弟子，志出生死，親見三大師，現身五濁惡世衛護法門，行其難行、忍其難忍、調其難調，每見如來教中教菩薩法，將謂空言，今親承三大師之行履，私謂不必虛慕古人，而羹墻不遠、典刑現在，便可盡形壽以依皈，誠難捨此而別求怙恃矣！乃寫三大師之真，願終身佩奉，且生生世世執此願輪，即往來人天周流六趣，曾無厭倦者，乞師為我證盟之。」老人聞而笑曰：「此固子之深心本願，雖然似矣猶未探其本也。請試觀夫本師和尚毘盧遮那法身非身，以文殊、觀音、普賢三大士之行以成其身。然文殊智也、觀音悲也、普賢行也，捨此三者則法身寂寥亦無寄矣！故如來法身，若言其智則徹法界理事因果，乃至艸芥塵毛無不盡其源底，盡眾生界心念頭數，莫不徹其根源；若言其悲則盡眾生數皆為己身，故凡眾生之饑寒困苦疾病痛痒，乃至三途劇苦，皆菩薩全身一體而共受之，故能不捨於一眾生；若言其行則盡虛空徹法界，無一艸芥塵毛不是菩薩捨身命處。故普賢十願一一皆言：『虛空界盡、眾生界盡、眾生業盡、眾生煩惱盡，我此行願無有窮盡。』是故本師毘盧遮那以此三法成就一身，不唯少一法而法身不成，即一眾生而非自己則法身不遍，乃至塵毛艸芥一有不徹則未盡無明，以至虛空盡處而行願亦盡則法身斷滅。雖然於法界性中觀此三者，如首羅三目，即一而三，即三而一，名異而體同，體一而用異，不即不離，非三非一，然於寂滅海中猶似漚滅漚生耳！苟能學此三聖以盡智、悲、行、願之量，而亦未盡法界之量。若有挺特沒

量大人，能於毘盧頂[寧*頁]上行，回視此三行者，大似喚奴作郎矣！是則以此而觀三大老者，汝以瞽眼而見空華耳！以彼區區介爾之行較三大士者，又不啻奴兒婢子矣！豈能盡佛法身之量哉？雖然三老固不足盡，要於法身體中亦塵毛耳！苟能從此發堅固心，能捨身命建立三寶，凡有纖毫裨法門益眾生事，皆法界全體之德用。如由一塵以遍諸塵、始一毛而融多毛，從今生以極未來劫劫生生不退此心；亦如普賢之虛空界盡而行願無盡，是則生生世世食息起居、行住坐臥未離本師一毛孔外，是則三大老者乃於法性海中同出同沒，不出如幻三昧耳！逢場作戲杆木隨身，說幻法以開幻眾是則有之，何足以為師哉？其無以限量心自隘如來法身境界可也。」

示自覺智禪人

佛言：「汝等比丘，每于辰朝當自摩頭。」此語最為親切。老人每每思之，吾佛慈悲痛徹骨髓，嘗謂末法比丘多所受用，安居四事種種供養各各自謂所應得者，更不思我是何人？物從何來？為何而受？所以知恩者希而報恩者少，特未一摩其頭耳！苟回光一摩其頭，則不覺自驚曰：「吾為何剃除鬚髮，而不與俗人為伍耶？」苟知形與俗異，則居不敢近俗、身不敢入俗、心不敢念俗，如此則樂遠離行，不待知識之教而自發勇猛，入山惟恐不深矣，又安忍混從市俗縱浪身心，為無慚人作無益行耶？自覺禪人向住人間，適遇會誠，即躍然來匡山禮老人，願枯心住山修出世行，老人因示之以雙修之行。吾佛稱兩足尊者，以福慧兩全也，為佛弟子志學佛者無越此耳！故修慧在乎觀心，修福在乎萬行；觀心以念佛為最，萬行以供眾為先，是二者乃為摠持。吾人日用一切，起心動念皆是妄想，為生死本故招苦果。今以妄想之心轉為念佛，則念念成淨土因，是為樂果。若念佛心心不斷，妄想消滅，心光發露，智慧現前，則成佛法身。然眾生所以貧窮無福慧者，由生生世世未嘗一念供養三寶以求福德，直為生死苦身念念貪求五欲之樂以資苦本。今以貪求一己之心轉而供養三寶，以有限之身命隨心量力供養十方，乃至一香一華、粒米莖菜，則如滴水入滄溟、一塵落大地，縱海有枯而地有盡，其福無窮，故感佛果華藏莊嚴，為己將來自受用地，捨此則無成佛妙行矣！禪人如生疲厭，當自摩頭，則自發無量勇猛也。

示龍華泰禪人(有序)

余往乞食長安時，過龍華樹下，主人瑞庵師物色余甚驩，視猶多世親因也，一食不忘。余睹王舍城中諸住剎者率多浮習，獨師孤

硬潔介，遇物不假辭色，心知其非塵中人也，遂相與莫逆，故數數往來。若諸弟子輩亦莫不以余為親，故無間然。及余居五臺、隱東海，二十年來如一日也。既師化去，若其孫潭公視余猶視師，及余被放嶺外，愧生平竟無以報德者。頃余出嶺之南嶽，時則法孫泰禪人遠來相訊，余見之不覺五內酸痛，則昔之與師音聲相貌居然在目。及余之雙徑了達大師因緣，禪人相侍。既而余歸匡山，則攜禪人與之同歸者，意念爾祖之德，冀成就禪人出世之業為報地耳！居期年，以開荒之勞，身心未及放下，頃政為禪人指示發覺初心，方有趨向。適乃翁以書招之屬以他緣，余刻意留之不可得。禪人將別，請益老人，因示之曰：

「吾出家兒，先須急其大者，略其小者。何謂大？生死是也；何謂小，世緣是也？古德云：『除卻死生真大事，其餘都是可商量。』以眾生沉淪苦海汩沒世緣，積劫以來以至今日，未嘗一念返省也。今幸為佛弟子，身著袈裟且又遇知識有入道之緣，而不拚捨世緣苦心參究己躬下事，切恐今生錯過，縱出頭來未審可能如今日之諸緣畢具否也？禪人今以乃翁之命不敢違，去則固爾，當以死生之念為急，辦道之緣不可失，事畢旋歸。老人幸得活埋空山，但存殘喘一日。則與禪人切磋大事，有一日之功。老人以畢命為期，禪人以死心相侍，但得禪人當人一念光明煥發，不獨禪人以了積劫生死大事，亦是老人所以報乃祖之地，不負此世際會因緣也。禪人行矣！其無久滯他鄉，重增生死業累耳！」

示翠林禪人

佛祖教人唯在真心實行為出生死之要。心真則凡所動作言行舉措，無一事而不真；行實則凡所云為，無一行而不實。故真實如好種子，其餘作為立行種種皆發生之緣。以是之故，抽芽發幹開花結實究竟不虛，故佛說發心修行如布種子，成就菩提以為結果。果者實也，以始終皆真實故，故佛呵二乘為焦芽敗種者，以其心行不真實故也。從上諸祖教人參須真參，悟須實悟。是知一切眾生為虛生浪死者，以其妄想顛倒用事，劫劫生生未曾一念真實，故於生死海中漂流無可憑據難到彼岸者，正所謂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耳！況為佛弟子者，身在袈裟之下，豈可流浪一生，念念妄想業識流轉，曾無一念返省而求真實履踐之行者乎？此乃向袈裟下失卻人身，最為可憐愍者，不但自己虛生浪死，抑且信施難消，復自酬償無有窮已，又豈不為大哀者乎？禪人既不遠千里來參老人，必發一片真實信心，以此空山寂寞之中非掠虛之地，何所為而來耶？既發真實信心，不是一見便了，不求一段真實之行亦徒然耳！若求真實之行，

即從真實心中發現，果有真真實實為生死之心，必須將從前有生以來及出家以來，從頭一一細思檢點，何曾有一念一行是真實事？從前已是虛過，即從今日已去發一片出世之心，將一切世間情根妄想攀緣一齊放下；將此一把骨頭一齊拋卻；將此一條性命納向空山大澤之中，任他日炙風吹，一切安逸飽煖思慮盡情撇卻，單單直以死生一念掛在眉毛上，將一則古人公案蘊在胸中日夜參究，看他一念世間心起，便是墮在生死處，定要把斷不容毫髮。如此參究不悟不休，即此一著便是為生死真實心，即以此心向二六時中一切動作云為種種行門，至禮拜三寶，供養十方調和大眾，看侍老病一切行門，無不親身竭力承事，不生一念厭倦心；不生一念人我是非得失心；不起一念休歇止足想。如永明大師每日行一百八件方便行，盡形不改，即此便是真實之行。若此心行皆真，則無一事一行不是實事，所謂妙行。果能如此操心立行，透出本地光明，則將積劫所染一切貪、嗔、痴、愛習氣種子一一消融，化為成佛真實種子矣！如是用心可謂不虛此生、不負出家，不枉遠犯風波參訪知識。若仍前涉虛，止作常情，業垢罪垢種子但隨妄想而行，不唯辜負此生，實取窮劫三途之苦耳！

示順則易禪人

學人貴有遠大之志，以吾人所具廣大真心與佛同體，包法界為量，但迷之而成蕞爾幻妄身心，執之以為己有，堅固執持為我而不化，則一切業累皆從我立，一切苦惱皆因我生，乃至長劫輪迴皆我所致。以此迷之而不覺，如佛所云：「棄海認漚，目為全潮。」是可愍者。舉世皆然，其無足怪。若吾徒沙門釋子乃出塵之人，親近佛法乃出情之法，實破我之具。方今學者廣學多聞但增我見，少能餐采法味而滋養法身慧命者，豈非顛倒之甚也？且以法而為利媒又其甚也，可不哀歟？易禪人以多聞無益志在清修固已遠矣！然徒以清修為行而不刻意究竟生死根株，猶然以雅尚為高而不深窮佛祖不到之地，此其創志不遠，是以一日之價為得也，可不負其本有哉？吾徒所難得者厭世俗，最難得者厭生死。禪人今知其厭而不知究其所以厭，是猶然以五十步笑百步也。嗟！余老矣！餘日無多，生死大患橫在眉睫，恐厭之不極。禪人年亦長矣！能以老人之厭自厭。倘不厭，老人相與千巖萬壑之間，絕影忘言修厭離行，從此長揖五濁永離四生，同遊廣大極樂之鄉，豈不為最上因緣哉？又奚止于裹糧千里之適，視彼榆枋莽蒼者，固未足與道也。

示查汝定

往，余居海外之三年，戊戌，查汝定不遠數千里謁余，於行間一見忘形，相與莫逆。既余從南嶽之雙徑取道金沙，居士忽再見，越十九年歡然如未別時，第白髮相看耳！晤言旬日，為作小像贊而行。及余還匡山，誅茅五乳，聊爾棲息。明年季春既望，居士忽杖策來，余一見大為奇事，何當衰年不辭跋涉親師問道於青山白雲之中，其志趣豈尋常者耶？居士覽余所居，倚七賢而面五老，儼然而對天際真人，雲霞出沒於衣袂，湖光照映於眉端，固天壤一絕境。噫嘻！塵世安能有此夢想耶？居士即判然有歸老志。既而策杖登覽，遍歷其窈眇，窮巖絕壑，捫摸無所不至。歸而告余曰：「今觀此山，始知天壤之廣大、山川之鉅麗、乾坤之靈秀，即探五嶽而望崑崙亦未逾於此也。因思孔子『登泰山而小天下』。且睹江湖之浩渺，窮天地之高深，其猶踞蓮華而窺香海，是知佛道之廣大，世界微塵須彌芥子。由是觀之，而天下未足以小言之耶！乞師指示，目力所不能睹、足跡所不能窮，大有逾於此者，願終身卒業焉！」余曰：「子之所悅者，是以見見其跡，未嘗離見而識其微也；其所見者相，未嘗離相以觀其妙也。語曰：『自大視細者不盡，自細視大者不明。』若離見相而洞達其幽微，則須彌未足盡其大，世界未能廓其量也。試為子言之。以太虛而觀世界，則世界一塵也；以世界而觀須彌，則須彌一塵也；以須彌而觀茲山，則茲山一塵也；以吾心而觀太虛，則太虛猶夫一塵也。故曰：『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。』若以智照一心，則虛空大地世界微塵不出吾身一毛孔耳！視一毛而能含受虛空世界，則一一毛孔一切皆然。由是觀之，即一毛孔能同法界周遍廣大之量，豈彼介爾天地、點滴江湖，又詎可以窮其智性哉？雖然，色性、智性無二無別，以智融色則色隱而智顯，以色眩智則色顯而智亡。色智尚然，又奚可以目力之所見、足跡之所窮，以誇廣大之域、盡浩渺之際哉？子其離見超情，遺形釋智而洞乎真際，則聖凡之出沒、世界之成壞猶夫空華起滅耳！又何足言小天下哉？子乃棲神於此，先天地而不為始，後天地而不為終，又奚可以一掊土而盡其天年耶？子其諦觀而深察之，無以纖塵翳目失曠觀而自小也。」汝定再拜稽首曰：「學人向之自束于見也，其猶醯雞歟！今蒙師指示，發吾覆矣！請事斯言，期卒業以盡命焉！」余於是乎書以遺之歸。

示玄機參禪人

禪人以持明為專行，從事者三十年，心地未有發明，乞老人指示持明與參究向上用心同異。老人因示之曰：「佛說：『修行之路，方便多門，歸源無二。』摠之一切行門，單以破煩惱、斷情根，發明

本有而已。即參禪提話頭與念佛、持明皆無二法，第不善用心者不知借以磨煉習氣、破除妄想為要務，返以執著之心資無明，故用力多而收功少耳！原其此事如用瓦子敲門，只是要門開，不必計其手中瓦子何如也？以吾人無量劫來積集貪、嗔、痴、愛雜染種子，潛於藏識之中，深固幽遠無人能破，故聖人權設方便，教人提一則公案為話頭，重下疑情，把斷妄想關頭絲毫不放，久久得力，如逼狗跳墻，忽然藏識迸裂露出本來面目，謂之悟道。若是單單逼拶妄想不行，何必話頭？即婆子數炭團，專心不二亦能發悟，況念佛持咒有二法哉？禪人持明三十年不見效者，不是咒無靈驗，只是持咒之心未曾得力。尋常如推空車下坡相似，只管滾將去，何曾著力來？如此用心，不獨今生無驗，即窮劫亦只如此。及至陰境現前、生死到來，依然眼花撩亂，卻怪修行無下落，豈非自誤自錯耶？禪人從今不必改轉，就將持咒的心作話頭，字字心心著力挨磨，如推重車上坡相似，渾身氣力使盡，不敢放鬆絲毫，寸寸步步腳跟不空。如此用力時，只逼得妄想流注，塞斷命根更不放行。到此之時，就在正著力處重下疑情深深覷看，審問只這用力持咒的畢竟是個甚麼？覷來覷去，疑來疑去，如老鼠入牛角，直到轉身吐氣不得處，如此正是得力時節，切不可作休息想，亦不得以此為難生退息想。及逼到一念開豁處，乃是電光三昧，切不可作玄妙歡喜想。從此更著精彩拼命做去，不到忽然藏識迸裂虛空粉碎時決不放手。若能如此持咒，與參禪豈有二法耶？所以道：『俱胝只念三行咒，便得名超一切人。』便可證明。即親見佛祖，亦不易老人之說也。」

示智沙彌

方今出家兒於末法，當鬥諍堅固之時，有能決志為生死大事，單提向上一著，以了悟為期，此上上根人誠不易見，以今亦有參究此事，又惡覺惡習濃厚，蒲團未穩邪見橫生多落魔道，此其難也。古德云：「未能參究向上，且於教法留心，時光亦不空過。」其留心於教亦有兩般：一則根器稍利，力窮性相宗旨深徹其源，以多聞薰習之功，從聞思修入三摩地。是則不獨自了心性，抑且為人師，此亦報佛深恩，不負出家之志。至若根器稍鈍不能廣親教乘，即持誦一門尤為要行。故天台大師以讀誦受持為五品觀行之首，即《法華》所說持經法師。現在父母所生肉身即得六根清淨，此持經之功豈劣行哉？今沙彌既知厭生死苦投佛出家，苟無專心一行，豈不孤負此生？即持經一行能專心一志，如古人潛心理觀，一旦忘言契心得佛心宗，是由文字而得摠持，此所謂旋陀羅尼門。由此證入，斯則歸源無二，方便多門，歷劫生死根株，仗此法門一時頓斷，豈不

為無上菩提之徑路乎？若悠悠歲月唐喪光陰，墮於粥飯常流，豈不虛消信施重增業累，又何取於出家為哉？

示性覺禪人

出家本為生死大事，今出家兒不知生死為何物，但知隨波逐流，業識茫茫無本可據。古人參方行腳訪尋知識，單為究明己躬下事。今人行盡天下歷遍叢林，唯鼓粥飯氣習，竟不知善知識為人處，可惜奔波一生到底了無下落，是為可憐愍者。至有一念為生死心的，不知修行之要，或以禮誦念佛為修行，一生辛苦到底，於己躬下事如黑漆桶相似，於生死分上了沒干涉。禪人發心真實為生死大事，唯有參究向上一著為真實工夫，先要辦一片長遠決定不退之志。古人二三十年單提一念不悟不休，第一不得指望速成就，釋迦老子三大阿僧祇劫磨煉身心豈是鈍根耶？古德參究機緣儘多，唯有「念佛的是誰」一則審實話頭最易得力。禪人今日發心參究，但將此一則公案時時提撕，先將身心內外一切妄想雜亂念頭一齊放下，放到沒可放處，即深深提起一聲阿彌陀佛，四字歷歷分明，急著眼看，看得少不得力？又提一聲佛，有力便下疑情，審問這念佛的是誰？審之又審畢竟是誰？看得纔有昏散現前，即便快著精彩又提又看、又審又疑，疑到疑不得處，胸中如銀山鐵壁立在心目之間，如此便是話頭得力時也。若到此得力處正好重下疑情，於日用一切時、一切處念念不移，乃至久久夢中一似醒時一般。若用力到此決不可退墮，忽然疑團迸裂，自然頓見本來面目。若肯發此決定之志，操不退之心，但只一念直直行將去，切不可求速效、切不得將心待悟，若工夫綿密自有打破之時節也。如上所說參究一節最是易為省力，只是要放得下、提得起、靠得定、疑得切，不拘行住坐臥動靜閒忙，都是用心的時節。六祖云：「若論此事，輪刀上陣亦可做得。」此之謂也。禪人有志真為生死，便從此一路下腳。

示寶藏相禪人禮普陀

觀音大士證圓通本根，以法界身隨緣應現，凡一稱其名即得脫苦，是則大士豈定居於普陀耶？殊不知海喻生死、山喻涅槃，大士以法身普應生死海中，即眾生日用尋常皆大士威神顯現，湛然寂滅猶如寶山，故以海中普陀象之。由在眾生煩惱海中，眾生有苦即大士之苦，故一稱其名即得解脫，乃眾生喚醒自心大士，大士現前則寂滅現前，寂滅則苦不能到，故山在海中，波濤不能撼動，是故名為大士常居普陀，非局指海中拳石為大士棲托也。眾生迷妄，不禮自心

之大士親踞寂滅之道場，巍巍不動如海中山爾，乃跋跡山川，必數千里外伶俜辛苦而向外求之，迷之甚矣！禪人久參行腳，樂住蘭若，是見自心之大士，而以方便攝眾生耶？是未見自心而必欲往見大士於南海耶？若見自心則念念寂滅現前，大士心心出現於咳唾掉臂之間；若未見自心而他求之，是涉海踰河而求止渴於井也。雖然如是，《經》云：「歸源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。」今大地眾生皆信大士於南海，合就其機而引進之，令其涉海登山一呼大士猛省自心，則觸目波濤皆人圓通之門，必使自信而後已。同此行者，但有一人能信老人此言，則不負一翻行腳，不然則空費艸鞋錢也。

示明輝禪人少林禮祖

若論此事，佛未出世，祖未西來，照天照地，無欠無餘。即黃面老子出世胡亂四十九年，終日搖唇鼓舌亦未道著一字。及末後拈花，迦葉破顏微笑，乃曰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今付與汝。」大似空拳誑小兒。自是喚作教外別傳之道，一似缽盂安柄，一人傳虛，十人傳實。及達磨西來又說作單傳直指。少室九年賺得神光痴種，立雪斷臂求之，將謂有甚奇特，究竟到底直是個「覓心了不可得」。從此承虛接響。大家都架空中樓閣各立門庭，二派五宗畢竟不曾為人拈出，直至而今大地黑如漆，致使痴狂之輩向鬼窟裏弄精魂，自謂傳少林禪是某家兒孫，如此誑惑愚人豈不痛哉？禪人今日參老僧，老僧此問無佛法禪道與人，說甚麼乾屎橛？禪人又要走向少林禮鼻祖求佛法禪道，捨卻自己腳跟下一尺土，更向千山萬水之外，向他家屋覓，豈智也哉？禪人試將己躬下理會，看未出門一步與到匡山時是同是別？即今離匡山一步到少林，往返歸來時是同是別？若是別，則未出門一步早已錯卻了也，況千里萬里乎？禪人果能透出頂門隻眼，將別與不別拈向一邊，看來畢竟是個什麼？是時方知達麼老胡元未西來，黃面老子曾未出世。此段家風築塞虛空充滿十方，又何庸妄想馳求費艸鞋錢如渴鹿逐燄耶？禪人如不信老人，試到少室問取單傳堂前露柱，看是個什麼？

示法界約禪人

禪人生長建昌，自離塵以來，久走方外遍參知識。曾禮紫柏及老人於大都已三十餘年，復覲老人於匡山，因示之曰：「從上出家兒皆為生死大事，登山涉水求善知識決擇，於一言一句之下剿絕命根，將百千萬劫塵勞惡習當下頓斷，如脫韝之鷹，自此不復受人拘縶，即能掉臂生死路頭絕無顧盼。諦觀《傳燈》諸祖為人抽釘拔楔處，

有甚玄妙秘密耶？只是學人一向單為生死一著蘊在胸中，吞不入吐不出，扼塞不通，如喪考妣相似。偶因緣時熟，忽遇善知識柱杖頭一撥便轉，更有何疑慮耶？唯的信自心本有而已。今人行腳走遍天涯入遍叢林，眼中到處熱烘烘便是好道場；見粥飯精潔，一頓飽齁齁的便是好知識。縱遇明眼知識都被熱瞞當面錯過，如此行腳操方，較之古人豈不天壤相懸耶？此何以故？蓋由各人本分為生死一件大事未曾把作喫緊耳！然為僧行腳不為本分事，便是流浪生死一生空過時光，枉費艸鞋錢，豈不大可嘆息耶？禪人為生死出家行腳，參知識、住名山、行苦行，種種法行一一經歷，且道即今生死事畢竟如何？且道前見紫柏與老人，今見老人與未見時有何差別？且道今在匡廬萬仞峰頭白雲深處，與王舍城中萬丈紅塵裏境界是同是別？若道是同，且隔三千里外沒交涉；若道是別，衲僧行腳眼在甚處？若向這裏定當得出，三十年即今日、今日即三十年前，紅塵即白雲、白雲即紅塵，當處寂滅。若此處寂滅則一切生死煩惱業行及種種差別境界無不觸目寂滅矣！其或未然，今日再行腳，從頭起重到五臺、峨嵋參見文殊、普賢，試問何等是平等一際寂滅法門？待有話會再來與老僧相見。」

示崇觀禪人

觀禪人往來吳楚，不遠數千里來參，一見則知其有志而未能也。老人愍其遠來且無可指示，但因其名乃字之曰見微。以眾生生死根株微細流注，妄想昏迷而不自知，故吾佛大師設觀以照之，良以微非觀照，無以見生死之力大；觀不涉微，無以顯照用之功力。能破幽微則生死可出，此特教家之極則。若是衲僧分上自有格外鉗錘，但能一念如鐵壁銀山，塞斷咽喉無吐氣處，直得死而復甦方有少分相應耳！禪人方且波流識海未能勦絕命根，他時後日苟能吐卻雜毒放下身心，再來參請有分。

示六如坤公

從上諸祖教人參禪，雖有超佛越祖之談，其實要人成佛作祖耳！未有欲求作佛祖而不遵佛祖之言教者，捨教而言修行，是捨規矩而求方圓也。且佛教阿難，開口便道：「應當直心。」《淨名》云：「直心是道場。」馬鳴大師開示修行切要，須發三種心，謂：直心，正念直如法故；深心，要集一切諸善行故；大悲心，願救一切眾生苦故。是知從上諸祖未有不發此三種心者。即如個個開示入門要看話頭，學人秖知瞢瞢的去參話頭，只要妄想貪求玄妙，卻不知

是直心正念真如。祖師方便法門若說真如二字，學人早作道理會取去，誰肯下死工夫做？若只教去看話頭，看到話頭逼拶歷劫情根忽然斷處，則從來一切妄想情慮當下消滅，求一念生心了不可得，到此便是離念境界，正所謂正念者無念也。若到無念則不求與真如合，而自然與真如覿體相應矣！如此便是佛祖教人直心的樣子也。是知參禪更無別樣巧法，只是要人實實死做，做到恁般田地，所謂：「閉門造車，出門合轍」，豈有甚秘密巧妙哉？此乃第一、直心修行也。第二、深心，要集一切諸善功德，此諸善功德不是外邊有為的事。如達磨大師對武帝云：「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是真實功德。」是知達磨所說淨智妙圓正是馬鳴直心正念真如。是則馬鳴之諸功德，就是將直心正念去做，以真如遍成一切有為事法。今日要求證真如，不是在死眉死眼鬼窟裏求，要在一切日用有為萬行上求。所以行上求者，不是在事上別討出一個玄妙真如來，只是就將直心正念在一切事上驗看，可與直心正念相應不相應？若事事法法都與直心正念相應，則目前無一法一事不是真如境界矣！所以馬祖與百丈諸弟子，日用中搬柴運水、鋤田插禾、燒火煮飯，事事上覿面勘驗，故尋常一言一句冷言熱語，都是要弟子入證真如之門。若勘到果然一切處不昧，方許有為人分；若胸中絲毫未透，未到無念境界便起心動念即被業轉，墮在生死窟中，故未輕許印正。此《傳燈》千七百則葛藤皆真實印正語，非玄妙機鋒語。如今學人不知如此，都把作玄妙奇特言語，蘊在胸中當作己解，日用頭頭未曾一毫看破，豈不誤哉？若到目前法法頭頭全是真如當體現前，則所集何法而非功德哉？第三、大悲心，願拔一切眾生苦故。如今學人見拔眾生苦是菩薩事，待他日成了菩薩纔度眾生，卻不知能度眾生方是菩薩。度眾生苦，不是有了神通妙用纔去度眾生，卻就是直心正念集諸功德處，就是度生事業。且如世尊教須菩提度盡眾生，實無眾生可度，乃至廣行六度更無一法可行，乃至上求菩提佛果亦無所得。且度眾生豈不是集諸功德？實無一法可得，豈不是直心正念真如？如此妙用，乃自己日用神通，取之無禁、用之不竭，則何法而非功德事哉？以眾生日用種種事法皆是煩惱現行，今以真如一念事事法法上印破，都轉作真如妙用，便是度自心之眾生，如此參學是名真參實究者。不是現成端坐養懶，過了三年五載便誇大口說：「我參禪幾多時，悟了多少妙處。」如此見識都是閻老子前喫鐵棒漢，返不如三家村田舍郎，他倒免酬信心檀越宿債。老漢看來，佛祖教人原是分分明明，只是後人錯會所以誤耳！禪人既歸心老人，須信老人言，從今將抱守琉璃瓶子一拶粉碎，將從前參的都移在一片身心上，向成就眾生門頭拼卻性命去，一一著實體驗過，發廣大心。能引一眾生發菩提心，便是拔一眾生之苦，則是自破一分我執

損一分煩惱；消得一分我見煩惱，便是證一分真如境界。若從此以去更發長遠心，即三生十劫，劫劫生生行到煩惱消盡處，便是度盡眾生處，若眾生煩惱一時都盡，更要成甚麼佛祖？

示西印淨公專修淨土

近世士大夫多尚口耳、恣談柄，都尊參禪為向上事，薄淨土而不修，以致吾徒好名之輩多習古德現成語句以資口舌利便，以此相尚遂至法門日衰，不但實行全無，且謗大乘經典為文字，不許親近，故世無明眼知識，卒莫能迴其狂瀾，大可懼也。智行兩缺，何以望法門之興乎？大都不深於教乘，不知吾佛度生方便多門，歸源無二之旨耳！世人但知祖師門下以悟為上，悟心本意要出生死耳！念佛豈不是出生死法耶？參禪者多未必出，而念佛者出生死無疑。所以然者，參禪要離想，念佛專在想，以眾生久沉妄想，離之實難。若即染想而變淨想，是以毒攻毒博換之法耳！故參究難悟，念佛易成。若果為生死心切，以參究心念佛，又何患一生不了生死乎？惟此淨土法門，世人以權目之，殊不知最是真實法門。諦觀普賢以法界為身，修十大願必指歸淨土；馬鳴傳心祖師，宗百部大乘作《起信論》，究竟結歸西方。東土《傳燈》諸祖雖不明言淨土，但悟心既出生死，不歸淨土豈成斷滅耶？永明會一大藏指歸一心，亦攝歸淨土。禪至中峰，時在季世，而極力讚揚西方。況此法門乃本師無問自說，十方諸佛共讚，豈諸佛菩薩、諸大祖師返不如今之業垢眾生而妄談耶？故此法門決不必疑，但在人之念佛心切不切、志決不決耳！淨公中年棄愛出家，初參紫柏大師授參禪之指，今于淨土一門願修而未決，請益老人，因謂之曰：「此事不必問人，只看自家為生死心何如？若為生死心如救頭然，志要一生取辦，譬若人患必死之病，有人覓還丹可救；一人授以海上單方，足以起死回生。只在病者有決定心信此可服，更不必待覓還丹，只服此單方頓令通身汗出絕後方甦，是時始知其妙。但諦信此法專心一志，至臨命終時方自知其效耳！又何必問取他人哉？勉矣行之，決不相賺！」

示沙彌性鎧

沙彌性鎧來參請益，老人字之曰堅忍，惟佛示弟子曰：「著忍辱衣，名堅固鎧。」以鎧為禦患之具，譬夫大將臨敵，不遭矢石之患而能全身保命、有必勝之功者，鎧之力也。且吾沙門釋子蹈生死之場，遇五慾諸魔之大敵，非忍力堅固不足以勝之，故曰：「忍色忍欲。」難忍能忍，方能保全法身慧命以臻極樂之場。即吾佛亦曰：

「種種諸難，皆當能忍。」況末法險道多諸患難，苟無堅忍之力又何以克全出世之業乎？

示夜台禪人

文殊菩薩住清涼山，與一萬眷屬常演說法，故西域沙門遙禮此山為金色世界。《華嚴經》云：「一切處文殊師利，從一切處金色世界而來。」由是觀之，文殊果常住於此山耶？蓋眾生界中煩惱所集為熱惱地，若行人能開智眼，達本情忘知心體合，則當下清涼，如是則觸目無非文殊化境，步步不離清涼道場，此所謂一切處文殊金色世界也。夜台禪人久住台山夜遊，故得此名，今來南方行腳參禮知識，是必親從文殊指點而來。如善財之南詢，雖經百一十城未動腳跟一步；如前周行十方世界，未離金色界中，在在知識逆順法門，無非文殊智眼。今見老人於五乳峰頭，與金色世界是同是別？這裏辯得，許你親見文殊；其或未然，再買艸鞋行腳去。參參！

示省然覺禪人

性覺禪人中歲出家，遠來匡山求授具戒。以有隱疾不能久侍，辭歸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身為大患之本，眾苦所聚，六道生死先要識此生死苦因。所謂諸苦所因貪欲為本，若滅貪欲無所依止，是故佛說金剛寶戒心地法門，乃斷欲之利具，出苦之舟筏也。汝今幸聞此法，念念不忘，心心不懈，即此便是修行之要。如《圓覺經》云：『當觀此身四大合成。』我今觀此，堅硬歸地、潤濕歸水、煖氣歸火、動轉歸風。諦觀四大各有所歸，今此妄身當在何處？如是觀察念念不忘、心心不昧，久之純熟，當見此身忽然脫空。四大若空，諸苦頓脫，即此功夫便是出生死之第一妙訣也。從上諸祖未有一人不從參究中來，得了悟心性者未有不修而能得利益者。汝當更念此身雖苦，幸存一息尚可能求出之方。若一失此身，枉著袈裟，則將來三途之苦動經長劫，雖欲求出不可得也。故云：『思地獄苦，發菩提心。』勉之毋怠！」

示難名道禪人

學人往參老人於曹溪，特為發明金剛般若宗旨。以六祖初聞「無住生心」一語即悟本來無物，遂得黃梅衣缽，是知三世諸佛之所證、歷代祖師之所傳、一切菩薩之所修者，皆以般若為根本智。所謂般若乃諸佛母，是以吾人欲求出生死、證真常，非仗般若真因，必無

可行之路也。所言般若者何？乃一切諸佛之法身、一切眾生之佛性，乃吾人生死業識之心體也。惟此心體本來光明廣大，但一念不覺而為無明。迷此圓明之體變成阿賴耶識，而為生死根株；拘此血肉之軀，封固而為我執；以執我故則執有人，人我對待是有眾生；又執眾生命根不斷，是為壽者。以此四相堅固造種種業，以取無量生死之苦果，皆因執我之故也。以此我執堅固難破，非仗般若智慧莫能破之，我執不破則生死難出，故凡夫執我不能出生死；一切菩薩著我決不能得無上菩提，摠之是於生死涅槃皆有住著故也，故曰：「一切眾生處處貪著」。是以六祖一聞無住之語，即能了悟自心頓脫生死，是則般若豈非斷煩惱出生死之利器乎？是以吾人修行不仗般若，生死難出。然此般若非向外別求，即是吾人自心之本體本自具足，故今修行但求自心更不別尋枝葉。即佛祖只是教人返求自心，故云：「識心達本源，故號為沙門。」又云：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」以我自心元是般若光明，本來無物，但因一念之迷，故日用而不知。是以但知有此幻妄之假我，即不知有本來常住法身矣！即今要悟本來法身，即就日用現前六根門頭起心動念執著我處，當下照破本來無我。無我則無人，無人則了無眾生；眾生既空則生死根絕，生死既脫則無壽命。是則四相既除一心無寄，豈非無住之妙行乎？若不能當下了悟，只將六祖「本來無物」一語置在目前，但見一切境緣對待生心之時便是我執。就此執處一照照破，則當下情忘對待心絕，即是無我。無我則無人，人我既空則日用身心了無罣礙，以日用逆順境界皆是生死路徑。若境界看破了無罣礙，則生死根株亦從此倒斷矣！如是豈非善修般若無住之妙行乎？禪人有志要出生死，必以此為第一義，此外別求即落外道邪徑矣！

示魏聖期

聖期居士，少年切志向上建立三寶，延道上座為方外友。頃以書來請益云：「某邇來雖惕然於生死大事，欲隨處解脫，惟橫逆忽來，不能當下消受，雖旋能覺知，王人已彼牽纏矣！」觀此來意，乃真切有志於生死大事者，第未遇善知識指點心地工夫，故無把柄耳！蓋吾人從來只認妄想為心，不知本有佛性，故一向只在世情逆順境界上起好惡憎愛種種分別知見以為正事，殊不知此等憎愛喜怒之情念是生死根株，舉世之人未有不在此中一生交滾者，所謂虛生浪死為日用而不知有者矣！古德教人參禪了生死，不是離此別有玄妙，只是在此等境界上，憎愛之心看破便是了生死，以此憎愛妄想從來習染純熟深厚，若無方便法門豈能敵得？所以參禪看話頭之說正是

破煩惱之利具耳！所以被他牽纏者，直為無此話頭作主宰耳！只如僧問趙州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州曰：『無。』」即將此一「無」字懷在胸中作話頭、下疑情，念念不忘、心心不昧，一切閒忙動靜應酬忽遽中，只提此一語，重下疑情審問因甚道「無？」即閒時回看一念起處，不論善惡是非，直便就當下疑問因甚道「無？」尋常二六時中疑來疑去，只有一個話頭現前。縱是看書纔放下書本，回頭一看便下疑情，此疑堅固，切不可作道理思量解會，只要一個疑念真切久久純熟，但見心中妄念起時，如此一問當下冰消。既於胸中敵得妄想消，則於一切逆順境界至時自然易破，而心中所起喜怒只是一妄想耳！以先有此話頭作主宰，及境界至時一到即看破，當下冰消全不用力。如此做工夫，不但敵破境界，抑有了悟之時，但切不可作玄妙道理思量，恐返誤也。

示福敦禪人

新安禪人遠參匡山，求授戒法，名曰福敦，字曰篤如。篤者敦篤，純一無偽精誠之至也。然吾沙門佛子欲超生死證真常，求無上涅槃之福樂，苟非精誠一念純真無妄，力破煩惱之魔、頓拔愛憎之根，而欲頓享無為之福，難矣！千里之行在於初步，從此戒為基本，乃趨菩提之初步。即此念念向前心心不退，單求一念生死情根搜拔起處竟不可得，然不可得處便是生死無著處矣！第恐志不堅、行不力耳！若恐不力，但以阿彌陀佛四字橫於胸中以為利斧，久久根株自斷矣！如此著力是名篤如。勉之！勉之！

示福厚禪人

新安禪人來參匡山，求授戒法，名曰福厚，字曰積如。蓋出世之福由漸積而厚，至佛乃足，猶如積微塵以成大地，厚之至也。故吾佛世尊從無量劫來，捨頭目髓腦積功累行乃得菩提。菩提為涅槃之安宅，福樂之極地也，苟不積何以至此哉？然如者乃如如佛性，吾人之本有，良由積劫煩惱侵蝕，故煩惱情塵日厚而如如佛性薄矣！今既知佛性本有不假他求，從此日用念念知歸，但見情塵起處，以智光照之久久純熟，則佛性厚而煩惱薄，煩惱薄而業障輕，業障輕而生死斷。是由積真如以斷生死，求證菩提享常樂我淨之厚福，豈非由積而至耶？故曰：「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。」禪人苟能積功累德於無窮，則無上菩提之厚福在我一心中求，更不向外尋覓也。故曰：「居其厚，不居其薄。」禪人勉之！

示曹溪基庄主

六祖住曹溪寶林，不容廣眾，乃向居人陳亞僊乞一袈裟地，盡曹溪四境，而山背紫筍庄者，乃袈裟一角也。向，僧居寮舍當寺之半，久之僧多忘本，外侮漸侵，毫右蚕食，其山場田地多入豪強，其僧業廢於八九，而祖龍一背盡失之矣！居民樵採已及其內地，將見侵於肘腋。而老人初入曹溪未之知也，及僧被毫右所凌殆甚，乃悉其故。因謂眾曰：「土地者，叢林之本也。況吾祖袈裟猶故，亞僊之祖墳墓尚存，是以謂祖翁田地也，安可失乎？」遂集眾鳴於制府，准令本府清其故土，正其疆界。時則眾皆瞢然不知所止，即有知者亦畏縮而不言，獨基公以昔居此者懷知久矣，乃歷歷指掌，以是豪強氣沮。一旦復之，老人乃募資收贖其故有之田地山場，盡以供膳寶林禪堂，以贍養寺後學僧徒之辦道業者，將以續六祖如線之脈，因以基公為庄主，是則道賴其養，養又賴其主之者，斯又以庄主為最重也。老人中興曹溪，清其常住錢穀及一切事務井井有條，苟能守之即千載猶一朝也。老人今去曹溪業將十載，諸規盡廢，唯禪堂得昂公守之如故，而所賴獨基庄主精白一心未忘初念，視老人如在左右，至若保護常住秋毫皆如護眼目也。因聞之大有感焉！老人愧無緣不能盡興祖道，即如已成之功，苟住持守之如堂主諸執事者，遵之如基公，又何患叢林之不興，祖道之不振乎？因思昔黃龍有不豫之色，首座問之，答曰：「監收未得人。」是知古人用一監收為深慮如此。而庄主之責豈細事哉？自古國家皆以得人為難，而叢林亦然。曹溪千僧，老人居十年，淘汰只得一禪堂主、一庄主兩人而已。求其更二三其人能為之輔翼者，則德不孤、事易行，而祖師道場亦可保其無虞矣！故老人於二公者，能無感激而發長歎乎？堂主來省老人於匡山，基公因以問訊寄此卷請益，而老人復何言哉？但以堅其忍力以叮嚀之，即出世之業具於此一行矣！何以知之？惟吾佛出世並無別事，但為護念、付囑二事而已。所以護念者，為欲得人以續慧命也；付囑者，以佛家業有所付託，如長者以家業委付其子也，唯此而已。即歷代諸祖皆如佛意，志在慧命不斷耳！今佛祖之道寄在曹溪一脈之源，而曹溪務在得人，得人要在膳養，膳養賴其四事，四事賴其主者。苟主者得人則眾有歸、道可辦，而叢林可振、法道可興。法道興則佛祖慧命相續不斷，永永未來端有賴於今日也。但能保護慧命即是深報佛恩，如此即名真是佛子矣！較之矯儀乍現，藉佛祖而貪利養、滋黑業者實天淵矣！基公可謂能報祖師恩德矣！從今更能深念六祖於大庾嶺頭教慧明公案，懷在胸中，重下疑情，疑來疑去，疑到疑不得處，忽然迸破疑團，露出本來面目，是乃可稱六祖的骨兒孫，較之保護祖翁田地者可謂百尺竿頭進

一步也。此則公案是六祖命脈，苟有一人於此參透，則六祖常住世間未滅度也。今千載陳爛骨董老人重新拈出，因公增價，則此後常放光明照天照地，直當判此身命堅固其心，不可一息懈怠也。勉之！

示曹溪寶林昂堂主

嶺南自漢方通中國始知有文物，六百餘年至唐初六祖起新州，得黃梅衣缽，傳西來直指之道，是時始知有佛法，開曹溪寶林道場說法其中，自爾道蔭寰宇，天下禪宗皆以此為資始，何其盛哉？六祖滅後，肉身雖存而道場漸衰，至宋業三百餘年，則叢林大壞極矣！時有子超禪師蹶起而大振之，由是重興其道。至若《傳燈》所載者，自六祖後不多見其人，故道法雖播於十方而留心於根本地者寡矣！此道場無開化王人，而僧徒習世俗之業頓忘其本，固其所也。由宋迄我明萬曆中，又將五百年，而道場之壞尤甚於宋，而僧徒有不遑其居，而法窟皆棲狐兔矣！丙申歲，老人至嶺外，得禮祖庭，睹其不堪之狀，大為痛心而去，時當事者即欲以老人料理之未能也。又五年，庚子，幸諸護法一時皆以法道為心，亟欲老人往捄其弊，至則誓願捨此身命，志為六祖忠臣孝子也，一時更新，百廢具舉，此仗佛祖護念之靈，非人力也。於時僧滿千眾，有懼僧徒之不安者數人而已，求其憂祖道不振、後學無眼、法幢之不固者獨昂而已；至若知老人恢復之志誓死之心，亦唯子而已。嗟乎！是知法門之得人為難也如此。于時老人初入曹溪，選諸僧徒可教者教之，眾中物色亦唯子而已。及老人住此八年之間，凡所經畫為山門久計者，眾皆罔然，其所經心關涉鉅細無遺者亦唯子而已。及獅虫破法，魔黨競作，即前所稱為道場者數人，亦皆在網羅，求出之不暇，求其苦心保護叢林，憂祖道之崩裂，深知老人建立之恩者，亦唯子一人而已。當是時也，苟非子砥柱中流，委曲調護以排難解紛者，而曹溪卒無今日矣！及老人捨之而去，禪堂無主，幾為獅虫所食，子挺身撐住其間，不唯道場破壞後學無依，即老人中興一片苦心竟付流水矣！安望祖道之再振乎？是以老人別曹溪來，十年於茲，子日夜苦思老人之復至，望法道之更新，念念含悲未嘗一息忘之也。老人之南嶽而子隨至，依依之狀最可憐者；既而老人逸老匡山，子尋即遠來，見其感恩之心益篤憂道日深，且冀老人之復至。或望至人之將來，其誠蓋難以言語形容者，即古之忠臣孝子之憂國憂家，烈女節婦之誓死而無二心者，不是過也。適來山中，老人留之已久，其哀哀之心請益不一。老人因而示之曰：「子之志固嘉，而子之思亦過矣！子未聞大道之替，雖佛祖亦難逃，於時節因緣，因緣聚會蓋不

由人力也。且道與時運相為升降殆不可強，即其人亦不易得也。諦觀六祖入滅以來今千年矣！其道遍天下，在在叢林開化一方不少，求其為祖庭而經理家法者，獨宋子超一人而已；子趨之後又五百年，志為祖道力整頹綱者，獨老人而已；況在曹溪有眾千人之中，求其憂祖道知老人者唯子而已。是則法門之人以此為懷者豈易見哉？子是過矣！今老人示子最勝法門，所謂求人不如求己也。且當六祖未出世時，只一賣柴漢耳！因有夙值靈根，功夫蘊藉已久，一旦聞經一語頓悟自心，遂得黃梅衣缽，豈不是今日寶林道場乃六祖肩頭柴擔、舂米腰石邊來？故有如此廣大光明，普天匝地，禪宗一派一言一句皆從柴擔腰石邊流出，至今供養香火如生時無異；肉身堅固不壞如現在說法無異。如是福澤亦從柴擔腰石邊來，此豈有心要求人而後得也？子既有志，上憂祖道，何必求人應之？彼既丈夫我亦爾！且六祖悟的一段般若光明，人人有分不欠絲毫，如今只當憂自心之不悟，不必憂道場之不興。若能了悟自心則能攪長河為酥酪，變大地作黃金，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，以丈六金身當一莖艸，自然具大神通，隨心轉變，任意施為，無可不可，如是在我全具，又何苦思痴痴望他人來作我家活計耶？古人要悟自心，在六祖已前都是當下一言便悟，更無做工夫之說。自六祖得黃梅衣缽，是時座下不甘者多，時有三十餘人追至大庾嶺頭。慧明道人前至要奪衣缽提撥不起，遂作禮曰：『某為法來。』因而請益。六祖示之曰：『汝為法來，但看不思善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』明暫時返觀，當下頓悟，從此一則公案後來便是做工夫參禪的樣子也。從今向去，教汝直將從前憂長憂短望人的心一齊拋卻，但當自己放下身心拼了一條性命，單單一念只求悟明自心，將慧明一則公案橫在胸中重下疑情，晝夜六時行住坐臥，迎賓待客應事接物，茶裏飯裏、拈匙舉箸一切不教放過，疑來疑去定要見自己本來面目。或提念佛話頭，要見這念佛的畢竟是什麼人？如此疑到似銀山鐵壁，疑不得處忽然命根斷絕疑團迸破，自己本來面目當下現前，是時方知念佛的人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，更不必問人，則六祖即我、我即六祖，道法即我、我即道法，是時即能一毛端頭現寶王剎、一微塵裏轉大法輪，不假他力自在由我，又何必更待他人哉？古人云：『善造道者千日之功。』亦有十年五年或二三十年；或盡生不悟，發願再出頭來；又或有二生三生乃至十生多生不昧本願者，生死時長，常寂光中了無去來之相。且子年力尚強，果能決志從前日做起，即十年二十年能悟，今生尚遂我本願；即今不悟，賴有此參究功夫般若種子，就是再出頭來猶是現成活計，縱遠不過四五十年，打箇筋斗如在目前，那時整頓自家家事有何難哉？如此試將妄想枉憂必不可得之心，摠打疊來憂道，做自己工夫，念念有

下落、步步是實地，且不虛此生此世因緣，可謂轉妄想作菩提、轉生死作涅槃，豈不為最上法門乎？捨此而不憂，更憂別事，都是枉費心思妄想無益，不唯無益且增無邊生死苦海，是豈不為大愚癡者哉？老人此說如棒打石人頭，如此做工夫，則是老人時時在汝眉目間放光動地也。子慎勿更他慮，但辦肯心必不相賺。子其勉之！」

示曹溪旦過寮融堂主

天下叢林為十方衲子行腳者之傳舍，以萬里雲遊、跋涉登山、衝風冒雨、躡雪履冰、饑寒困苦，吊影長途而莫知所止，故望一叢林以求一夕之安，如窮子之望父母廬舍也，萬一到處主者不得其人，視其漠然而不加意，使饑者不得食、渴者不得飲、勞者不得息、病者不得安，則其凄楚苦惱之懷又將何以控告耶？此從古接待十方叢林之設，深有見於此也。諸方四路各有退步，或有鄰封里市，容可不得其所，而更之他。至若嶺南曹溪道場，六祖肉身現在，以故海內衲子所必往，而禮覲者所至必，數千里外單單度嶺特為此事，況冒煙瘴之鄉，出九死一生之地，繭足而至，此中可無接待之設乎？老人未到曹溪之日，聞衲子至者無安居息肩之所，求其一飲一食而不可得，率皆旋行托缽，僧房皆閉門而不納，即得米升合又無炊煮，皆拾薪就澗，或得一食而行乃其幸也。老人憂之乃逐屠沽之肆，闢為接待十方禪堂，別立齋廚以便其食，所需皆取給於內堂，必使周足。聽其饑者食、渴者飲、勞者息、病者調理、污者浣濯，任其久近隨其去來，是以業海而為樂土矣！但求一主者不易得也。且有即此而造地獄者比比也；或有獅虫集此以作魔撓，力不能制者多未安也。頃昂公來云：「近得融公為旦過堂主，事事如宜，足副建立之心，居三年如一日也。」老人聞而喜曰：「此老人願力所至也。」持此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常思菩薩修行以慰安眾生為本，當思一切眾生老者如父、少者為兄弟，一以孝順心而敬事之，況在法門有同體之誼，又非其他可比也。苟能以孝順心而敬事之，是則以佛心為心也。何也？豈不聞《梵網戒經》乃佛之心地法門也，首稱孝名為戒。所謂孝順三寶、孝順師僧、孝順至道之法，若能受此戒即入諸佛位，是即以孝順為戒之本；戒為成佛之本，故能行此行即是作佛之基，不用別求佛法矣！《華嚴經》云：『菩薩布施眾生頭目、身肉、手足，有來乞者隨與而去，且自慶曰：「彼來乞者皆我善知識，為我不請之友，能成就我無量功德，令我堅固菩提願力。」』由是觀之，則今十方來者皆我不請之友。融公若能以孝順心恭敬供養，以滿金剛戒品為成佛種子，即此一行全攝眾行，又何捨此而別有玄妙佛法哉？融公能諦信老人，從此深心以盡身命供養

十方堅志不退，即是菩薩以頭目手足而施眾生等無有異也，求佛妙道又何如於此也？其或未然，更將六祖『本來無物』一語橫在胸中，久之一旦識得自己本來面目，是時則將六祖鼻孔一串穿卻，乃見拈一莖艸即是己建梵剎。唯恐十方雲水之不早至，又何疲厭之有哉？嗟！余老矣！愧不能再為六祖作奴郎，公能體此即是代老人常轉如是法輪也。」

示曹溪沙彌達一

六祖未到黃梅，嶺南尚為篾戾車地，暨得西來衣缽止於曹溪寶林，乃聖僧先開道場，於百七十年前，待祖師說法四十餘年，時座下發明心地者三十餘人，其青原、南嶽二派分燈續為五宗。《傳燈》所載千七百員大善知識，皆曹溪一脈的骨兒孫，而禪宗東振何其勝也？法潤海宇，獨曹溪根本道源寂寥千載，諸方教化在在如林，寧無一人留心此山為整理而振起者，豈不為之大可哀歟？老人往與紫柏大師方議同濬其源，未幾老人即以弘法罹難，蒙　恩遣海外，時則以為佛祖神力所攝也。以萬曆丙申二月入山禮祖，則正值魔撓，寺僧有不能安者，比當道即欲以老人重整道場，以在席稿待罪之時未敢應命。越五年庚子冬方應聘入山，乃不自揣，恨不能翻然一新，如六祖踞華座時也。最初選諸沙彌教習本業，比得百有餘人，意可成者數十，因重建寶林禪堂以安諸得度沙彌，冀將見初開化時也。柰諸新學夙無聞薰種子，若無上根利智，難遽示以向上一路，各隨機開導，讀誦書寫事行而已。諸沙彌中有達一者，其根雖鈍而習性最純，獨有向上志，惜乎老人離山太早未能成就，以是未滿本願。今老人老矣！茲逸老匡山時，寶林堂主昂公攜一遠來參謁，此念感恩之誠最切，第老人無復人世矣！一拈香請益老人，因示之曰：「汝等當思何修何福生在邊地，得為六祖兒孫，朝夕親近祖師肉身，如現身說法無異，何其至愚如生盲人，不知日光所照己也？汝又何緣何幸得老人至？以金鎞刮翳，開其盲瞑始見天日，猶然不知日光之照也。汝等當思六祖未至黃梅，但新州一賣柴漢耳！一聞誦《金剛經》『應無所住』一語，頓斷歷劫生死根株，此豈由教習而然耶？良以佛性種子人人具足，未遇緣開發，如種在地未得雨露之滋耳！老人一向直示汝等種種方便，皆得雨之功，但汝等煩惱根深難生智種靈苗，今遠來請益猶是昔潤之功也。從今要智種發生，則將六祖所悟『無住』一語會取參求，忽然心地發明，是時不但了卻歷劫生死，即六祖鼻孔盡在你諸人手裏，把住放行只由自己，如此便如親侍六祖說法時無異，豈特更要老人打葛藤費婆心也？老人雖不在曹溪，汝只將當家一則公案說與同參諸沙彌等，人人都要如

此做工夫，不可一念放捨，如此即是老人常住此山，時時為汝諸人說法也。此事不是兒戲，直要一片死心下毒手判命根做將去，若是朝三暮四一寒十曝，不但智種不生，抑恐作焦芽敗種也。如是不唯辜負老人，實辜負自己，切不可空過時光，恐大限到來一失人身萬劫難復，汝當深思自勉勿忽。」

示曹溪沙彌方覺

達麼西來單傳直指之道，衣缽六傳至曹溪，正法眼藏流布震旦，今千餘年皆云曹溪一脈，如孔門之洙泗，蓋所係法門非輕也。余昔居東海時，每慨禪門寥落，必源頭壅閼。嘗與達觀大師議，欲往濬之，期於匡廬。未幾余以弘法罹難，達師以余不果行，遂先獨往。至其山，見其僧皆田舍郎也，止於簷下信宿而歸。及余蒙　恩遣嶺外，第執政者亦以曹溪故也。及余南遊過白下，師候余於江上，且曰：「某先探曹溪矣！即六祖復生不能再振也。」余曰：「固願力何如耳？」及余度嶺謁六祖，睹其荒穢，信其難矣！時則僧以魔擾，不遑安其居矣！徘徊久之而去。居五年，庚子，當事者大以曹溪護法為心力，致余往整頓之。余至，則始於祖庭及諸三門百廢齊舉，其僧無論其大小，即諸沙彌率皆樵兒牧豎耳！余選其少可教者為教授，令其沙彌盡皆受業經典，更延諸生之有信心者教以儒門經書以破其俗，業稍成即為披剃授具戒，別修禪堂設為清規，令其各各皆從本業，如是者百餘人，及其可進者三之一耳！即方覺乃初所選者，惜乎般若之緣不深，老人切誨以佛法大義，領荷者希，第在威儀之間耳！老人苦心八年，寺僧闡提作難，老人竟謝去之南嶽，時則諸沙彌如失乳兒，大可愍焉！相繼而隨者不能留，如覺侍者先候於南嶽，今候於匡山，乃拈香請益。老人哀而謂之曰：「汝等生邊地，不聞三寶名，蓋一難也。幸而遇老人為開導，又何幸也？雖受化有緣，而卒不能深入佛法，是未種般若之緣耳！汝等念我不忘，則信根既具，而佛法終有時而入，所謂：『欲識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。』汝今既知捨離俗纏脫然方外，此為入道正因。且又親近知識知其所難，則不當以妄想狂心當面錯過，乃是知所重也。若離俗緣自以為無拘束，縱浪身心徒事虛華，耽玩山水，徒費艸鞋錢，竟有何益？豈不為重增業苦耶？汝今果能拚捨身命志求大法，為生死大事參究向上，稱色力強健，三二十年不異其心不改其志，直欲發明自性不悟不止，如此立行乃是出家正行，方不負老人開道之恩；亦不負千生萬劫遇善知識之緣；亦不負出家親近六祖肉身如生前無異。仍須發願，願弘祖道以救道場，以存法門之標準，如此操心立志乃是曹溪的骨兒孫。若更悠悠度日執愚自是，以朝名山、

禮祖庭隨喜道場，此是粥飯庸流最下品人之行徑，汝何全無正知見，捨卻珍寶徒事乞丐之事耶？饒汝行盡名山，依然俗骨凡胎毫無進益，豈不辜負自己百千萬劫之大因緣耶？汝諦思惟當擇所行，慎無以俗習妄想自誤也。」

示同塵睿禪人

滇南同塵睿禪人，遠至大都親歷講肆，久之，既而盡棄所習南參知識，遊新安之黃山愛其幽勝，遂隱約其間，一缽往來無定棲止，然以《華嚴》大經為課誦。壬戌仲夏來參匡山求授大戒，拈香請益老人，因示之曰：「子以《華嚴》大經為常課，能知此經之綱宗乎？惟我毘盧遮那曠劫因中稱法界心、修普賢行、證窮法界，名為報身，號盧舍那。具有佛剎塵數相好，是為正報；所感二十重華藏世界無盡莊嚴，以為依報；安住海印三昧，稱普光明智，為地上菩薩演說此經，名曰『普照法界修多羅。』為稱性法門，種種微妙不可思議，廣大無邊。而有三部，今所誦者乃下部略本，特應眾生心量所見者如此而已。其中所詮有四法界，統以一真無障礙法界而為根本。依此建立四重法界：謂事法界、理法界、事理無礙法界、事事無礙法界。然雖四重以事事無礙而為究竟，故其大旨謂：『一塵一毛具含無盡法界。』一塵一毛如此，而塵塵毛毛一一融攝無障無礙。所以《經》云：『於一微細毛孔中，不可說剎次第入，毛孔能受彼諸剎，諸剎不能遍毛孔。』又云：『華藏世界所有塵，一一塵中見法界等重重交映如帝網垂珠，念念圓融若夕夢經世。』正所謂廣大自在威德法門，二乘絕分劣解非機，非上根大智不能信入，是為難信難解之法也。如此法門乃諸佛自證境界，具在眾生日用妄想心中念念現前。故《經》云：『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。若離妄想顛倒則一切智、自然智當下現前。譬如一微塵中具有大千經卷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。有一智人明見此經，剖破微塵出此大經利益無窮。』然一微塵者，眾生妄想心也；大千經卷，眾生本具性德也；隱而不現，所謂眾生日用而不知也。明眼智人破塵出經，即諸佛證窮此法開示眾生為大利樂也，是知此經所說乃說眾生日用妄想心耳！大哉！眾生之心也，具有廣大不思議力智用無邊，而為介爾妄想所蔽，可不悲哉？是以吾佛特為此事出現世間，故曰：『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』以諸佛證此大事，因此緣此特出世間為眾生說更無別事；以眾生迷此大事而為生死，故以生死為大事也。以即此眾生妄想之心，若悟之而為舍那果體華藏莊嚴；迷之而為五蘊陋軀娑婆穢土，甚至三途劇報。然則迷悟端在一念轉變之間耳！何日用自昧而不知

耶？由是觀之，即八十卷之雄文，而所開示者乃吾人一念之妄想心耳！故曰我今於一切眾生心中成等正覺。所謂諸佛心內眾生時時成道；眾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真。故般若多羅尊者曰：『入息不居陰界，出息不涉眾緣，常轉如是經，百千萬億卷。』斯則不獨眾生日用念念轉如是經，即水流風動、鳥噪猿啼，無非出廣長舌也。苟能以如是眼轉如是經，則盡未來際無間斷時，所謂塵說、剎說、熾然說無間歇，此乃華嚴法界真經之大旨也。禪人若悟此法，則於未展卷前徹見無邊法界於撥火、拈香、聲欬彈指之間也。雖然如是，也要牛皮鑽透始得。若透此法門則即心是戒、即戒是佛，所謂：『成就慧身不由他悟。』以自心具足不假外也。禪人如是誦持、如是參求，是真佛子，是名真持戒者，否則當面錯過，不免如人數他寶也。」

示修淨土法門

海陽禪人遠參匡山，求授戒法，命名曰深愚。拈香請益云：「弟子某發願求生西方淨土，結法侶若干人，同會一處專修淨業，願乞慈悲指示法要。」老人因示之曰：「佛說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門，唯有念佛求生淨土最為切要。如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圓妙法門，普賢妙行，究竟指歸淨土；如馬鳴、龍樹及此方永明、中峰諸大祖師，皆極力主張淨土一門，是知從上諸祖無有一人不歸淨土者。此之法門乃佛無問自說，三根普被、四眾齊收，非是權為下根設也。《經》云：『若淨佛土，當淨自心，心淨則佛土自淨。』故娑婆穢土乃惡業所感眾苦充滿；西方極樂乃淨業所感故但受諸樂。惟今修行淨業必以淨心為本，要淨自心第一先要戒根清淨，以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此十惡業乃三途苦因，今持戒之要先須三業清淨，則心自淨。若身不殺、不盜、不婬則身業清淨；口不妄言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則口業清淨；意不貪、不嗔、不痴則意業清淨。如此十惡永斷，三業永清，是為淨心之要。於此清淨心中厭娑婆苦，發願往生安養，立念佛正行。然念佛必要為生死心切，先斷外緣，單提一念，以一句阿彌陀佛以為命根，念念不忘，心心不斷。二六時中行住坐臥、拈匙舉箸、折旋俯仰、動靜閒忙，於一切時不愚不昧並無異緣。如此用心久久純熟，乃至夢中亦不忘失，寤寐一如，則工夫綿密打成一片，是為得力時也。若念至一心不亂，則臨命終時淨土境界現前，自然不被生死拘留，則感阿彌陀佛放光接引，此必定往生之效驗也。然一心專念固是正行，然必資以觀想更見穩密，故佛為韋提希說十六妙觀，故得一生取辦。今《觀經》現存，若結淨侶同修，然任各自志願於十六觀中隨取一觀，或單觀佛及菩薩妙相；

或觀淨土境界，如《彌陀經》說蓮華寶地等隨意觀想。若觀想分明，則二六時中現前，如在淨土坐臥經行，開眼閉眼如在目前。若此觀想成就，則臨命終時一念頓生，所謂：『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。』此唯心淨土之妙指也。若行人如此用心精持戒行則六根清淨，永斷惡業煩惱則心地清淨，觀念相繼則妙行易成，淨土真因無外此者。若但口說念佛求生淨土，若淨戒不持，煩惱不斷心地污穢，佛說是人永不成就。是故行人第一要持戒為基本，發願為助因，念佛觀想為正行。如是修行若不往生，則佛墮妄語矣！」

示念佛參禪切要

念佛審實公案者，單提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，就于提處即下疑情，審問這念佛的是誰？再提再審，審之又審，見這念佛的畢竟是誰？如此靠定話頭，一切妄想雜念當下頓斷，如斬亂絲更不容起，起處即消。唯有一念歷歷孤明，如白日當空妄念不生，昏沉自退寂寂惺惺。永嘉大師云：「寂寂惺惺是，寂寂無記非，惺惺寂寂是，惺惺亂想非。」謂寂寂不落昏沉無記，惺惺不落妄想，惺寂雙流，沉浮兩捨。看到一念不生處則前後際斷中間自孤，忽然打破漆桶，頓見本來面目，則身心世界當下平沉，如空華影落，十方圓明成一大光明藏，如此方是到家時節，日用現前朗朗圓明更無可疑，始信自心本來如此，從上佛祖自受用地無二無別。到此境界不可取作空見，若取空見便墮外道惡見；亦不可作有見、亦不可作玄妙知見，但凡有見即墮邪見。若在工夫中現出種種境界，切不可認著，一咄便消。惡境不必怕，善境不必喜，此是習氣魔，若生憂喜便墮魔中。當觀唯自心所現不從外來，應知本來清淨，心中了無一物，本無迷悟，不屬聖凡，又安得種種境界耶？今為迷此本心故要做工夫消磨無明習氣耳！若悟本心本來無物，本來光明廣大清淨湛然，如此任運過時，又豈有甚麼工夫可做耶？今人但信此心本來無物，如今做工夫，只為未見本來面目，故不得不下死工夫一番方有到家時節，從此一直做將去，自然有時頓見本來面目，是出生死永無疑矣！

示海闊禪人刺血書經

禪人發心書《華嚴》五大部經，特禮匡山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毘盧遮那安住海印三昧，現十法界無盡身雲，說《華嚴經》，名『普照法界修多羅。』若正報身，諸毛孔中放光明說；若依報世界，艸芥微塵則塵說剎說。如是演說盡未來際無間無歇，如是之經充滿法界，所謂：『一字法門，海墨書而不盡。』今子以有限之身

心，涓滴之身血，若為而盡書之耶？雖然，此經果不能書，則一切眾生絕分矣！且曰『法界之經』，則凡在法界無非此經。若悟毘盧以法界為身，則自己身心亦同法界。此則日用現前，動靜語默、拈匙舉箸、欬唾掉臂皆法界之大用，是則何莫而非書寫此經之時耶？若身同法界，則一一毛孔皆悉周遍。如是則舉一滴之血當與性海同枯矣！所以普賢大士剝皮為紙、析骨為筆、刺血為墨，量等法界。是則全經不出一字，即書一字亦同全經，何況百軸之文？禪人苟能作如是觀，則自書者與見聞者，及禮拜讚歎一香一花而作供養，乃至執勞運力者，無不同歸法界矣！如是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？斯為普賢之妙行、普眼之境界，又可以世諦觀之耶？禪人若無如是眼作如是行，亦不勉捏目見空花耳！豈不重增顛倒想耶？」

示曹溪沙彌能化書華嚴經

佛云：「佛種從緣起。」是故眾生正因佛性本具，但以無明堅固、不遇善緣終不能發，如種子在地，要假雨露陽和之緣方能抽芽發幹乃至開花結實耳！老人未至曹溪時，諸沙彌所習世俗之業且不知有佛有僧，安知佛法哉？自老人開化，種種方便誘引教導，始則知為僧矣！既而以佛性難明，先教書寫《華嚴》大經，使知親近隨順佛法，信心若發而後方可引入佛慧。初則二三其人，自是人人相望發心，不十年間而書此大經者已成十餘部矣！較之六祖入滅已來千年矣！今日之事從前所未有也。今沙彌能化，能自發心，初刺血書《法華經· 行願品》，今則書大經將完。其師德雲來禮匡山，代為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《經》云：『譬如一微塵中有大經卷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，無人知者。假有一人智眼明見，剖破一塵出此大千經卷，利樂眾生無窮無盡。』一微塵者，眾生妄想心也；大千經卷，眾生本有佛性，具含恒沙功德也；有一智人，乃善知識也。是故佛性人人本有，恒沙功德人人本具，以無知識開導，皆以性德而造惡業所招三途之苦報；若悟此佛性，則轉惡業而為無量淨土莊嚴。今沙彌能化，能以造業之心轉為淨土莊嚴作成佛真因，所謂智種含於心地，而遇法雨慧曰之緣，故能發菩提芽生長善根，抽功德枝開萬行花，將來必成菩提妙果。此正所謂佛種從緣起也。」老人往往開示曹溪諸弟子等，若人人相望彼此相益，則轉穢邦為淨土、轉生死為涅槃，固無難矣！若從此人人勇猛發無上心，有志佛法，究明己躬大事，即如六祖住世時發明自心者，千人之中豈止三十餘人而已耶？是在遞相轉教之功耳！

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四終

(江州佛弟子左春魁同男左克勤，發心刻
憨大師法語第四卷，計字貳萬參千，銀
壹拾壹兩伍錢整。
五乳峰侍者廣益編對　海陽鄭一相書)

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之五

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目錄

法語

示惺初元禪人書經

性元禪人來參匡山，老人字之曰惺初。發願書寫大經，請益老人，因示之曰：「出家修行，佛說方便多門，固在各各發心何如耳！第一、向上參禪求明自心，志了生死；次則深窮教海志願弘通，護持正法續佛慧命；又次則深厭生死，專心淨業願生西方，此皆理行為最上者。若夫事行種種，至於書寫經典，乃六種法師之一，是佛稱讚者，故《法華經》說持經法師現世肉身得六根清淨，此豈事行可擬哉？且云：『舉手低頭皆已成佛。』此稱性之行，又豈可以描抹點畫可致耶？老人昔住五臺，曾刺血泥金書寫《華嚴大經》，每於書寫之中，不拘字之點畫、大小長短，但下一筆則念佛一聲，如是點點畫畫心光流溢，念念不斷不忘、不錯不落。久之不在書與不書，乃至寐寤之中摠成一片。由是一切境界動亂喧擾其心湛然，由是得一切境界自在無礙解脫門，乃至一切見聞無非真經現前。以此證之，則書經之行妙在一心不亂，又豈若童蒙抹珠，便以書經求功德耶？禪人試以此行，如是書寫、如是受持似有少分相應。若以描寫為妙行、博名高為求供養之資，則又不若尋常粥飯為無事僧也。勉之！」

示昭凡庸禪人

庸禪人往參老人，於五羊請益，嘗示以無生之旨，別來十餘年矣！頃來謁匡山，見其為道之志彌篤而參究工夫未純，以未把作一件真實大事耳！老人因示之曰：「古人學道，第一要為生死心切，不是要求玄妙道理也。所言生死者何？即吾人日用現前，種種塵勞境界中遇境逢緣若逆若順，內心習氣引發現行，起愛憎取捨等種種妄想分別心也。以念念攀緣起善惡等種種業行，都作未來生死根株，以妄想無涯故生死無際，所以眾生長劫流轉生死苦海無出頭時，良由不知自心之過也。故云：『若不了自心，云何知正道？』所以古今學道人有志出生死者，單要求明自心耳！以此心迷之既久，無明日厚、情塵益深，凡日用舉心動念但隨妄想流轉，從來未曾返省不知生滅根源。古今參究之功不在求玄妙，只在求自心生滅之根源耳！

但以此心一向麤浮如沸湯烈燄，未嘗一念清冷，如何能究？故古人權設方便，將一則公案教學人念念提持參究。如僧問趙州：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州云：「無。」』又如永明教人審實：『念佛的是誰？』即此一『無』字、『誰』字便是斷生死命根之利劍也。然此參究審實，只是覷此『無』字、『誰』字起從何處起？落向何處去？只看這一念起落處要見生滅根源。若參到極則處，將一念生滅妄想迸斷，打破漆桶頓見本來面目，方知本自無生今亦無滅，無滅無生究竟寂滅耳！到此便將佛祖向上鼻孔一時盡在自己手中，從此識得本來人，更不疑張三李四，恰元來是自己本命元辰，如是有何玄妙可求？又何必向他家屋裏求耶？至此則生死欄柄在自己手中，回視日用現前境界如夢如幻、如化如影，依然只是舊時人，但不是舊時行履處耳！然此一著，若不是最初發心為生死切，任你做盡伎倆都是鬼家活計，縱有一知半見都是魔說、凡有所作皆是魔業，可惜百千萬劫難遇之一段大事因緣也。禪人果有志此事，直須將自己胸中從前世諦伶俐聰明知見及種種妄想一齊折合，歸向到一念上做。將一句話頭作橫空寶劍，斬斷從前妄想如斬亂絲。果能如是下毒手做苦切工夫，若無真實悟處，則從上佛祖皆墮妄語矣！然所最忌者唯是無真實心，只將參禪做皮面說好看話耳！似此誠為自欺，到底有何利益？所以孔聖教人毋自欺，吾佛教人戒大妄語耳！宜珍重勉之！」

示履初崇禪人

禪人生長豫章，蚤年出家，素有向上志，聞老人逸老匡山，遂棄世諦緣，潔心來參求依止焉！老人見其循循故不拒來意，因留入眾隨時入室。久之，察其多軟暖之習而骨氣不剛，故入道之心不猛，居常策其不逮。一日拈香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子有向道之志而無振拔之氣者，以心力不純故骨不勁，骨不勁故無剛毅勇猛之志，所謂中無主不立耳！所以中無主者，以第一無真實為生死心，故無決定久遠不退之志。然學道人既無決定之志，則一切趣操而無特達之行，所以因循舊習悠悠日月，但守閒散任意以為自在無拘，以此為快；如此不唯於道無進，至於一切佛法亦無潛心精求之意。所以於心既不知檢，而於四大幻身亦無支持之力，故日用現前全無真實工夫，亦無真實受用耳！如此豈不虛喪光陰空過此生？又何取於親近善知識以求出世之業哉？是則徒有向道之名而無真實之操，可不悲哉！子從今日去先要發一片真實為生死心，立一定久遠不退之志，盡此形壽決定要究明己躬下一段大事，畢竟要齊古人，方不負此生平。如是乃可名為真學道人，不然又何取於虛尚哉？子今縱有決定

學道之志，若不知用心之方亦汗漫無處攝取。從今用心要如古人，必以一則公案以為參究話頭，如永明大師念佛審實的公案最為穩當。若以念佛為參究話頭時，即將心中從前一切夙習知見、一切雜亂妄想思筭一齊放下，放下又放下，放到無可放處，單單提起一聲阿彌陀佛，即看此念起處，審實這念佛的是誰？如此且念且審，又審又念，靠定一念審實得力處，便覺心如墻壁，究到究不得處便是得力時節。如此久久參究，參到心無用處，如老鼠入牛角時，忽然一念迸裂，便是了生死的時節也。子能如是用心如此著力，自然骨剛氣猛，名為挺特丈夫，視前軟暖之狀真日劫相倍矣！子其勉之！」

示慧鏡心禪人(有引)

禪人蘄陽人，身在塵勞，心懷出世，常親立庵和尚，中年乃投太空老宿剃染，得大定和尚策勵，遂懷操方之志。曾參紫柏老人於匡山，後朝南海，復叩雲棲法席，授淨土法門後回故土，因與諸鄉縉居士同歸宗老友重興宗遠庵，倣遠公遺事結念佛社修淨土法門。老人逸老匡山之六年，禪人失明不能親來問訊，特使其弟子持書遙禮請求開示禪淨一心之旨為淨土之資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吾佛說法以一心為宗，無論百千法門無非了悟一心之行，其最要者為參禪念佛而已。而參禪乃此方從前諸祖創立悟心之法，其念佛一門乃吾佛開示，三賢十地菩薩摠以念佛為成佛之要，故十地菩薩已證真如豈非悟耶？然皆曰：『不離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』故善財參五十三善知識，第一德雲比丘即單授以念佛解脫門，及至末後參見普賢，為入妙覺善知識，乃專回向西方淨土，云：『親睹如來無量光，現前授我菩提記。』由是觀之，即華嚴為最上一乘，而修稱法界行始終不離念佛。而十地聖人已證真如尚不離念佛，而末法妄人乃敢謗念佛為劣行，又何疑參禪念佛為異耶？是缺多聞不知佛意，妄生分別耳！若約唯心淨土則心淨土淨，故初參禪未悟之時也，非念佛無以淨自心，然心淨即悟心也。菩薩既悟而不捨念佛，是則非念佛無以成正覺，安知諸祖不以念佛而悟心耶？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亂煩惱消除了明自心，即名為悟，如此則念佛即是參禪；若似菩薩，則是悟後不捨念佛，故從前諸祖皆不捨淨土。如此則念佛即是參禪，參禪乃生淨土。此是古今未決之疑，此說破盡，而禪淨分別之見以此全消，即諸佛出世亦不異此說，若捨此別生妄議，皆是魔說非佛法也。」

示修六逸關主

余初度嶺至五羊時，菩提樹下弟子修六逸公即相率同輩歸依。乃至出嶺之南嶽、遊吳越，相從於艱難困苦之中，始終二十五年未嘗少間。及余歸隱匡廬，公素為生死心切志求向上，亦相從於金輪峰頂，閉死關三年單提一念，幸有自信之地。今以省師歸故山，拈香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

「出家為生死求向上一路乃本分事，禪人死關三年，其於放下身心抖擻客塵煩惱消磨習氣，乃最初一步業已自信，但於參究生死病根未能頓拔，以參禪先須識取生死病根方能用藥調治耳！何謂生死病根？以貪、痴、嗔、慢皆以我見而為根本，一切聖凡二種生死皆因執我。然我依見立是則妄見，乃我執之本，稱為法身之刺，見刺不拔生死難出，是以一切凡夫執身心、人我、是非之見；一切外道橫執邪見；二乘聖人執生死涅槃欣厭取捨之見；一切菩薩執有生可度、有佛可求之見；等覺聖人未忘佛見、法見故有二愚；乃至祖師門下初學參禪者，則多先起將心待悟之見，於未悟中妄起未得謂得之見，及有一念狂心暫歇處即執為妙悟，便生得少為足之見。即將古人言句扳扯回為己解，執為玄妙之見。以此蘊集于懷不肯唾卻，久之釀成毒藥，以致誤墮邪見。縱有一念頓悟自心本來無物，則又墮在光影門頭以為究竟之見。所以雲門道：『只饒得到法身，為法執不忘，己見猶存，墮在法身邊，謂之抱守竿頭，則永無超脫之見。』總之，但有絲毫情見未除，皆是生滅邊收，通是生死病根，縱然悟得尚屬生死，故云悟之一字亦須吐卻，何況全未了悟？但依希恍惚便起知見自以為得，即將古人現成語句把作自己妙悟，此皆墮自欺，全非真參實究功夫。如此用心皆是未識生死病根之過也。所以古德云：『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。』苟知見消亡，不真何待？所以佛示阿難云：『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。』此其究竟窮元，單以見為生死病根，以從法身而起妄見，見有身心世界而沉生死，故今以離見為出生死、證法身之極則也。馬鳴大師示人以離念為真修實證，以因念有見，若見謝則念自離、妄自泯矣！是知貪嗔煩惱之病根淺，唯獨見刺之病根深，最為難拔。故參究功夫，煩惱易斷習氣難除，習氣不除則妄見潛滋，妄見滋則縱有悟處皆成習氣，以成魔見矣！所以《楞嚴經》中說：『見魔最深，隱而難知』也。禪人有志真參實究，直須看破，切不可墮在知見網中。正當做功夫時，只將趙州『無』字與六祖『本來無一物』同參，於未提起時先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，放下又放下，放到無可放處，透底看遮『無』字畢竟有什麼氣息？纔有一念起處當下一覷覷定，看他畢竟是個什麼？如此安身立命在話頭上靠定，深錐痛箚一念不移，如老鼠咬棺材自有透脫時也。切不得將古人公案言句蘊在胸中將來比擬，以擬心即錯，決不是古人見處。至於尋常應緣

時，只將話頭靠定，歷歷孤明，自然不被境風搖奪，乃至與人接談時，切不可將古人公案當作自己知見以資談柄。此一種病根最深，以正當說時直圖爽快，全不知不是自己本分事，以此縱心矢口，全不曾回頭照看，所以不知是病。若養成此病，則將為大我慢魔及狂魔之所攝持。今目中所見緇白，好說禪者比比皆然，不可不懼也。古人參禪無別玄妙，只是肯將凡情聖解一齊掃卻，放得胸中空落落，不留絲毫知見作主宰，知見不存則真見發光，自然了無一物矣！如此放下時，則當人一念如大火聚，一切情塵習氣一觸便燒，如紅爐片雪，絕無影跡可留，回觀一切知見邊事如說夢耳！所以道：『參禪無訣法，只要放得下。』若放下一念則一念真實，若念念放下則念念真實，若徹底放下則盡未來際徹底真實矣！公行矣！能不忘此叮嚀之言，則與老人眉毛撕結，未嘗有絲毫間隔時也。萬無以離合關心，唯以此道是望。嗟嗟！老人老矣！倘負此緣錯過此生，則再求今日之緣又不知幾千萬劫也。」

示慧玄興後禪人

東海，佛法不行之地，自靈山桂峰師開化，令捨邪歸正者不少。老人昔居海印寺時，歎師法利之盛，其諸弟子能說法者居多，今學人興後乃嫡孫也，老人別靈山二十有八年矣！每切念之。辛酉歲後來參匡山，一見如再面靈山也。改歲後辭歸故山，請益修心法要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佛最所訶者，煩惱、所知二種障，為為生死根本。然煩惱障乃貪嗔癡愛，為凡夫生死根本；所知障乃佛法知見，為三乘聖人生死根本。苟二障之不除，則眾苦無由得出也。嗟！今世人不知佛法者固無足怪，即學佛法人不肯斷除煩惱，又以所學佛法為所知障，生長我慢重增煩惱，心地染污種子觸發現行，放逸身心毫無檢束、循情造業，豈非大謬耶？學人今聞老人開示，知為生死大事，發心參求本地工夫，此乃最勝願力。但今參究工夫不用別求，只要將胸中舊有習氣種子一一打點乾乾淨淨，不許觸發現行，就於日用對境逢緣起心動念處，當下看破不許相續。其用心下手，只如《楞嚴經》所說觀音耳根圓通，旋倒聞機，返聞自性，一則觀門，最好用心。若於日用見聞處，果能返觀自性，則不隨外境流轉，如此念念返流，則念念是歸真之路。如此用心，若習氣不除觸發現行，定不得力，此全在違現業一著為最上行也。然又必要為生死心切，乃肯下死工夫耳！學人實為生死真切用心乃有受用，不是說了便休，作一種佛法知見也。」

示淨心居士

往，老人過吳中，淨心居士參禮請益，老人示之以念佛法門，以念佛如水清珠，能清濁水，故以淨心為道號。別數年矣！今書來云：「念佛難成一片。」復請開示。老人因示之曰：「修行第一要為生死心切，生死心不切如何敢云念佛成片？且眾生無量劫來念念妄想情根固蔽，即今生出世從知事以來，何曾一念痛為生死？日用念念循情未嘗返省。今欲以虛浮信心，就要斷多劫生死，所謂滴水焉能救積薪之火，豈有是理哉？若當人果為生死心切，念念如救頭燃，只恐一失人身百劫難復。要將此一聲佛咬定，定要敵過妄想，一切處念念現前，不被妄想牽纏遮障，如此下苦功夫，久久純熟自然相應。如此不求成片而自成一片矣！此事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，告訴不得他人，全要自己著力。若但將念佛做皮面，如此驢年無受用時。直須勇猛，更莫遲疑。」

示仁天老宿持法華經

余過金沙，孫圖南居士為言：「仁天大德誦《法華經》二十餘年。」深重其操。及人天相見，貌古神清。余將行，仁天請益，因謂之曰：「《法華》最上一乘乃吾佛久秘之要，為授記諸弟子之券書也。諸佛慧命所係，更有何法過於此者，乃請益別求乎？雖然，仁天持經久矣！未審果能忘言而得義乎？抑區區文字而已乎？六祖云：『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，誦經不解意，與義作讎家。』二十七祖云：『入息不居陰界，出息不涉眾緣，常轉如是經，百千萬億卷。』如上二祖所說，是則仁天畢竟如何持此經耶？《經》云：『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』如是則六祖縱許解義，亦未能持。又云：『此經開方便門，以示諸法真實之相。』如是則山河大地、艸木瓦石無非實相，縱若二十七祖離出入息，亦未能持。然則仁天畢竟如何持耶？如佛所說持品，乃至展轉第五十人轉教持經功德不可思議。由是觀之，轉教之功，不論解義不解義、離息不離息，但能一念信心自知本有，則慧命不斷。由是老人最讚青蓮法社，以持《法華》為妙行也，以一聞此經便下成佛真種。如是則仁天豈不以轉教多人，尤勝自己一人持之耶？此青蓮社老人所以拳拳，仁天能如佛所讚歎乎！」

示沈大潔

大潔請益云：「參究、淨土二行皆所篤信願修，但參究要離念，淨土要繫念，兩者似違，用心難一，願乞指示。」老人曰：「此禪、淨二行原無二法，永明大師示之於前矣！禪本離念固矣！然淨土有

上品上生，未嘗不從離念中修。若曰念佛至一心不亂，但一心不亂豈存念耶？但此中雖是無二，至於下手做工夫不無巧拙，以參究用心處最微最密。若當參究時，在一念不生；若云念佛則念又生也。如此不無兩橛，念就參究念佛處，打作一條，要他不生而生、生即不生，方是永嘉惺寂雙流之實行也。何耶？若論參究提話頭，堵截意根，要他一念不生，如此雖是參的工夫，古人謂之『抱樁搖櫓』，只這要他不生的一念即是生也，豈是真不生耶？只如念佛，若只將一聲佛號挂在心頭，念念不忘，豈是真一心不亂？古人教人參活句不參死句，正在生處見不生意。如《經》云：『見剎那者方悟無生。』即此一語，則參究念佛當下可成一條矣！道人諦聽！參究念佛此中易落淆訛，不可忽也。如何參究即念佛、念佛即參究耶？佛祖教人只是了悟無生則大事畢矣！然無生豈如木石枯樁耶？要在生處了無生為第一義，且參究乃無生也，念佛乃生心也。如今參究，就將一句阿彌陀作話頭做審實的工夫。正當做時，先將自己身心世界并從前一切世諦俗習語言佛法知見一齊放下，連放下亦放下，放到無可放處，則當下空空寂寂，不見有一念生矣！就從此空空寂寂中著力提起一聲阿彌陀佛歷歷分明，如此提一聲兩聲、三五七聲，正當提起時，就在直下看覷，審實此念佛的是誰？重下疑情，審之又審，疑之又疑；疑情少鬆，又似前提又審又疑，單看此念佛的畢竟是誰向何處起？落向何處去？如驢覷井，覷來覷去，疑來疑去，疑到心思路絕處，如銀山鐵壁無轉身吐氣處。是時忽然搕著觸著真無生意，忽然猛的現前時，則通身汗流如大夢覺，到此方信生即無生、無生即生；參即是念、念即是參，元無二法，回頭一看始知向來如在含元殿裏覓長安也。如此做工夫最怕將心要悟，才有要悟的心便是攔頭板也。只管一直做將去不計工程，即到做不得時，則打起精彩又從做起。又，切不可貪求玄妙，即有一念暫息寂靜歡喜，切不可當作好處，直須吐卻，切不可將佛祖玄言妙語來作證當作實法，不可墮在無事甲中以此為得。總之，一切聖凡迷悟都不管，單單只是追求一念下落，追到趕盡殺絕處，久久自見本來面目，如十字街頭見阿爺，更不向人問覓也。看來此事元是人人本分上事，更無甚奇特處，縱做了手依然只是舊時人、只是舊時行履處，不曾增益一毛，但只是眼睛光光亮亮，不被他見聞覺知瞞昧也。道人真真實實為生死大事，試從此下手，決不相賺。」

示本懷印禪人

海印禪人早受業於棲霞，嗣與諸同志結社於金沙東禪，集海內學人專以背誦《妙法華經》為業，不數年間成就者三十餘人。先社主海

耀與諸檀信約，請余休老以主之，禪人因特走南嶽以迎余。一見禪人循循若訥純誠端確，則識其為有心力者。及余以了達師因緣至社中，見諸法侶濟濟端然，經聲琅琅朗徹如空中梵響，余因歎曰：「即使聞者入流，可證耳根圓通矣！」時余緣畢，雖即歸老匡山，然亦法身常住此中。及三年，耀公以緣去而社無主，余聞之痛惜，急遣書檀越勉留禪人堅守之以待來者，保此法社勿替也。且亟囑禪人苦志居之。禪人諦信余言，果保全無恙。禪人遣弟子瞻禮持卷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甚矣！末法弟子能持慧命而以護法為心者，難其人矣！非特今也。昔吾佛於靈山會上，欲以《妙法華經》付囑有在，令於末世受持此經廣宣流布。是時無論人天百萬即得授記，諸弟子中竟無一人敢於娑婆世界流通此法者，必待地湧之眾乃能荷擔，由是觀之，持此法者豈易易哉？以其五濁惡世眾生薄福，其性剛強最難調伏，是以吾佛教持經者，必以忍辱為第一行。故曰：『如來滅後欲為四眾說是經者，應入如來室、著如來衣、坐如來座，乃可為眾廣說此經。』如來室者，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；如來衣者，柔和忍辱心是；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。安住是中，然後以不懈怠心，乃可為眾說是《法華經》。故佛自述其往昔求法之行，如提婆達多世世之冤害，及常不輕之禮拜，四眾乃至辱罵，或加刀杖瓦石種種苦事，皆歡喜忍之，無一念懈退，此正教菩薩法，末世持經之最勝行。是則吾徒為佛子，苟無忍行又何以持佛慧命使不斷哉？及受付囑持經之菩薩，則誓之曰：『種種苦事皆當能忍。』是以佛說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為求菩提捨身命處，乃至頭目髓腦無有吝惜，故教持經者先以忍行。悲此末法，非大忍力又何能護佛法續慧命乎？故老人每每以忍行開示禪人，禪人以能篤信老人，亦能以忍力自持，故今不但率保道場，抑且成就己行，豈不為二利之妙行哉？惟此一事，禪人切不可以世諦尋常觀之，更於此外別求出生死法也。且此經乃吾佛世尊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，一大事者乃眾生本有佛之知見也。以久迷而不悟，特勞佛出世為開示而使自悟入之，唯此一事更無別事。所言佛知見者，以能見諸法實相也。以眾生迷真知見，但認五蘊幻妄身心而不見其真實之相。若見實相，則三界上下了無一法，又何生死可寄耶？如此豈獨參禪能了生死，而持經不能了生死乎？第恐為《法華》所轉耳！若南嶽天台皆悟實相之大宗師也。倘法社諸侶讀誦此經，能有一人如天台悟入法華三昧者，即此靈山一會儼然未散，如是則護持之人具足恒沙功德不可思議矣！若是則縱捨身命亦非分外，況世間言語、谷響音聲、幻妄小詬，豈失出世廣大法利耶？且佛為此法，劫劫生生捨此身命，禪人即能捨此一生成大法益，又何外慕別求佛法乎？然今縱不能了生死，即仗此法為舟航，願力持

之，於生死海中亦必終有到彼岸時，尤勝從前虛生浪死也。禪人既請老人言，應當諦信老人語，從此更當發起大忍力、大精進力，是名真法供養如來，以成普賢大行。切不可起生滅心立人我見，而生退墮之想也。」

示新安仰山本源覺禪人

本源覺生長新安，自薙染來重興仰山道場，三十餘年幻出種種莊嚴皆自心力，誦《圓覺》、《梵行》二經亦二十餘年未嘗暫輟，精持淨行，皆從夙習般若中來。今禮匡山請授大戒，拈香請說《圓覺》大義。老人因示之曰：「佛說：『三界上下法，唯是一心作。』故十法界聖凡因果皆一心之影像，況此幻妄身心？目前幻境豈從外來？所謂：『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、菩提涅槃及波羅密，教授菩薩。』是故為佛弟子若達唯心法門，則一切染淨因果皆即現前念念轉變，故曰：『心淨則佛土淨。』直如仰山因緣向皆危石巉巖、荒榛茂艸，今一旦幻此道場如從天至，皆從最初一念堅固信心故致如斯廣大佛事。由是觀之，則西方淨土又豈從心外得耶？老人今為禪人特授梵網金剛寶戒，此戒名為毘盧遮那心地法門。《經》云：『若人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。』是知一念信心即開佛知見，一切佛土應念現前，故諸佛淨土皆從金剛心地建立。禪人果能了知此個法門，則從此向前日用頭頭一切運為，明明了知皆從自心流出，則法法皆為淨土真因。若更能將一聲阿彌陀佛，念念不忘、心心不昧，念至動靜無二、寤寐如一，則現前步步皆踏淨土寶地經行，即此身心已坐蓮花胎中，直至臨命終時，纔捨此身即花開見佛如從夢覺。到此始知生死如夢，淨土如幻，一念之間永居不退，此外更有何而為出生死之要路乎？是知今日所受心地法門乃成佛之根本，更復何疑？又豈可以尋常目之耶？禪人久修梵行，第未親聞善知識打破從前妄想夢耳！但了法法唯心，何用別求佛法？努力珍重！」

示陳善人

楚沔稱名郡，故文憲之邦，但法門善知識過化者希。觀智禪人向杖錫於此，掩關三年，一時向化者眾。適來善人乃舊歸依信心弟子也，遠參匡山，俚人為求開示以傳白大眾。老人因示之曰：「在家男女能持五戒，謂：不殺、不盜、不邪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食肉。佛住世時常在法會稱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此云近事男女，以堪親近承事三寶故，其所修者精持五戒，免墮三途苦趣，是為人天之福，故曰：『五戒不持，人天路絕。』若持五戒，第一要明信因果，善惡

報應如影隨形。謂作善因福果定生人天；若造惡因惡果，必墮三途苦趣。且觀世之高官尊爵富貴榮華者，此等必是前世修福、供養三寶、齋僧布施、印經造像、修寺建塔、濟貧拔苦之所感招。其長壽多男、父慈子孝、夫唱婦隨、兄友弟恭者，必定從放生不殺持齋戒中來。是故在家不能持此五戒者，即五常備矣！謂、不殺，仁也；不盜，義也；不邪婬，禮也；不妄語，信也；不飲酒，智也。儒門能此者即成德之君子矣！是故持齋豈分外事耶？其中有上智高明之士既持此戒，復念人世無常如風中燭，怕生死苦，一失人身萬劫難復。如此思惟，念生死苦求出離心切，更宜發心持念阿彌陀佛，將此一句佛橫在胸中，心心不斷念念不忘，朝暮禮佛誦經，回向西方求生淨土。若念佛念到一念純熟一心不亂，臨命終時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，投托蓮花以為父母，花開見佛，從此永出生死輪迴之苦，長揖三界，是名菩薩。此念佛工夫，古今在家男女行持，一生取辯生西方者不少，故曰：『唯有徑路修行，但念阿彌陀佛。』此外別求皆為邪見邪行矣！善人持此轉化同類，一人一家以及一鄉一郡通都為佛國矣！但願努力修行，只要信心真切一念奉行，不必別求玄妙佛法。」

示盛蓮生

老子云：「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，若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」《圓覺經》云：「我今此身四大合成，當觀身中，堅硬歸地、潤濕歸水、煖氣歸火、動轉歸風，四大各離，今者妄身當在何處？」如此諦觀此心久久純熟，身相忽空，種種煩惱皆從妄想顛倒而生，如夢顛倒本來不有。當煩惱時，直觀此心妄想從何處生？追到本無生處則妄想不生，妄想不生則念頓空，身心忽空則一切煩惱當下消滅，應念即入清涼極樂國矣！此觀喫緊，乃脫苦之妙藥。然初心觀未易成，但將阿彌陀佛審實話頭切切不忘。若妄想起時，提起話頭一拶則妄想自滅。以尋常無有正念，故專逐妄想流轉，攀緣不停以滋苦耳！以一切諸法皆自心生，心外無法，若不觀心而求脫苦之路，猶卻步而求前也。只須發勇猛心，切不可說不能，乃自畫耳！

示吳啟高

啟高久歸三寶，齋心有年，今來匡山求授戒法為法門弟子，以結未來出世之緣，因諮名福常，別號淨心居士。為授優婆塞戒，復拈香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一切世間種種業行皆是無常，盡為苦因，故感生娑婆國土，眾苦所聚，故名堪忍。愚迷者以苦為樂，轉滋貪

愛更增苦本，不知出苦之要，是為顛倒。故舉世之人但有一念知是無常苦空，發心求出離者，即是大智慧人。但有一念返省，發起厭苦之心，便是出苦之路；但有一念求生淨土之願，即是成佛之本。所以佛設戒法教人止惡修善，以惡止則心淨，善修則苦滅，苦滅則福增。心淨則為淨土之因，苦滅則為極樂之本，福增則為常樂之果。是知一念發起受戒之心，則眾苦可斷、眾福可集、生死可出、淨土可生，則永超苦道常住極樂皆從最初一念發心為因地也。居士今日既能知此事、發此心，故凡所作即是出世之行矣！雖未出家即名佛子。從今果以持戒之心念佛，淨除心中夙染貪嗔癡愛種種煩惱，則心地清淨。以此淨心念佛，念念不忘、心心不斷，即日用現前事事皆是淨土之因；即所施種種四事供養三寶者，皆為莊嚴淨土之資，所謂：『心淨則佛土淨』。『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』元不離當人一念，是為真實法行。所謂真常之福從淨心中生，謂是故也。子果能諦信不疑，何用別求佛法？但不可作世間尋常事目之，則道念自堅，信心日長矣！珍重珍重！」

示無知鑑禪人

出家人須先要知出家割愛辭親本為求出生死；若為生死大事，要知世間一切諸法皆是苦本，身是苦聚，愚癡之人但知為一身貪求種種口體受用將以為樂，不知樂是苦因。既知是苦，必要發心修行，求出苦之道。修行之要先須看破現在身心境界，當觀此身乃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假合成形，四大各離，今者妄身當在何處？如此看破則不為此身謀求種種受用之樂。次要了知現前日用見聞知覺全是妄想用事，摠非真心，以此妄心造種種業，起心動念無非是業、無非是罪，即此一念便是生死苦本。如今發心修行，第一要看破此心是妄想，凡起心動念處便是業根，切不可隨他妄想流轉。日用密密觀察，妄想起處就要看破，看破則當下消滅，切不可隨他相續攀緣往而不返。若觀察不定無巴鼻時，但將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，緊緊抱定，念念不忘。有此話頭作主，但見妄想起處即提起一聲佛來，是為正念。正念現前則妄念不待遣而自消矣！如此二六時中密密用心唯此一念為主，其餘一切妄想皆為客。主客若分，久久純熟則妄想自消，真心自顯矣！禪人若果有志為生死大事，但以此一念為真，其餘世間種種伎倆作詩寫字乃至攀緣交游放浪，皆是顛倒癡迷之事也。如是止絕外緣收攝身心，謹守戒律單求一心，若終身不易其志，可謂不負出家亦不虛生一世也。若不務實行專事虛浮，縱放六情，游談無根，空喪光陰，不唯虛生浪死，抑恐作惡業難逃，千生百劫無出頭時也。

示徐清之

余丙辰冬日遊雙徑，歸過吳門，清之居士延余齋於山中，余睹其英年秀發挺挺玉立而中心誠篤，是知為夙習般若善根人也。暨余投老匡山，頃書來乞法，因示之曰：「佛說：『三界上下法，唯是一心作。』言三界上者乃出世四聖，謂：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也；三界下者乃六道凡夫，謂：天、人、修羅三善道，及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三惡道也。是則十法界中一切聖凡善惡因果、依正莊嚴皆由一心之所造。然此一心非別，乃吾人日用現前分別了知之心也。既然一切由心非次第造，乃日用現前念念所作之業於十法界流轉。若一念由貪嗔癡所作十惡：身三、口四、意三惡業，則成就三途苦趣之因；若一念轉十惡而為十善，則為人天妙樂之因；若一念善惡兩忘，內不見有我，外不見有人一心寂靜，則為聲聞出苦之因；若觀目前苦樂逆順，由因緣生滅，流轉還滅，則成緣覺之因；若一念了知人法無我，因緣性空，無有作、受者，而不妨現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六度之行化度眾生，則為菩薩之因；若一念頓悟自心本來光明廣大，無不包容、無不濟度，了無一法當情，生、佛平等，即為成佛之因。是故從上諸祖頓悟自心，聖凡不立，是為超佛越祖，單傳直指教外別傳之因，故此一心廣大無外，本來清淨圓滿光明。若日用念念悟此，則雖居塵勞而為出世之人矣！此所以維摩稱為不二法門也。居士若能體此而行，則一切恩怨、是非、人我煩惱情根，應念化成光明藏矣！日用凡於一切境界試此觀看，念念覺察。若不能安忍而為煩惱之所障礙，纔見起處，即將六祖『本來無物』一句提起，如金剛王寶劍，則一切煩惱當下冰消，身心化作清涼池矣！如此力行，若能精進不退則頓證大解脫場，又何此外別求佛法哉？」

示若曇成禪人

成禪人向約同志於金沙之東禪結青蓮社，專以持誦《法華經》為業，故凡入社者必先熟讀此經，能背誦而後入堂。故海內學人有志者必至，不數年間而能持者數十輩，去住不一。唯禪人以此為歸宿，壹志不移日為常課，遂以此為盡形壽焉！請益老人，因示之曰：「此經乃吾師釋迦世尊特為開示眾生佛之知見，為成佛真種，故述其往因。謂於大通智勝佛時為十六王子，得聞此經展轉傳持，故凡曾從聞者必生生世世共生一處，以持此經為行故。昔受化者直至今生，於靈山會上各各授記成佛，乃的示此經為成佛正因真種也。故委明持經之法師，即於現世父母所生，六根必得清淨，如經具明，金口親宣非虛語也。此經自入中土而受持者多，獨南嶽思大

禪師所悟精深，而弟子天台智者大師讀誦此經，乃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。請正，思大師曰：『此法華三昧也，非子莫證，非我莫識。』故天台因之建立止觀妙門，發明百界千如實相之旨。故後依止觀而悟明一心者，如永嘉而下非一人也，是知此經為成佛之妙行明矣！惟六祖大師云：『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。』此又示持此經者第一義門也。禪人今持此經，是悟而持之耶？抑未悟而持之耶？若悟之而持，則一事一行無非真因，舉手低頭皆已成佛，一色一香皆歸中道。是則凡於日用見色聞聲，目前現證無物而非，一卷真經世諦語言入耳皆成廣長舌相！斯則諸法實相觸處洞然，頓將八識田中歷劫已來愛增煩惱種子盡化為光明藏矣！若未悟而持，則徒以紙墨文言為妙法，以循行數字為持經，而心地未淨煩惱未空，此何異以水泡為摩尼，以蒸沙為飯本耶？禪人試向未展卷軸已前，突開頂門正眼爍破無明，則諸法實相昭然目前，如此則卷舒自在，語默常然。是所謂：『入息不居陰界，出息不涉眾緣，常轉如是經，百千萬億卷。』如是受持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如來。不然，則牛皮未透，豈圖遮眼而已耶？禪人慎勿為法華所轉也。」

示觀智雲禪人

往，余少年行腳於都下，遊於講肆，遇樂天公，心相莫逆。每於饑寒困苦無不周旋，余心所感不啻骨肉。余住東海時，公之弟子智境依為侍者。及余被放嶺外，境乃擔簦相隨，至雷陽因受瘴毒，死而復甦。越三年，樂公復問余於瘴鄉，義何高也！又十五年，境復走五羊，竟死於韶陽道中。嗟乎！有人如此，安可忘之耶？余出嶺之南嶽，適樂公之法孫慧雲字觀智者，遠來參請，自述歸依之心云：「自知老人以來，即見一字一語無不珍藏佩服，今十餘年矣！」是受法之心誠且重矣！老人投老匡山，雲乃遠來從事，老人深喜其為人沉重寡言真實無偽，為法情深，生死心切。末法中學人求如此者不多見，且因感與樂天公三世之義，誠多劫之緣。禪人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學道人以等心死誓為出生死第一義，又放下為入道之要。古人云：『志當歸一，久而不退，他日必知如道所歸。』然此五乳為老人歸真之所，禪人歸依老人之心一生居半，今幸有此卓錐之地，正是爾等放捨身命處，生則同修死則同歸，爾當放下諸緣一心寂靜，於此集二三同志，老者率領專心念佛，精修淨業，更無異志，誓死為期，則法道常存，慧命不斷，是不負歸依之念也。應念爾祖與老人有三世之誼，自當以義為質絕無貳念，若別存一念則非真實為生死人。凡居常，務要以法為懷，綱維叢林，調和大眾，內

外一體，賓主一心，兼忘人我，勦絕是非，了得煩惱本空便是出生死路，即此心地清涼便是淨土之要門也。爾其念哉！勗哉！」

示凝畜通禪人

佛祖修行之要唯有禪淨二門，兼以萬行莊嚴，是為正修行路。比來學人參禪者多被邪師過謬引入邪見稠林，墮我慢魔、增外道種，是大可憂。況十無一人得解脫處，似此不唯自誤抑且誤人，可不懼哉？是故老人極力主張淨土真修最為要妙。然念佛雖易，世人不知都輕視為尋常，殊不知為真實出生死之要路，但不知念佛之妙故多錯誤耳！且念佛即是參禪，更無二致。凡念佛時須先將自己胸中一切煩惱妄想、貪嗔癡愛種種雜亂念頭一齊放下，放到無可放處，單單提起一聲阿彌陀，歷歷分明，心心不斷，如線貫珠，又如箭筈相拄，中間無一毫空隙處。如此著力靠定，於一切處不被境緣牽引打失。如此日用動中不雜不亂，久之夢寐一如。若是如此用心，念到臨命終時一心不亂，便是超生死生淨土之時節也。若但口說念佛，心地不淨妄想不除，只道念佛不靈驗，如此縱到三生六十劫亦無出頭分，爾其勉之！

示沙彌弘道字任持

出家本意為出生死，志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自他二利。故吾佛捨王宮入雪山，六年苦行方成正覺。出世說法教諸弟子，先要捨離世間深重恩愛，剃除鬚髮身著袈裟，形儀異俗以表遠塵離垢之行。初教弟子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唯以悟道為懷，以利生為事，非求世間安逸如意受用，縱浪身心隨情造業為出家之行也。如此不但虛消信施空過一生，抑取將來三途長劫之劇苦，可不哀歟？故今末法出家兒，縱不能如佛初制，有能志出生死深求教法，依教真修了悟自心，弘法利生續佛慧命，將以上報佛恩、君恩、親恩，是不負出家之大因緣也。今生幸遇善知識親近佛法，若乃悠悠歲月虛度時光，若不刻苦勵志，是當面錯過，再出頭來百千萬劫難求今日也。沙彌弘道請益，示之以此，因字之曰任持。

示達德禪人字齊一書華嚴經

法性禪人達德來參曹溪，老人字之曰齊一。時為開示楞嚴宗旨，禪人同志數輩日夜精勤，老人喜其為法化旋轉之一機也。禪人發願書《華嚴》大經以種法緣，拈香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法界尊經，

諸佛之慧命、眾生之性地、萬行之根本、成佛之徑路也。故曰『一字法門，海量書而不盡。』子若為書之耶？但一塵中具含無盡，《法界經》云：『於一塵中具有大千經卷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。有一智人明見塵中有大經卷，剖破微塵出此經卷，利益眾生攝化無窮。』是則有人若能破此一塵，則大千經卷一時頓現，又何庸夫循行逐字區區次第勞筋苦骨耶？然一微塵者何？乃眾生介爾妄想之心也，大千經卷乃眾生本有之性德也。是則若有大力量人，苟能頓破無始以來一念妄想顛倒之心，則本有恒沙性德一時齊現。若能作如是觀、作如是書，則未舉筆前此一部廣大真經圓滿具足，斯即日用舉手低頭、拈匙舉箸、咳唾掉臂皆是普賢妙行矣！若能如是書寫，可謂善持諸佛如來慧命，善開自性，善修妙行矣！又豈值橘摸紙墨文字而可涯量哉？第恐汝歷劫以來無明堅厚，煩惱根深業障覆蔽，當發殷重心堅持禁戒，日夜精勤禮拜諸佛菩薩，請求加被作大懺悔，庶可究竟此事，以此大法非薄福眾生之所能持，故曰：『若能信此法者，非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百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。』子當生無量難遭之想，發最上堅固不退之心，乃於此少分相應耳！若以尋常世諦恒情作戲論事，則返增無量慢法之罪矣！子其勉之！」

示大凡禪人

禪人家文江，幼從諸生，中年棄業遨遊江湖，因江行遭風覆舟墮波濤，急流中極力稱觀音菩薩名，忽從覆出，憑舟底得達彼岸，同舟數人皆沉溺，獨己不死，遂發心出家。因向從大中丞鄒公遊，即成就薙髮，以未得出世，師猶泛泛也。萬曆丁巳夏，老人投老匡山之五乳，凡向居五老峰，因來參禮，時聞法要心開意解。至癸亥，老人重歸曹溪，凡持中丞書來訊，是得從眾受具，因法名福集。時為眾演《楞嚴》宗旨，凡隨聽次至十二類生處，大發感省，拈香請益，老人因示之曰：「已矣哉！一切眾生流轉苦道者，良由一念妄想之過咎也。原其各各本心與十方佛無二無別，但因最初一念無明迷本圓明清淨真心遂生妄想，妄想積迷起貪嗔癡，造殺盜[泳- 永+(瑤- 王)]妄種種諸業，以妄想不斷故生死苦果無窮，流轉不已。今佛明言：『因一念妄想，薰變十二類生。』況眾生日用念念妄想，念念受薰，則一日一夜生死無窮；況有識已來乃至盡命，念念妄想所作惡業安可籌筭？且佛又云：『此十二類亦各各具十二類生。』如此則交相薰發業因苦果，又豈可得而思議耶？誠謂妄想不休則生死之苦無已，亦不大可哀也哉？禪人既秉佛教當遵佛語，大生慚愧恐懼發無上心，從今將一往生平馳逐攀緣妄想之心一齊收攝放下，

折合向一句阿彌陀佛上消歸自己本命元辰，念念不移、心心不斷，以前妄想乃造生死之染因也，念佛一念乃出生死之淨因也。果能將此淨念薰前染污苦因，變而為淨土真因，則頓令無量劫來生死苦因苦果變而為淨土樂因樂果矣！摠之聖凡本無二路，皆由染淨薰變之力耳！出苦之要，捨此一念向外別求玄妙知見，不異涉河求井而止渴也。修行若不單究一念妄想，唯縱口談玄妙知見摠為自欺，豈欺人哉！禪人何幸得聞正法，真修行路，若遲回任意循情，豈但虛負此生，再出頭來未必能似今日也。嗟嗟老矣！苟能從今一念回頭，即未盡之年尚有餘日，尤勝虛生浪死也。勉旃！」

答蕭玄圃少宰

入道，先要了悟當人心體本來光明廣大，包含無外，彌滿清淨，聖凡不立，不為身心世界之所拘礙，此即向上一路西來心印，唯此而已。既而悟徹此心，則於日用應緣一切境界如鏡現像，來無所粘、去無縱跡，如此則凡所施作皆從真心實際中流出，一一皆真實不朽之事業，不但與日月爭光，也較彼區區迷失妄想機械所為者豈可同日而語耶？此段光明人人具足本無欠闕，但以我見堅固，凡有所作必以為己功，執所見為必是，故以是非交錯，終無一定之論。所以然者，以無廓然大公之心而欲建千秋不朽之業，難矣！

又

吾人心體本來圓滿光明，即今不能頓悟不得現前受用者，蓋因無量劫來貪、嗔、癡、愛種種煩惱障蔽自心，故漸修之功不可少耳！溈山云：「學人有能一念頓悟自心，但將所悟的淨除現業流識，是名為修，不是此外別有修也。」若學道人但求頓悟便了，將謂無功可用，此則習氣深潛遇境竊發，久則流入魔界矣！然漸修之功亦非有次第，但日用向未起心動念處立定腳跟，返觀內照，但於一念起處即追審此念從何處起？追到一念生處本自無生，則一切妄想情慮當下冰消矣！然所忌者無勇猛力，不能把斷咽喉，不覺相續，則流而忘返也。

示周子寅(已下海印遺稿附)

山居，今日大眾結制，海印據座說《法華經》，爾時足下手書至，且有佳果，足占 足下亦法會中人，乃先得道果者，此非瓦卜 也。前書云云，殆非敢僭妄，第婆心太切深念，白日如流耳！日業正此不爽，亦可漸入不二法門，但其中日用頭頭念念皆生滅心行，安能寂滅為樂？若求心地一段受用，更須向讀書作文已了時、至於種種應

緣處，當下著實猛地返觀內照，觀此種種作為生滅之心畢竟向何處起？即今滅向甚麼處去？如此深觀，久久漸入細密。若更此中一切習氣潛流處、煩惱無故生起處，著實一覷覷定，看他畢竟是何物？向何處起滅？追到掃蹤絕跡處，如沸湯鍋裏點片雪相似。如此日用念念不得放捨，纔有絲毫一念懶墮懈怠、偷安圖快活受用之心生時，此正是病根發作，便向這裏猛然剔起眉毛，不可被他纏縛住，纔見纏縛切不可和身放倒與之打交衮也。切忌切忌！大段一聲菩薩或一聲佛，死急靠定與之廝挨。若遇種種惡習起時，即將此話頭奮力提起望空一揮，不管是魔是佛、是煩惱習氣、是善惡思量，一切情塵一齊頓斷如斬亂絲，如此做工夫，不妨讀書、不妨作文，讀書處看此書讀向何處寄著？作文就看此文從何處流出？也不妨迎賓待客、喫茶喫飯、痾屎放尿，一切處無用纖毫縫罅。如此安心，再與永嘉所說：「恰恰用心時，恰恰無心用，無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無。」是一般不是一般？足下不知能信海印老人不虛誑否？請自試看。足下倘見信不謬，始知顏子心齋三月大為可笑。先示來文二首，媿老眼非知文者，大段如玉葉金花，豈不藹然蔚然可觀？第非造化生成者，不免落刀斧痕耳！此足下之通病也。然文章自有天然之妙，如風行水上自爾成文，波波匝匝，一派寒光中含明月，此則可謂入聖超玄，足下何不勉力於此？而此處實不易到，則秘密法門全在自性中流出。《圓覺經》一部足下讀熟，每日早晚以當功課，俟來春面時相與決擇。尋常與足下書不免稍帶情識，自媿為足下未徹；非不徹，恐足下信心未徹耳！今見足下信心漸增日近清淨，此時若不將此赤心剜與足下，何時得徹？若足下因循不徹，則海印自徹去也，何如何如？人世可悲，斯道可悲，望足下心更可悲耳！

又

來書請益甚是真切，但足下於「空幻」二字未得諦當，故於心境不無其礙耳！以足下將空作「絕無」會；將幻作「變幻」會，故此不能融通不得自在。且又於「取」字未看透徹，所以工夫難做。今為足下說破，則了然無復疑慮矣！然所謂空，非「絕無」之空，正若俗語謂「傍若無人」，豈傍真無人耶？第高舉者眼中不有其人耳！所謂幻者，非「變怪」之幻，乃有而不實之謂也。譬若市如弄筒子，撮出許多人物一般，然此筒中本無所有，而忽然有之，雖有而非真實也。既非真實即是本無，由本無故說空耳！故曰：「譬如幻化人，非無幻化人，幻化人非真人也。」人既非真，豈不是空耶？此豈絕無之謂耶？是則佛說空字乃破世人執著以為實有之謂，非絕無斷滅之謂也。誠恐世人淪於斷滅，復說幻字以遣其斷滅之見。是則一切身心諸法因幻故空，由空故說如幻耳！此二字相須而觀則頓見其妙。所言空即幻有以觀空，名曰真空；所謂有乃本無之幻有，

名曰妙有。由其空故心非斷滅，由妙有故境是無生。境既無生則心何取著？心既非斷則妄念何存？妄念不存，將何心而取境？境本是幻，將何境而牽心？斯但心不取境而心非斷滅，境不牽心而境自如如。心境如如，于何不樂？此所謂：「心本無生因境有，前境若無心亦無」者，但只看破如幻不實，名曰若無，而靈心獨照妄心頓歇，名曰亦無耳！是所無者妄心耳！豈絕無真心哉？且此真心本自靈明，常然寂照，元非是物，更名何物耶？何以為妄心？取境執著不化者是；何以為真心？不取身心境界之相，而了了常知靈然寂照者是。如此用心有何挂礙？所謂自心取自心，所以非幻成幻法。意欲不取無非幻，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耶？正所謂：「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，心若不強名，愛憎何由起？」斯則但情不附物，物豈礙人耶？物既不礙人，而人又何礙於物耶？良由世人所以不得自在者無他，但堅執人我是非，錙銖較計，毫髮不遺，種種執著堅執不化，一切自身功名富貴、自心聰明知見種種惡習以為勝妙，故取之以為己有，所驕矜恃氣與物作對，而且又目前虛文飾貌，幻化莊嚴，以為得失人情取捨等相。如此境界交攻，與接為搆，日以心鬥，日夜相代乎前，未嘗一念暫息者，又何由而得自在耶？摠之無他，唯其不達心、境無生如幻不實耳！若了達一念無生如幻，則一切苦樂憂患、得失愛憎取捨情狀，當下瓦解冰消矣！故曰：「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，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」此所謂「一念頓到佛家」，非虛語也。以足下用心功夫苦切於此，且云過此即極樂田地矣！足下但觀一切妄念起滅處、一切境界起滅處，無非是幻化不實，則心自然不奔境、境自然不牽心矣！往來應緣則一念虛明，靈然獨照，照見現前身心如幻如化、如水中月、如鏡中像、如空中雲、如野馬陽燄，如此把定金剛眼睛再莫動轉，任他一切境界觸之即消，憑他甚麼妄心一覷便滅，如此用心又有何妄心可以自擾？又有何妄境而可攖心者哉？此番說話，乃海印極力為足下通身吐露徹底掀翻，足下更莫懷疑，切不得思前筭後，種種思量皆惡覺惡習，俱是障道因緣也。至若大比功名之心，切不可將此橫在胸中，若橫之則為大法障。此事前緣大命安排已就，又何必預慮其得失耶？但自盡心盡力舉業文字，不可生懶墮想，所謂盡人謀而聽天命耳！必若老人此語，目前即是極樂人矣！信手呵筆不覺郎當，如許婆心，漏逗如此。珍重！

又

一別恍惚數月，流光迅疾，日月欺人，如此豈不痛念浮世危脆、百年如隙駒耶？每聞足下精進倍常，歡喜沃灌心田也。初意擬尊人行後必得入山一晤，相與印證既往工夫，而決擇之。此想實真，不覺形諸夢事，可笑道人亦墮情見乃尒！且時方休。夏日來，飽鼾白

雲，眉未伸，而忽報足下使者持手書至，開函如見顏色，細讀三復，字字皆瀝肝膽也。每愛足下渾金璞玉之質，故其心光流溢皆燁然奪目，固喜不自勝，及詠請益數語，深見足下念道篤切，懇到之至而又悲喜交集。所悲者，人莫不具此靈知廣大光明之性德，而皆自昧自棄恍若夜行，所謂醉生夢死者；所喜者，喜足下處富貴紛華叢中，以喧囂之習染，一旦轉為向道之資，此難之難。且足下自見其難，非深體力行者何能如此？況此一段大事因緣，乃太上事殊，非目前幻化者比。今足下一旦信之不疑，處之自慊，豈不毅然大丈夫哉？鄙人竊謂東陬文運，開于尊人，而又足下聞道蚤之若此，實兩間勝事千古奇緣，而足下家聲並振獨擅雙美，此之歡喜豈尋常哉？即足下所云：「今日之進，因坐以求靜，因靜以求心。」此乃入道初門最為切當。但坐中未明肯綮，所以坐久而疲，由不達心體之妙，故靜久而欲有聞且又疑，泛然若無所歸，良以能求之心未得秘訣，所以求之一念返覺為勞，是以心覓心正如渴鹿逐陽燄耳！《傳》曰：「知止而後有定。」以足下心未知止故不得定。且心既不定，安得快意當前，而祗懼之念卒以勝夫恣肆之心耶？幸足下知其不能勝而終有以勝之也。承索所以治心條目，如四勿三省者，引此心而入，持此心而定，此足下精心苦切處，乃鄙人所以大有望于足下者。今既肯心自許，返乃秘吝乎？第恐足下始于吾佛法中未得多聞，至於名言之中多分轉為昔日見聞之陳習，致使甘露之藥不能近取還顏之效耳！大段吾門從上佛祖教人之法，門路雖多，總不出戒、定、慧三學，所謂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其節目之詳，經不過《楞嚴》，至若祖語，無如《永嘉集》一書，極為詳悉，敬付一冊，足下熟讀玩味。至於其中入定用心之訣，如云：「忘緣之後寂寂，靈知之性歷歷，無記昏昧昭昭，契本真空的的。」此用心之神符也。如四勿三省者正乃戒耳！此中具悉其實修心工夫條目，不出止、觀、等持三門而已。此集中奢摩他，止也；毘婆舍那，觀也；優畢叉，止觀雙運，定慧等持也。姑以此塞請，集中紅圈者留神消息，如不解者不嫌數數寄問，至於止觀捷徑之法，容再書一紙以償今日之欠耳！

又

自入山中數語而別，知信力益增漸得靜勝。大概此段因緣乃至易至難之事，以無量劫來生生世世雜染流轉，習之深且厚矣！即今一念信心始發軔于旦夕之計，而欲遏永劫之長流，其勢誠不易易。即此一念回頭之心亦深難發，若非積劫善根靈苗，遇時而萌芽始抽，而華果敷實，全在時時栽培而保護之，否則頓見枯焦矣！此則法雨潤灌之功不可少耳！承時遇境遇緣，以事處事，此正隨寓而安，久久純熟，更加止觀之功則可漸臻解脫。然以吾人本自解脫，所以煩惱

不解脫者非法之咎，乃自心縛著不解脫耳！無怪其然，良以向來世情濃厚，習染純熟，熟處難忘，故觸之便發，故曰：「吾未見好德而好色者也。」若以彼易此，則生處自熟、熟處自生，生則疏，疏則遠，遠則淡，淡則忘，忘則不假求脫而自不縛矣！久之而此心泰定，則目前千態萬狀，視之若空華水月、陽燄冰河耳！本無可縛著又何求脫耶？此乃佛祖心印大人境界，非大丈夫大力量人，斷斷乎難入此境。若果奮力而深入之，則世出世間無一法而不可作者，其功名事業實緒餘耳！故曰：「道之真以治身，其土苴以為天下國家。」此非虛語也。願足下努力自持，所云止觀為解脫，計此止觀一門不獨為足下脫計，即三世諸佛、一切聖人皆從此一門深入而出苦海證真常者，所患不得其要耳！云肇公「物不遷」語得力，此非足下大根器不能入此老門閫，且於以事處事，事事皆然，此則大似有知肇公處，然獨於「日月麗天」句不徹，若此不徹則知肇公不徹，不徹則非真得力也。此語老人疑之數年，畢竟於苦心中獨然自省。自爾以來，應緣得力處多借此老之語。足下出門即見信，誠非小緣，老人不惜為說破，第恐足下後日罵老僧也。足下但將此句橫之在心，於一切動作云為處、一切聲色貨利處、一切逆順境緣處、一切喜怒哀樂處、一切愛憎取捨處，凡係流動之境即便以此印一印印定，看他如何是不遷處？如何是常靜處？如何是不流處？如何是不動處？如何是不周處？如此看來看去，忽然爆地看破此語，則知老人不欺足下，而始信本真不自欺也。子其勉之！

示黃惟恒

閉關卻掃，屏絕外緣，乃世間第一等討便宜事，而諸人驚怪難能者，何也？蓋由痴狂外面走者滔滔皆是也，即不以讀書舉業事而如此者可不快乎？然足下輩雖云向道，而此中眼目未得明徹，往往將世法佛法、與宗與教不免話作兩橛。若此處話作兩橛，則一切憎愛逆順、取捨好惡、窮達動靜等，宜乎一一皆作兩橛也。海印頻頻為足下道「佛祖元無實法與人」，但只為人說破各各分上本有之事耳！更無纖毫可增添也。《宗鏡》云：「以一心為宗，照萬法為鏡。」特由吾人不能知一心故佛說教以指之，吾人不能見自心故祖假禪以示之，二者皆不得已也。吾人苟能真知明見一心之靈明廓徹，廣大虛寂，了無纖毫情塵愛憎等障，則佛祖亦退三舍，又何用殘茶剩飯黃葉空拳耶？足下今云：「習教不免精神疲倦，由宗如乘順風。」此足下多生般若習氣之深如此；大段海印分上二皆虛誑，總無難易之說。苟足下不達自心，則宗為邪解邪染皆墮識情窠臼，而教亦妄知妄見盡落言說話柄，皆非究竟真實處。殊不知教乃佛

眼、禪乃佛心，二非兩般，豈有彼此？海印教人看教參禪皆不是這等知見，足下今日作此解，不獨辜負海印，抑且辜負己靈耳！曾記古人有問者云：「古人饑時喫飯，困時打眠便是道；今人饑時喫飯，困來打眠，為什麼不是道？」答曰：「古人喫飯只喫飯，打眠只打眠，所以是道；今人喫飯不喫飯，打眠不打眠，胡思箄所以背道耳！」由此看來，足下日用只將眉毛剔起叱吒一聲，只教神驚鬼怕，天魔膽碎，陰鬼魂消，一喝喝退，落得本地靜靜悄悄寸絲不挂，赤力力、淨裸裸，將此一段家風，要讀書便讀書，不讀即拈向一邊，不許挂一字；要作文便作文，不作便拈向一邊，不許胡思箄；乃至喫茶喫飯就喫茶喫飯，要打眠便打眠，要痾屎放尿便痾屎放尿，撞著便了，更不許過後思量如遊魂鬼子一般，乾乾淨淨潔潔白白，亦不許坐在乾淨潔白裏。如此單刀直入一念向前，則讀書親見古人，作文也只向自己胸中一口吐出更無前後，涵畜時便是吐露時、吐露時便是涵畜時，如此不為動靜明暗所轉、不為種種伎量所移，此之謂挺特大人沒量漢也。足下信然之乎？若果見信，便撩起向這裏入。珍重！珍重！

示馬居士

學道人，第一、要為生死心切；第二、要知身是苦本，心是妄想造業之本；第三、要真真看破世間功名富貴，聲色貨利都是虛華不實；第四、要怕今生造下惡業，將來一墮地獄受種種苦無人救護。第五、要知現在命根只此一息之間，若此息一斷，則再求今日參禪學道作福之事永不可得，況受用富貴乎？學道人但得此五種心，時時刻刻蘊積在懷，則目前一切虛華境界自然冷淡，心地自然清淨。將從前一往所學知見學問、口頭伎倆一切放下，發菩提心，永斷酒肉，不貪不愛持戒修福，作諸功德以為載道之本，仍讀大乘經典助發自心，開佛知見方可作觀。但觀此心廣大圓明清淨空寂，一法不可得，妄念元無亦無生滅，靈然常照，而此根身一切動作，猶幻人元無心識，而此目前一切境界猶如空華，忽起忽滅，本來不有，唯只圓明一念歷歷不昧，此念亦無，是名正念。如是用心，二六時中動靜閒忙如如不動，逆順好惡冤親平等，隨順世緣所作功德，一事一法皆成圓妙淨行，如是行者名菩薩行。道人果能如此用心，可謂不出塵勞而作佛事矣！現宰官身而說法，即此是名報佛恩、報國恩者。公稟性靈明發心向道，故特此示之，乃贈以號曰淨妙居士。公其無負己靈，無忘此說。珍重！

示王生求受戒更字

往太史公牛馬走周，伯子從幻人遊於海印，有曰：「王生者從伯子遊。」亦有曰：「凡伯子所習太史公業，靡不授王生。」是故王生因伯子亦得求授戒于海印；海印視王生不減伯子，推伯子之愛王生者亦愛之，蓋吾法貴平等，以法性平等故也。人者，無論貴賤高下，一以等心視之，是故幻人之教王生亦無論弟子弟子也。初，王生諱廷佐，字子瞻。王生意謂諱俗而字犯古也，故亦請幻人更新之。幻人喜而告之曰：「異哉，子之質也。」《傳》語有之曰：「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。」今子志願祛故吾而大新之，不獨新子之名抑且新子之心。名者實之賓，心者德之實，苟不務實而尚虛名非德也。由是觀之，非獨子俗於名抑且俗於心。所謂俗者非衣冠言貌之謂也，所謂狎習染污於性德者之謂也。夫吾人者性德本明，由日漸染嗜欲，目蔽邪色、耳蔽淫聲、鼻蔽臭香、舌蔽爽味、身蔽妄觸、心蔽邪思，六者交蔽汩昏其中，薰陶漸染習以成性，將謂之本有，謂之固然。是以火馳於昏迷之境，本明之德翻視為異物，故昏者日昏、明者日昧，安知有故吾故吾哉？聖人所悲，悲在於此，故投戒水以洗滌之。且夫戒者非他物也，乃自心本有之智光也，即儒所謂明德者是已。今夫人者智光不朗，故明德日昏。今欲復明德而返天真，必須朗智光而破昏蔽，昏蔽破本體現，智光朗諸障消，此吾佛所以戒殺生以成仁；戒偷盜以就義；戒邪婬以立禮；戒妄語以敦信；戒飲酒以明智。此五戒具而五常足，六情斂而三業清，此所謂滌舊染、進日新、捨故吾而造新化也。故幻人亦更其諱曰言，字曰子綸，將其奉佛戒如君命也。子其勉之！

示周子潛

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。」此老氏之戒也。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，又曰：「少之時，血氣未定戒之在色；及其長也，血氣方剛戒之在鬥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戒之在得。」此孔子之戒也。不殺、不盜，不[泳- 永+(瑤- 王)]，不妄言、綺語、不兩舌、惡口，不貪嗔痴，此佛之戒也。噫！以吾人之性本自靈明清淨也，但以習染之污故日就淪昏，沉迷而不省者，唯在耳目口鼻身心之間，與聲色味香觸法相對，膠固綢繆，與接為搆，日以心鬥，長迷而不返也。故聖人愍之，切為之戒，且將欲祛舊染、斷塵習而復乎本然清淨真心也。由是觀之，戒在我而備在心，修之以身，是謂道不遠人，故曰：「聖遠乎哉？體之即神。」吾人欲造大道之原者，唯在謹謹奉持於是而已矣！周子少年切志向上歸心於此，故因書此以示之。且

字之曰子潛者，蓋古語有「桂生幽壑，終抱彌年之丹。」意將冀其深根寧極也。

示祖定沙彌

余嘗見世之市肆羅列割烹，而過者靡不刮目垂涎希一臠之味，此恒情也。每見吾徒稱沙門釋子者，身處旃檀之林、足履清涼之地，歷大法之肆、羅無上醍醐甘露妙味，則邈視之如鴆毒，可不悲歟？雖然，蓋不知味之過也；藉使知之，豈讓嗜臠之情哉？吾佛最初出世，即揭波羅提木叉以示人，此即以甘露陳于周道，冀人人而味之，同入不死之鄉矣！過而味之者幾何人哉？余隨緣入王舍城，止慈氏園林，適開甘露之肆。有沙彌祖定從吳興來參大宰官知識，問莊嚴佛土最上法門，因指入林中，即得餐采此甘露法味。所言甘露法者即四根本重戒也。嗟乎！人者久矣！沉酣生死之場，成就鐵床苦具，靡不依此婬、殺、盜、妄四者而立；至於諸佛淨土莊嚴，亦皆從斷此四者而成就，故曰「永斷婬心方成佛道」等。今沙彌將欲闢瓦礫而作叢林、轉穢邦而成淨土，若不翻破四根而作四而清涼池，豈能化三毒而為三種解脫地耶？是故海印老人讚言：「佛子若欲成就無盡功德法門，應當善學此波羅提木叉為第一義諦，一切法門因從此入。」

示吳公敏

空生問佛：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佛答以：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」又云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又云：「信心清淨即生實相。」然實相無相于何有生？良由生即無生則住本無住。信心如此，則五蘊清涼一念頓空諸妄圓滅，如是降伏即非降伏，是名降伏也。公敏信心甚篤，從余乞授菩薩戒，且將問持心之方，余即告以調伏之法如此。又更其字曰調伏，蓋敏雖行速，不若調伏履真也。至若相即無相，則不可以無相為無相，故又刻之以定課。日用不移，久久純一，泯絕諸相，頓契無生，是所謂信心清淨即生實相也。

示澄、鉉二公

語曰：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」又曰：「中無主不立，外不正不行。」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矣！是以世出世學聖賢之道，未有不自正心誠意修身而至於致知格物明心見性者。故孔氏為仁以三

省、四勿為先；吾佛制心必以三業、七支為本。歷觀上下古今人物，成大器弘大業，光照宇宙表表為人師範者，未有不由此以至彼、由麤以極精、由近以致遠也。今之學者多以口耳為實學、以己見為真參、以游譚為順物、以縱浪為適情、以吊靡為容眾、以恣肆為養志、以安飽為調身、以緣想為正心、以束斂為苦形、以端莊為恃傲、以克念為自苦、以精持為矯飭、以道業為長物、以身世為金剛、以生死為餘事，是故身之不立、心之不究，道業之不成、學問之不精耳！如此者求望于古人，不亦難乎？此其所以世愈下而道愈衰、心日昏而志日喪、風日靡而行日薄、教日頹而法日毀矣！由其捕風捉影後學無憑，望吾人之修而見醇全之質者其可得乎？孔子曰：「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！得見有恒者，斯可矣！」是以周公之夢、鳳鳥之歎，有志君子豈容情於自己哉？二子勉旃！

示江吾與

與足下苦語十年，如教酒人齋莊，非不儼然肅恭，要之肅恭亦酒態也。今讀足下手書，始恍然從醉夢覺，令人愴然心悲，復欣然大喜，以舉世皆醉，假而人人如足下則不貴我獨醒耳！既讀足下文，果迥超乘至若漆雕開，深見足下肝膽也，喜當何如？且索日之定課，此丈夫之雄猛固當如是！嘗謂蘇季子一口舌之夫耳！其所志富貴則奮發無當，每治縱怠則懸梁刺股，竟酬其志，況出世聖賢豈值一夫？無上妙道豈多金比耶？越王遭會稽之恥，志報吳讎，乃臥薪嘗膽二十餘年，其竟以霸。然歷劫貪愛，豈值吳讎？幽囚生死，困辱形骸，豈值會稽之恥？苟足下不懷切齒之恨，而忘臥薪嘗膽之心，不能以懸梁刺股自創，又將何以酬初志雪大恥乎？聞之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名，故志於道德者功名次之；志於功名者富貴次之；志於富貴則無不為己。足下誠能以太上自勵則貧而可樂，其他又何以嬰心？孔子曰：「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古人亦云：「苟有道義之樂，則形骸可外。」形骸可外，此外則無事矣！又何可嬰心處之而不泰然耶？願足下勉旃！

示趙卿雲

幻人生為長物，所幸托跡空門，甘心巖穴者二十餘年，即臥此山海者亦十年所矣！間嘗切志古人向上事，仇視死生、癰觀四大，恨不即長揖濁世，第以鈍根重習不能頓悟本有，多負初心，良用飲愧。今已年登天命尚悠悠食息，愧然空谷，不知虛聲何自而入當世君子之耳！往往勞點齒頰，此蓋好事聊托煙霞之遐想耳！殆非幻人之賓

實也。比幸尊人宦游即墨，幻人不獨仰藉威靈為護法地，且得令弟孟清為物外游，而又因之私淑足下者，神交三千里外，緣非淺淺。往辱惠書，讀之令人妄想飛越，此非頭陀定力不深，良由足下精誠動人，雖據寂光無不感之躍然而起也，況在血氣者乎？披誦佳製，幻人愧非知言者，惟覺異香紛拂，如析栴檀片片非凡品也。至若札中論道數語極為真切，且謂：「宣尼假而見世尊，定不止猶龍之歎。」此語深見足下心也。所謂：「道無二致，人無兩心。」所習者異故所趣者殊，概以己見為真是、以不見為果非者，此正一曲之士，誠如夏虫安可以語冰乎？惟足下神駿超逸信道至篤，未登法門閫奧而猶慨然作如是說。若肯降心此道，歸命《楞嚴》、《圓覺》，時預雲棲之法席，頻叩德園之丈室，而得觀聽甚深，必得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矣！良以此道第一要夙習般若根深，次則稟受有據，而以信心為初地。觀足下般若甚深信心不淺，倘能留神此中，一旦妙悟己靈，回視章句，居然化臭腐為神奇，將大現宰官而作佛事矣！豈值區區縫綴而已哉？以足下見信之真且得恃賢父子兄弟之愛良法親也，敢吝腹心不為，懇倒高明，能無意乎？

示趙孟清

自足下北遊，無日不望東歸也。徂夏及秋杳然無問，殊為懸懸。昨暮忽得手書，開函如見顏色，讀之委悉尊人起居狀，令人詫嘆不已。世道崎嶇亦至於此，披足下衷曲縷縷，寒暄世態，此其固然，又何芥蒂？不然非濁世矣！惟足下抱尊人屈，而鄙人亦抱足下恥，以足下蚤耽人偽而未聞大道也。嘗謂大丈夫生天壤聞不為徒，然即不能從事太上，自當奮發，取封侯萬里，功勒燕然，名垂竹帛，尊君榮親，如觀掌果，又何規規細故乎？此終軍所以棄、斑生所以投筆也。雕虫小技壯夫不為，況足下表表駿骨英氣逼人，清年秀發，猶可及時努力，以志前修此心，往者業已為足下深談之矣！此行固為尊人屈或為足下榮，未可量也。倘能頓轡藝場志求大道，其生平建立歸路不遠、彼岸非遙；設或猶事清談傲然終日，足下自視何如哉？嘗謂王謝風流冠世而右軍墨池未乾，東山奕局尚爾！其視鐵甲十萬如博馬戲籌，此豈悠悠談笑者乎？願足下努力圖之。聞戒行不遠，似不能面別，後緣未卜 ，期在三生聊此報足下生平，以結出世因緣耳！

示王牧長周世父

嘗謂：「天生萬物，唯人最靈。」此古語也。余則謂之不然。何也？蓋人與物皆具靈覺之性，此性均賦而同稟者也，曷常有人物之間？然而畢竟所以異於物者，以其物具而不知，人則知其所具者耳！是則知其本具而盡之者謂之聖；知其當盡而不能頓盡謂之賢；知而肯求其盡者謂之智；知而不肯返求者謂之愚；知而不真而求之太過者謂之狂；知而不明，執一介為必當者謂之狷；至若不知而妄求者謂之怪。與夫不知而不求，則物而已矣！嗟乎！此人與物殊，唯知與不知、求與不求之間，雖相去毫釐其失則千里矣！所以聖人與天地參，豈分外事耶？天地至大也而人猶與之參，況世之功名事業自外至者乎？所以此段光明本吾性德所具不假外求，以迷之為凡、悟之為聖，性無迷悟而人自迷自悟耳！竊觀世之君子，孰不心憤憤、口悱悱，眇視千古，咳唾風雲？雖伊周事業猶不足，及扣其心性則瞠目結舌，果何以故？及與談心之妙，亦未嘗不聲咳擊節，及與之言佛則望望然不顧。噫！知有心而不知有佛，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。是以道術不明而英明豪傑之士亦不免坐蔽於此，此何以故？殆非知之過，其實不知之過也；又非不知之過，其實不信心之過也。藉若不信佛，則舉世必稱為毅然大丈夫矣！至若不信心，又將何以稱之哉？余竊謂之非真不信心，蓋未有以真心告之者，假而朝夕以真心實語薰陶漸染之，雖不能自信，而抑將與之俱化矣！所以世之君子生而聞見乃耳目之常，即天縱之聰明，且將亦與彼俱化，故曰：「習俗移人，賢者不免。」斯言可畏哉！其中非夙具般若根深而秉至剛至大之氣者，決不能猛然奮迅而大起之，正孟子所謂大丈夫者，謂是故也。三齊古俗何如？而今雖昭代文明，則超越百代，至若信心求盡性工夫者猶萬一也。嗟乎！長夜之歎為誰而興？余自齠年事筆硯，弱冠即投之，今幾三十年矣！甘心寒巖萬丈冰雪中濱萬死一生者不知其數矣！即今置身東海空山大澤之間，冒險阻、履危機，幾不免虎口者蓋亦數矣！嗟乎！此果何謂哉？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？此所以抱長夜之歎而飲泣，與東海競流何敢以此置喙？雖然，一管灰飛而大地春生，一葉辭柯而滿空秋至，第感之不深而應之不至耳！年來茲土君子二三，其丈夫骨見信自心者，津津汗浹兩腋，而陽和之調將見，不無其賞矣！余將骨化長波，又復何憾？王生牧長周生世父，以癸巳冬日，具信心而未入海印。其道味天然，略無毫髮拘拘俗習，余深歎其為奇男子矣！雖然，牧長牧長、世父世父，皆知其本有而肯求之者矣！斯固為美，余則望其求之而願盡其性者勉之，不望子作佛，而願其現宰官居士身而說法，將見治隆上古道復軒皇，而此土群蒙若人若物皆位之育之而生極樂之鄉也。雖然，子其勉之，未有不盡于己而望盡於人，亦未有不化其已而化于人者。吾人所以不化者，皆俗習濃

厚、堅固我執而不化。此在己不化，安望其化化？子其勉之！子其勉之！子其不勉，何以稱子？

示杜生

孔子曰：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」又曰：「隱居求志，果何求歟？」軻之言曰：「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」此聖賢教人披肝露膽處也。夫螳螂怒臂以當車轍，此其志當何如哉？吾嘗觀世之學者，每曰有志於功名，或曰有志於富貴，或曰有志於忠孝。舉似可佳，及乎稍遇挫辱憂患饑寒貧病不如意事，則氣消神沮呻吟困苦不可言。稍有忤逆則忿不顧身，酒色淫蕩則樂以忘生，是則居常所云志者，未見如孔之所教不可奪，孟之所教持之也。此無他，蓋隱居未嘗求之耳！嗟乎！挫辱憂患，饑寒貧病，拂忤酒色，不大於薪連，而人不小於螳螂也，竟無一怒以當之。此何以故？學者染求此，可與言志。

示曇支

心不誠不明，性不靜不定，精不聚不完，神不凝不逸，志不一不篤，氣不養不和，忿不懲不平，慾不窒不寡，學不講不博，問不辯不通，節不立不堅，操不持不勁。是故君子之學，在重其人所輕、益其人所損、取其人所棄、得其人所無。故道大德弘，身裕名貴，超然而無對者也。

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五終

(江州佛弟子左春魁同男左克、勤發心刻憨大師法語第五卷，計字貳萬貳千百二十六個，該銀壹拾壹兩壹錢整。

五乳峰侍者廣益編對　海陽鄭一相書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